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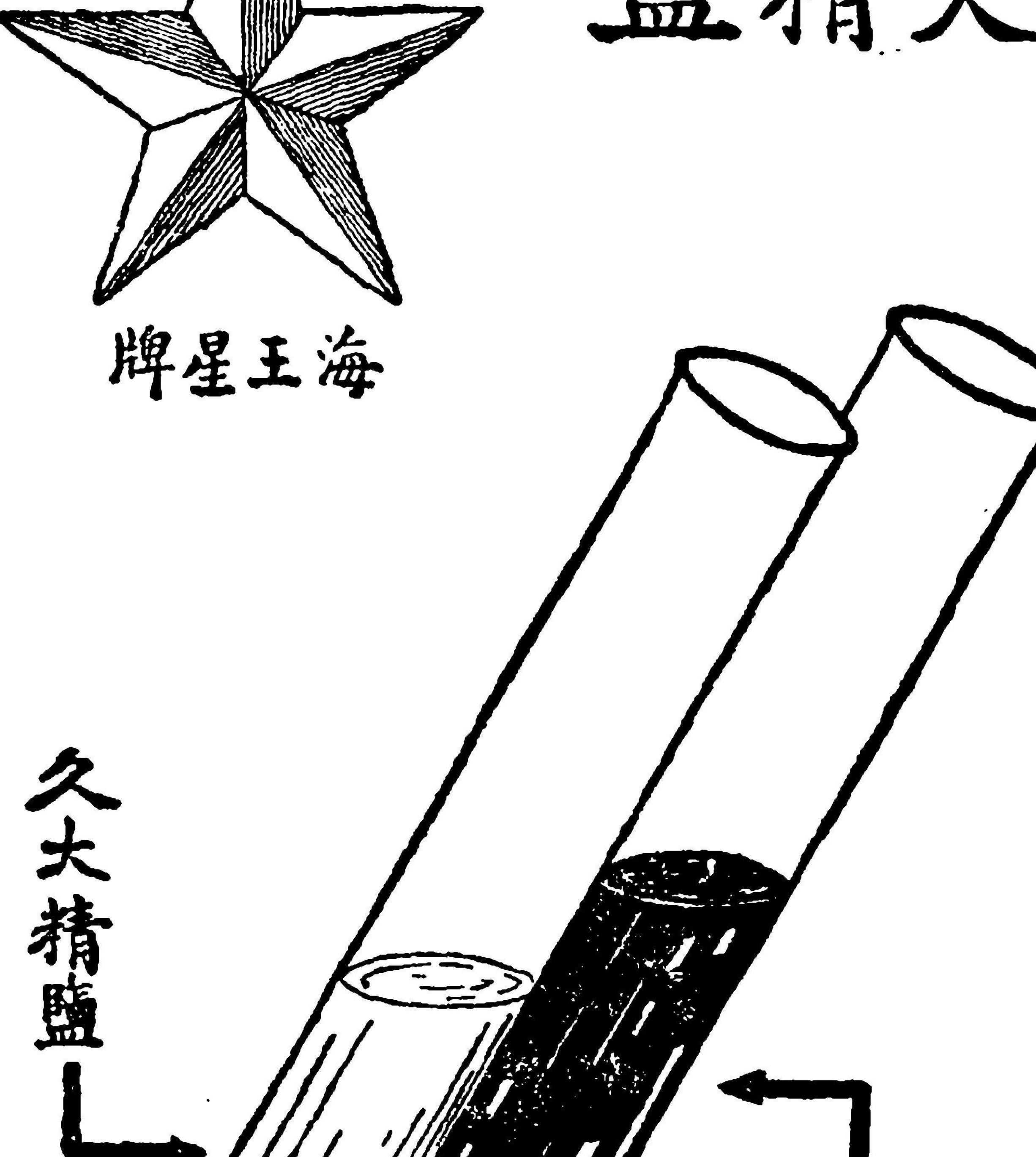
第十三卷 第十五期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二十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呈請登記)

合理化的衛生

吸新鮮空氣

吃久大精鹽



久大精鹽化在水裏，是透明的。

普通粗鹽化在水裏，立刻變成黑湯。

諸君！出同樣的價錢買鹽吃，

自然是吃久大精鹽合算，並且衛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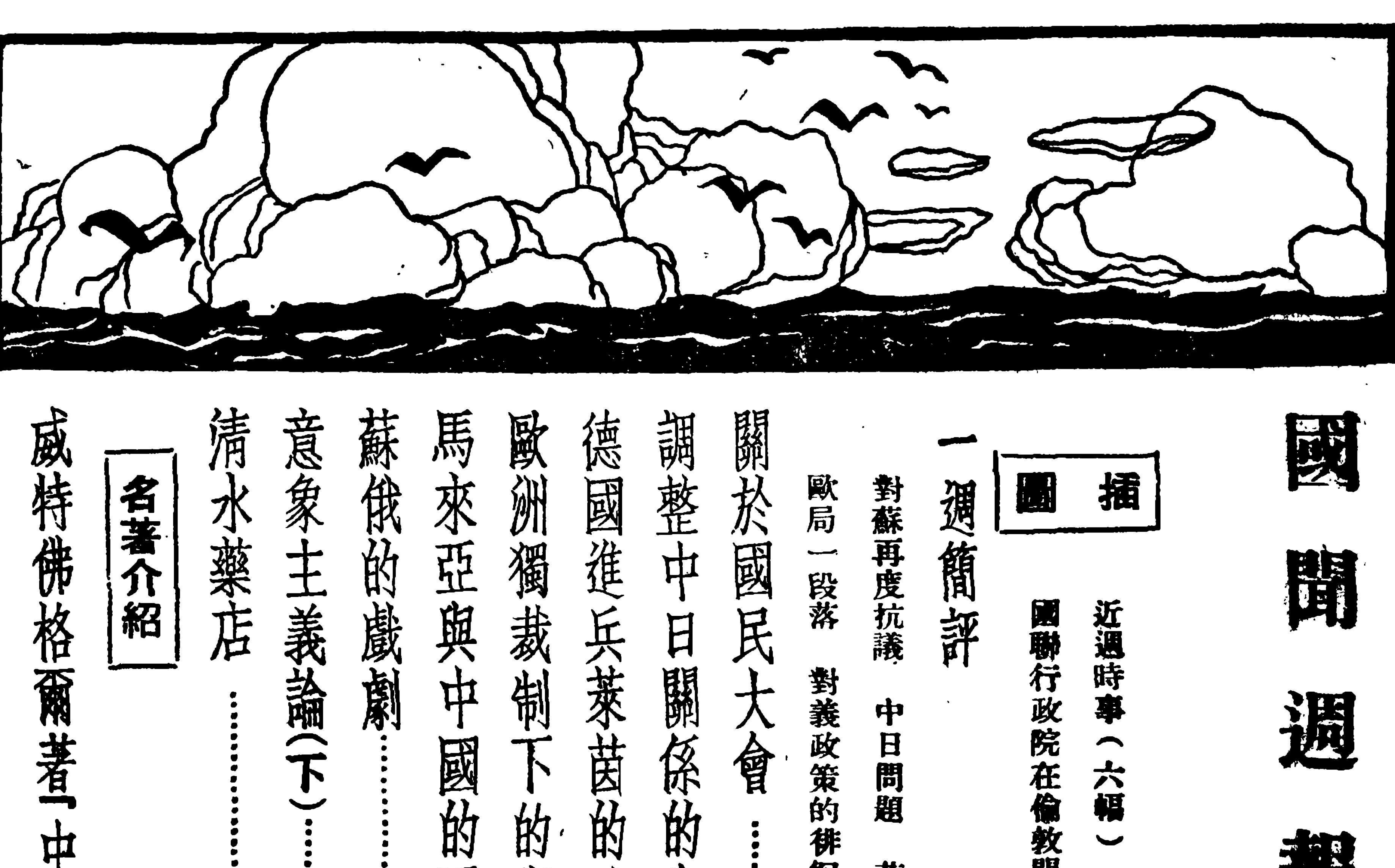
天津

久大精鹽公司出品

總店 天津法租界

總廠 河北者塘沽

經理處 天津 上海 杭州 無錫 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漢口 沙市 岳州 長沙 湘潭 常德 等埠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十五期目錄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二十日出版

插圖

一週簡評

名著介紹



國際諷畫

外論介紹

論評選輯

文藝



對蘇再度抗議

中國對於蘇蒙軍事協定本月七日第一次提出抗議後，次日蘇俄即已答復，仍作狡辯之辭，外交部於十一日再度抗議，不外聲明最初立場，從法律上表示礙難承認而已。此事大致將就此告一段落，不會繼續有發展，因為實際上蘇俄軍隊已入外蒙，縱令繼續抗議，斷乎不能有結果，至於一部分人主張提交國聯也同為無聊之舉，事實不致實現的。

中日問題

中日問題與日俄問題，很有聯環性。日本除少數少壯軍人夢想對俄冒險挑釁外，中央部的有力當局，却多傾向持重。現在蘇俄既撕下面孔，出兵外蒙，日本除非有真正決心確實把握，決不敢輕於舉動。近來東京方面傳出想要根本調整日蘇關係的消息，似有相當根據。日蘇關係，大勢既將趨向緩和，中日關係似乎一時還不致於十分惡化，試看天津川越日本總領事有擢升駐華大使之說，就可見日本政府總還想往和平路上走。因為川越為人是比較有相當抱負，和平而能顧大局的，如果成為事實，至少有一個時期要為中日關係作打開新局面的努力。

華北的兩問題

華北有兩大問題，一是取締走私，一是冀東局面。走私的事，完全是有組織的，至少要逼著華北實施對日的特惠稅則，便利日貨的壟斷。冀東偽組織的解消，傳說不止一次，實際都不可信，因為冀東已經「滿洲國」化了，要想推翻，談何容易？

山西軍事

本週山西軍事，頗為激烈，張學良氏督師洛川，堵着共匪回竄陝北之歸路，中央軍七八師更分道入晉，隨時隨地截擊匪部。似此各方合作，閻主任所謂要在境晉，減消共匪殘餘勢力，或者不難做到吧。（一記者）

歐局一段落

因德國廢約引起的外交談判，自十日羅約國第二次會議成立四項妥協，授權英外長繼續折衝後，形勢已告一段落。法方雖於八日發表答復德國的備忘錄兩件，但未能獲得各方的贊助。現時是英方的主張占勝。在法國總選期中，將由英外長艾登負對德談判之責，據聞艾氏將親赴柏林與希式拉晤談。

今後的英德關係，較前愈益重要。德國今後的步驟，在要求歸還殖民地，德方對於舊日非洲的殖民地，當然不能與太平洋島屬等量齊觀，而聲明放棄。但是在英國一方面，自亦不願將這些代管地交還德國。兩國對此問題，將不免發生嚴重的困難。這問題對於英國，有切膚的關係，英國對德，將不能久處於調人的地位，所以英方要求德國說明若干點，實具有重大的意義。

現在英閣對於外交政策，內部意見尚不一致，日內將在閣議中，作一個最後的決定，這是目前歐局的一個重要關鍵，可以注意。

對義政策的徘徊

義國在東非方面的軍事，繼續猛進。英外交當局因此主張對義加緊制裁，作嚴厲的應付。但是這種主張，目前很多阻力。第一，法政府不贊成強硬態度，仍欲貫澈和議，甚至主張要取消制裁；第二，英內閣大多數保守閣員，亦不願負責冒險，甚至想英國根本就不過問東非問題。這種捉襟露肘的窘態，很可以反映目前歐局的嚴重。所以我們與其斥責強國不負責，毋寧還應該原諒她們的自顧不遑！

土耳其修約要求

本週土耳其照會洛桑公約國，要求修正該約第十八條關於韃靼納爾海峽撤廢軍備與自由通航的條款。土政府承德國片面廢棄羅約以後，提出以談判方式，從事修約的要求，這正是時機的善用。亦惟有內政修明，國基穩固的國家，才可以令被要求者在勢不得不允。

現在土耳其在歐洲均勢中，處於一種舉足重輕的地位。俄土邦交的敦篤，是舉世共知的。據英報的論調，對於土方的要求，也相當諒解。所以這種不平等條約的取消，大概可以如願以償。（秦）

關於國民大會

張佛泉

一再延展的國民大會（應稱「國民代表大會」）已有訊在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了。國民大會組織法及代表選舉法原則並已在中常會通過發交立法院特設之二十四人委員會審議中。就中央通訊社所公佈的國民大會組織法及代表選舉法的原則看來，有兩點極值得注意，一是區域選舉與職業選舉並用；一是代表候選人由中央指派。國民大會的產生，無疑地是年中重要的政治問題。我們願乘着現在這機會，先對這問題做一些原則上的批評。

我這裏的批評含蓄着一條基本原理，這便是對於德謨克拉西的一種理解。我認爲正當的民治主義乃是一種風氣的養成。我所說的風氣就是英文的 Temper。我去年曾有一文論民治氣質之養成。氣質或風氣大體可以互相替用。譬如英美人的氣質，或近若干年來的風氣，與俄義德日等國民的氣質，或近若干年來的風氣，便很不同。我認爲民主政制的運用，首在養成一種風氣。那末這種風氣是甚麽？是民族力量的不斷地解放。凡是一種「勢能」（Potential energy）便立刻使之化爲「動能」（Kinetic energy）將這種勢力充其量地發揮出來使牠得到最大量的利用。這種動能在動變中更同時蓄積勢能，而這勢能立即再化爲動能。這樣轉動不息，能力的總量與時俱增，力量的揮發也與時加速。這就形成政治的及人類一切活動的向前的進展。

上面不是幾句無意識的形而上學。這種對民治的理解，有牠實際的效用，並可以解答許多疑難。從我這種對民治主義的理解中，可以批評時賢近年的基本政治設計，並可以從中尋出解決時艱的新方式來。

由我們上面對德謨克拉西的理解，我們首先可以指出對德謨克拉西的最普遍的誤解。

一，民治制度的實現，不應到沒有這種新力量的所在去求，而尤不應捨棄業已存在的潛勢力不加利用，反專向求不到的方向

去求。譬如近若干年來受過新教育的知識份子爲數已不少，勢能的蓄積亦已相當的厚，尤其是那些在校的學生，對於國事永是異常關心，對於政治永有濃厚的興趣。但是近若干年來不但沒有人努力利用這種勢能，反而去壓抑，去破壞。同時却夢想向縣鄉去尋求自治力量。這便是捨了池沼，學那緣木求魚的蠢舉。我不明白，如果受過新式教育的，有了新信念新習慣的，不配參與政治，而窮鄉僻壤中人能運用地方自治。這尋求的方向，根本便錯誤了，這種錯誤的由來，便是對民治的誤解。民治在盡量使勢能化爲動能，有一分力量便使這一分力量表現出來，有兩分力量便使這兩分力量表現出來，而不在強求所有的人於一剎那間都學會運用高度自治！

二，民治不在形式上的翻新。這一點是很淺顯的。孫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張，理想過高。他認爲人民應當享受四權，除選舉權外，還要運用創制，複決，和罷免權。這種直接民權，即在自治程度極高的國家中的人民，也很少能運用，何況我們幾千年來祇知納稅的鄉愚？去年有一位國民黨員在「獨立評論」上寫了一篇文章，他說國民黨定訓政時期爲六年，實在太少了，他以爲訓政時期至少應定爲三十年。本來訓政觀念（以一小部份人訓練所有其他人民，及待訓練成功了，再使他們運用政權，）是可商榷的。若說在幾年內，或甚至幾十年內，能使我們這民族學會使用直接民權，無疑地是一種理想。中山先生當時曾創出一個最易使人誤解的譬喻，那便是「迎頭趕上去」的一句話。孫先生倡用四權，便是迎頭趕上去。去年有人主張中國本位文化，也是迎頭趕上去！這次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區域制與職業制參用，也是迎頭趕上去。如果襲用新政制，便是民治，那也未免太容易！

三，選舉權不必絲毫無限制。依前面所提出的原理言，民治不在強求。凡有了相當自治能力的，方能享受自治權利。自平等的理想言，固然在人與人間不應加以區分。「每人祇應算做一人，無人應多於一人。」這本是英國的傳統政治理想，但是實際上的限制仍然是要有的。譬如除了年齡之外，納稅的最低數額，識字的能力，都是最普遍的限制選舉權的條件。複數選舉(Plural Voting)即在最重民治的英國也還相當採用。蘇俄甚至對稍帶「寄生」性的職業，都加以歧視。至於性別的限制至今也仍是很平常的，世上仍有許多婦女不能享受選舉權。無疑地在今日的中國，選舉權仍然需要限制，並且需要相當嚴格的限制。

四，另有些人以爲德謨克拉西需要一個工業化的社會做條件。祇有經過工業化了的社會，人民的生產程度提高，知識水準也高漲，他們才配用民治。中國人不但大多數全目不識丁，並且頻受天災人禍的摧殘，食草根樹皮者有之，食觀音土者有之，人相食者亦間有之。試問這些人又有何力，何暇，能使用民權。因此有些人主

張中國應採用專政制。這些人的批評本是人所共見的事實。不過這批評並無若何重要。民治須有嬗變的歷史，也可以有等級的差別。依我們前面所講，民治的精義在於力量的不斷的解放。有一分的民治力量便實行一分的民主政治；有兩分的民治力量便實行兩分的民主政治。依此義言，任何民族在任何時均可運用民治。形式未必與其他國相同，自治程度亦不必與人劃一。但祇要容納先進的國民的經驗至最大限度，便算得到民治精神。訓政論一部是對的，一部却是錯的。為提高許多落後的國民的自治能力，是對的。但祇將注意力集中到無自治力的國民，而同時拋開許多已有相當自治能力的國民不問不理，却是錯誤。

上面幾點批評，主要目的在糾正政治理論中一般的錯誤觀念。這些錯誤的理想不改，無法談實際政治計劃。有計劃亦必不能實現，無法實現。

讀過中常會所通過的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及選舉法原則之後，發現上面所指出的錯誤觀念仍不能免。詳確的批評，尙談不到。現在祇先提出四點來討論。

第一，去年國民黨五中全會通過今年召集的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將並用區域選舉與職業選舉制。此次中常會制定之原則宗之。區域選舉制與職業代表制我們雖均嘗或運用過，但均無成功的經驗。區域選舉制本是民治國家最普偏採用的制度。不過因為有少數黨不能出頭，議員數每不與所得票數成正比例等弊，於是有人倡比例代表制；又有人倡職業代表制。但在大體上講，區域選舉制仍不失為一種差強人意的選舉制。區域選舉同時是最自然，最簡單的制度。我們在民初選舉時即此本亦未得滿意效果。現在同時參用職業選舉制，這也總算是「迎頭趕上去」。但是運用職業選舉的困難，我們應特別注意到。

學理方面的批評（如全國分為若干社團，即等將全國的意志割裂；社團過於保守等，）可先不論；我們祇在這裏指出運用職業選舉制的實際困難。第一，中國因為工業化的程度尙極低，實際上並沒有甚麼工團(guilds)或社團(corporations)。各大都市固然也有工會商會等組織，但以一種利害為單位的橫斷全國的組織，却還極少，即有亦無活動。並且許多社團的組織多半是零星的，散碎的。戴委員傳賢於通過選舉原則時曾附帶意見，謂對於實業團體及自由職業團體之組織，在選舉原則通過後，至開始選舉前，應有時間之限制，以防止因辦選舉而組織團體之流弊。果不容許為辦選舉而組織團體，則所謂職業選舉恐怕更難實現了。工團主義者及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所以倡職業代表制者，是因為他們以為地域代表制不足以應付他們今日複雜的經濟生活。在他們的社會裏也許已經有採取職業代表制的需要，但在我們這不能有

大規模組織的社會裏則恐怕還未到採取職業代表制的時候。立異爲高，並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我們所要的是可以運用的脚踏實地的計劃。

還有，我們須明白職業代表制究竟是否一種更合理想的制度，到現在尙待證驗。譬如蘇俄採用職業代表制至相當程度，義大利在一九三四年「造成」二十二個社團（corporations）也採取了職業代表制。他們這樣採取職業代表制至少有兩種含義：一，他們採用這種制度，不代表比正常的德謨克拉西更進一步。俄國採用這制度在實行工人專政，而義大利的採用這制度在偏護資產階級。他們的目標根本即有所偏袒。二，我們還須切記這兩國同是一黨專政的國家。共產黨與法西斯黨包辦各該國的一切政務。議會，在他們的眼裏，不過是一種裝飾品而已。這恐怕以義大利爲尤然，有了 Grand Council of Fascism，再添上個議會，也不過多添些年支兩萬多里拉的官僚而已。

除了俄義而外，像德國在維瑪憲法中亦曾規定創設一個經濟院，本也相當容納了職業代表制的精神。但據我們所知道的，這種試驗，都沒有滿意的成績。

職業代表制本不是全新的。同時牠的精神也不是一點不可採取的。不過在今日的中國似乎尙不應該大規模地運用這種制度。參用這制度要使選舉複雜化，要使這次的選舉含有更多試驗的性質。各種團體如不由政府來「製造」（製造大規模的團體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來駕馭，便無由成立；若果由政府來統制，則有亦未必勝於無。無論如何，我以爲此次採用職業代表制應限於極少的幾種職業，如棉織，煤鐵，運輸，銀行，學校等具有相當組織規模的團體。關於此點希望立法院特別注意。

第二，選舉人資格問題也是很重要的。中常會所通過的選舉法原則中規定，凡曾經舉行公民宣誓，而無反叛國民政府等罪者均可享受選舉權。公民宣誓登記的實際情形我們不知究竟如何。恐怕登記過的人實在有限。又中山先生主張凡公務員的候選人全須經過考試，議員也要經過考試，藉以防備政棍劫奪政柄。但是中常會所通過的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原則中亦未規定代表之候選人應經過考試。南京此次決定召集國民大會，本爲改變原來訓政成功後方開始憲政的計劃。所以此次的選舉人之資格問題，應完全依新原則辦理。

竊以爲在今日應祗以曾受新式教育與否做爲能否享受選舉權的尺度。凡受過新式教育的全應享受選舉權。譬如在六年制小學畢業的，即可享此權利。（年歲限制應儘力定低，譬如在十六歲以上者即爲合格）我們以爲祗有受過新式教育的，方多少有新的人生觀，有民族意識，有國家觀念。去年夏哈佛大學政治系何爾康教授來華講學時，曾建議使大中小各級學生加入國民黨籍。

我以爲此舉倒是無關緊要。幾十年來，近代教育的成績，却不能長此捨棄，不知在政治方面加以利用。

第三，中常會所通過的原則，更有一個特點，即候選人由中央指定是。一般民治國家的候選人名單均由各政黨自由決定。此次國民大會代表之候選人之確定，未能採用此法。依新訂原則，「區域選舉與職業選舉候選人之程序（候選人產生程序。）（子）區域選舉候選人指定及選舉之程序，（一）區域選舉，由中央就地方情形，將每省劃分爲若干選舉區，（二）各選舉區由區內各縣鄉鎮長聯合推選十倍於該區應出代表之候選人，（三）各選舉區推選之候選人，經省政府核減五分之一，再由中央指定三倍於各該區應出代表之名額，（四）各區代表由各該區以普選方法，就中央所指定候選人中選舉之。（丑）職業選舉候選人指定及選舉之程序，由各職業團體之機關職員選出三倍名額之候選人，經中央指定三分之二，由各職業團體全體會員選舉之。」這種指定候選人的辦法，與義大利的國會議員選舉法有相似處。他們的選舉由各社團共提名一千人，呈交「法西斯大會」審核，「法西斯大會」再指定四百人（可以自由加入一千人以外的人名，）製成名單，交由選民複決，祇許對整個名單投贊成或反對的票。此次中常會所訂選舉原則與義大利所用方法的不同點爲：甲，義大利的國會議員候選人之指定，因祇先限由社團提名，所以比此次中央並用職業代表制與區域代表制爲簡單。區域代表候選人之指定，須經過數番手續，更嫌繁瑣。乙，「法西斯大會」所擬名單係整個性的，祇許對全單表示可否，實非普通所謂選舉；中常會所訂辦法則選擇之自由較大。因之亦不如義大利所用方法的簡便。

去年我在本報（十二卷三十四期）論「政治改造途徑」時，曾指出義大利所用的方法，可以借用做一種過渡的辦法，及至人民自治經驗提高時，再採用普通選舉方法，因爲義大利所用「複決」方法，實較簡便。但此次中常會所訂方法，則恐祇有義大利所用方法之弊，而沒有牠的簡易的長處了。

第四，中常會所通過的區域代表制與職業代表制並用的方法，應用起來，恐怕還有一種困難。我們先要指出，此次所用職業代表制，與俄，德，義等國所用方法的不同處。德國維瑪憲法中所規定的經濟院，是在普通議會之外的一個機關。俄國的選舉對於城市居民與鄉民加以區別，但是代表皆從下級不同的蘇維埃中選出，而未明白定出職業代表與區域代表須完全由兩種範疇中產生。義大利的國會議員則完全根據職業團體產生。至於主張採納職業代表制的學者們，如不主張議會應完全依職能原則成立，亦多半主張在代表區域的議會外，再設立一代表職業的議會，成爲兩個完全不同的議會。此次南京所擬採用的方法，乃是一個議會，而

依兩種很不同的原則來產生。恐怕卽在此點有很複雜的問題。譬如此次選舉法原則中規定，在區域內與職業團體中，均有選舉權者，以參加職業選舉爲原則；同時規定職業團體之候選人，除具有選舉人資格外，應以在各該團體有選舉權者爲限。我們就常識判斷，凡可以做候選人的，大都有職業。然依選舉法原則論，有職業的似又不能做區域代表候選人。我們如不走極端竟因此說區域代表這樣便根本選不出，至少也敢斷定區域代表亦必將在「質」上過於遜劣。同時區域代表規定佔總額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職業代表佔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依此推測，似又無輕視區域代表意。關於職業代表候選人與區域代表候選人應如何適應的問題，中樞好像尙無清楚的觀念。

此外，如代表定爲一千二名百，額數殊嫌過高，大會期定爲十天至二十天，時間未免太短，等等問題，本文未能一一詳及。

（四月七日）

明太祖詰難孟子

黃魯珍

洪武於諸經中，獨深惡孟子，不才又想起某筆記（忘其名，容後查補）載有洪武罵孟子的一首詩，饒有意思：

鄰家那得許多雞？乞丐如何有兩妻？當時尙有周天子，何必紛紛說魏齊？

上一句是指孟子對宋大夫戴盈之的一段話：『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也！曰請損之月攘一雞，……』孟子這段話的意思表示，是個比喩！洪武拿作事實來挖苦他，殊屬牽強，然孟子以亞聖地位，舉足要爲後人法，這個比喩，未免有點不倫，——鄰家眞個那得許多雞？讓人日日去偷，偷了而且還不發覺呢？——却是與洪武破綻的地方。第二句是孟子所說齊人有一妻一妾的一個故事，唯孟子並未肯定這人是個乞丐，不過出外乞人祭餘，囘家却向妻妾驕着在顯者留飯，好像現在所謂『吹牛』的人，卽使是個乞丐，也說不定他從先富厚有了兩妻，後來破落的人，洪武這首詩，可說極『吹毛求疵』之能事！至『當時尙有周天子，何必紛紛說魏齊？』二句話，驟看怪堂皇正大的！一仔細思索，便覺無理可尋！孟子在當時口口聲聲的『尊王，』他所以能去魏齊，而不去周室的道理，東周在當時，微之又微，孟子何人？能復興之！觀孔子能用魯而不用周，其意自明！因爲那時強弱大小之分界，至爲顯然！屬於強大者，則事半功倍；屬於弱小者，則事功無望，孟子之久於齊而促於魏，其用心不更可見乎？洪武之辯難，非是也。不過我們知道歷來帝王都深喜儒家學說，因爲他能羽翼王家！洪武獨對於孟子，滋不悅，這或者是因他著述上帶點民權思想吧？

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

——告日本國民——

胡適

半年前，我在「敬告日本國民」一篇文字裏，曾指出：『今日當前的眞問題是如何解除「中日仇恨」的問題，不是「中日親善」的問題。仇恨的心理不解除，一切「親善」之談，在日本口中是侮辱，在中國國民口中是虛僞。』最近幾個月之中，又有一個好聽的新口號出現，叫做「調整中日關係。」這個口號出於日本的廣田外相，在幾個月之中，又差不多成爲報紙上的一個最時髦的名詞了。

我的實驗主義的訓練，使我在一種討論前，先把名詞的意義弄明白。所以我常常問：「調整中日關係」這句話的正確意義是什麼？

在報紙上，在兩國政府領袖的公開談話裏，我們都尋不出一個正確的定義。在失望之餘，我現在提議，從一個中國國民的立場，給「調整中日關係」下一個界說：

「中日關係所以需要調整，正因爲這四五年來造成的局勢是一個仇恨的局勢；說的更簡單一點是日本對中國的無限制的侵略和不可容忍的優越感造成的中國人仇恨日本的局勢。這個仇恨的心理一日不解除，中日的關係一日不能調整，合作與親善更談不到。所以，「中日關係的調整」的唯一可能的意義是要解除這個仇恨的局勢，以謀在不太遠的將來可以逐漸做到合作與親善的地步。」

我相信，這個定義至少可以得到中國國民多數的同意。

不幸的很，廣田外相（現在的首相）在他提出中日關係調整的口號時，忽然對中國蔣作賓大使要求請中國政府先同意所謂「廣田三原則。」這就是說，在廣田外相的心目中，這三項原則是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這三個「先決條件，」依我國外交部本年一月二十二日的公布，是這樣的：

第一，中國須絕對放棄以夷制夷政策。

第二，中國對於「滿洲國」事實的存在必須加以尊重。

第三，中國北邊一帶地方之防止赤化，中日須共商有效辦法。

這三個原則已經有我國外交部在一月二十二日正式聲明中國並不曾承認了，本來我們可以不必再討論了。但近日報紙上所傳東京的消息，又有「中日外交之調整仍按三原則辦理」的話。（四月五日同盟社東京電）況且因爲共產黨侵入山西，日本軍部近來更高唱中日聯合防共的主張，這也是三原則之一。所以我們應該從國民的立場，坦白的表示我們對於這三個原則的態度。

我們很坦白的告訴日本政府和國民：廣田的三原則是增進中日仇恨的條件，不是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第一項所謂「以夷制夷，」只是聯絡某個或某些友誼的國家，來防備某個或某些敵對的國家。這本是一切獨立國家的自衞權之一。雖然我們中國現在的國勢還談不到聯絡某國來防禦某國，我們至少還可以自由選擇我們的與國。凡對於我們國家友誼最大，危害性最小的，都是我們的友邦。凡對於我們國家侵害最大，侮辱最大的，都是我們的敵國。日本若要得到中國的友誼，就應該努力做到中國人心悅誠服的承認，他是我們的友邦。日本儘可以頌揚他自己的

「光榮的孤立，」我們中國在這個時候是決不願意孤立的第二項的「滿洲國」的事實存在的承認，我們在這幾年的帶甲舉頭之下，凡可以做得的都做到了；凡超過那可以做的限度的事，都是政府不敢做的，因爲都是國民的心理不能容許政府做的。「滿洲國」的造成，是中日仇恨的一個重要原因；強迫中國承認這個僞國的存在，當然只有增加仇恨的結果。第三項的聯合防共，無論這個提議的背後的用意如何，也是全國人民心理決不能容許的。一個政府雖然可以用武力撲滅國內用武力推翻政府的運動，然而一到他借用外國武力來壓制國內暴亂的時候，人民就不能容忍了。從前日本曾用實力援助安福部的政府，然而那種援助只可以使他受援助的政府不齒於人民，使他顛覆的更快。今日日本軍人提倡的「華北聯合防共」的口號，只可以增加中國人民仇忌日本的心理，並且可以增加一般人民對共產黨的同情。

所以我們很坦白的告訴日本政府國民，廣田的三原則決不配做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這三原則的提出，正可以證明日本政府完全不曾了解調整中日關係的唯一可能的意義。

調整中日關係必須以消除中日間的仇恨局勢爲基本原則。我們也承認這幾年的仇恨結的太深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消除的。在這幾年之中，日本曾逼迫中國政府禁止一切排日的行爲與言論。凡中國政府的權力能禁止的排日，可以說是都做到了。現在中國人民不能抵制日貨了，不能發表排日的議論了。然而明眼的人都能明白，這個仇恨的局勢只有一天一天的強化，並沒有減輕。所以者何？只因爲消除仇恨的鎖鑰並不在中國政府人民的手裏，而在日本政府軍部的手裏。日本有此鎖鑰而不肯用，所以這個不幸的仇恨局勢只有火上加油，從不見釜底抽薪。

我們從中國國民的立場，也想很坦白的提出我們認爲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我們深信，如果日本政府領袖有調整中日關係的誠意，這幾項是日本必須先做到的：

(一)廢止塘沽停戰協定，取消非戰區域。

(二)宣告所謂「何應欽梅津協定」的無效。

(三)日本政府自動的放棄辛丑(一九〇一)和約及其附帶文件所規定的平津鐵路地帶駐兵的權利；日本大使館遷往南京之後，所有日本駐屯關內的軍隊一律撤退回國，以爲辛丑和約其他簽字國之首倡。

(四)宣告去年六月的察東協定的無效，撤退察哈爾境內的「滿洲國」軍隊。

(五)禁止華北各省以及福建境內一切運動僞自治的活動。

(六)日本政府自動的取消中國境內的領事裁判權，以爲歐美各國的首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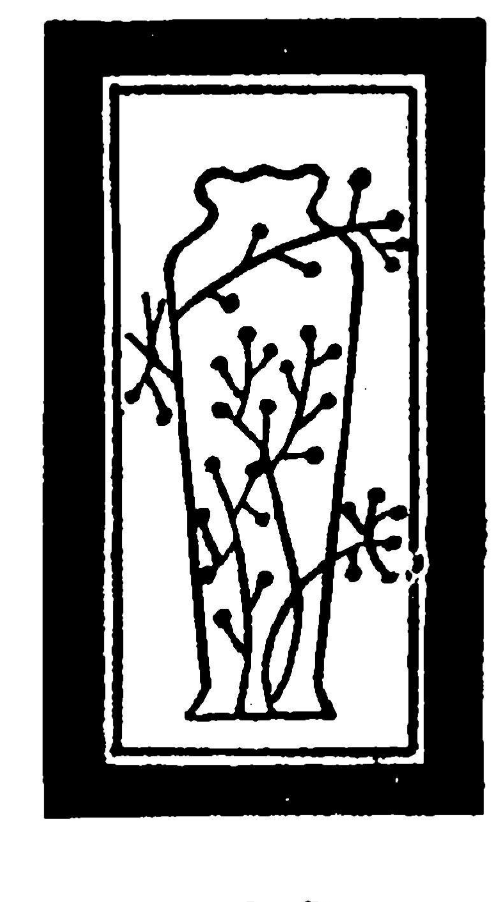
(七)統一外交，由日本政府宣告一切凡非兩國正式外交全權代表所簽訂的文件完全無效。

我們深信這些是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這些條件都還不夠根本解決中日問題，但我們深信這些條件可以在中日關係史上開闢一個新時代，可以打開一條新路，消極的至少可以使中日兩國的關係不至於更惡化，積極的可以減除不少的仇恨，可以打開兩國間樹立嶄新的關係的門路。

如果日本的政治家到今日還認不清我們兩個民族的關係日日惡化的傾向，如果日本的政府國民還不肯做一點「釜底抽薪」的努力，如果日本的政府的軍部到今日還夢想中日關係的調整只是中國單方面的屈服，——那麼我們深信我們兩國間的關係是無法調整的，只有大家準備扮演同文同種相屠殺的慘劇而已。

二十五，四，八。

(錄四月十二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德國進兵萊茵的必然性

趙奉生

一

三月七日，德軍不顧凡爾賽條約與羅迦諾條約的束縛，正式開入萊茵非武裝區域，這眞是一幕驚人的壯舉，全世界都掀動了！許多人都覺得希忒拉此舉不啻「持着火把在火藥庫中遊行，」（註一）我們從整個動盪不安的歐局來觀察，也有同感。但我們若想正確的認識此次事變的意義，和它對歐局的影響，應當從產生它的背景上去觀察。這樣觀察的結果，我們覺得此次德軍進佔萊茵非武裝區域與其說是意外的事變，不如說是必然的結論。說它是歐洲戰爭爆發的導火線，不如說是戰爭的準備工作。本篇之作就是要說明這幾點。（註二）

二

何以說德軍此次行動是必然的呢？這可從三方面來觀察。

（一）從德國外交政策來說。希忒拉的外交政策的第一步是取消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和一切不平等的待遇，反過來說就是取得平等的國際地位，（註三）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希氏在德國會的演說，便充分發揮此義，而在實際行動上，他的確在向此目標前進。

凡爾賽條約加於德國的束縛有巨大的賠款（二三一至二四七條），限制德國的陸軍（一五九至一六三條）廢除普遍強迫的軍役（一七三條）限定德國的海軍（一九一至一九七條）禁止空軍的存在（一九八條）放棄海外殖民地和其上的一切權利名義與特權（一一八至一五八條）設立萊茵非武裝區域（德國在萊茵河左岸和右岸五十公里以內不得維持並建築任何軍事設備，不得駐紮軍隊，和一切軍事演習。）（四十二至四十四條），以及德國土地的割讓（第二部第三部）等。其中除了賠償一項在希忒拉上台以前已告解決外，希忒拉於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二日宣告德國於四月一日正式成立空軍，分全國爲五個軍區，別設海軍航空司令，三月十二日通告恢復強迫軍役制，定全國陸軍爲十二軍團，二十六師，四月杪通告

英國，將德國海軍自現今之十八萬噸擴充至四十萬噸六月十八日與英國訂立海軍協定，規定德國海軍總噸數永爲英國海軍總噸數之百分之三十五，這種種舉動，使凡爾賽條約對於德國軍備的束縛完全打破。此外爲國社黨政府念念不忘的便是廢除萊茵非武裝區域與收復失地與殖民地。關於收復失地一項，只於一九三五年一月收復薩爾，其他如割予法國的阿爾薩斯羅倫，割予比利時的歐本馬爾梅地等，割予波蘭的波森帕滿倫尼亞等，以及被立陶宛奪去的米美爾等還都沒有收回。希忒拉雖曾一再聲言對法比無領土野心，但收復失地仍是實現大德國的理想的必要步驟。至於廢除萊茵非武裝區域與收復殖民地兩項則在此次三月七日事件以前德官方已屢有表示。二月初英國前航空大臣倫敦達雷在柏林與希忒拉會晤，希氏便提出這兩項要求。並由英國駐德大使斐浦士於返國時，將希忒拉這兩項要求報告英政府。可見廢除萊茵非武裝區域收復殖民地原係德國外交政策中既定的步驟。萊茵非武裝區域的廢除，加強了德國的軍事力量，殖民地的收復又增加德國經濟的資源，這不僅是國家榮譽與威勢的問題，而是在世界大戰前夕民族的生存問題。如今德國已進兵萊茵，非武裝區域已成過去，今後的德國外交的目標定是收復殖民地無疑了。

三

再從德國向外發展的需要來說，萊茵非武裝區域的廢除也是必要的。大家都知道，德國向外發展不外下列三條路，一是西向進攻法比；二是南下吞併奧國；三是東進攻擊蘇聯。法比兩國恐怕德國乘機復仇，所以對於德國進兵萊茵恐懼異常，其實據我們的看法，德國進攻法比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爲法比邊界防務鞏固，勝利的希望較小，即令戰勝也得不償失。而且與法比開戰，英國必棄德而助法比，這與希忒拉聯英的外交政策正是背道而馳。希忒拉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的國會演說和後來的宣言中，都聲明願擔保法國的邊境安全，放棄對阿爾薩斯羅倫二州的要求。我們覺得希氏的話是可信的。至於南下併奧雖是國社黨基本的外交政策之一，可是自從一九三四年七月間，奧國社黨政變失敗，義相墨索里尼表示不惜以武力維持奧國獨立後，希忒拉覺得併奧非和義發生戰爭不可，而德國又無與義戰爭的必要和準備，便不得不暫時對義讓步，放棄併奧計劃。自去年十月義亞戰爭爆發後，義國因受英法的壓迫，需要友國以自固，便漸對德表示好感，德國也因勁敵在前，不能不與義妥協，因此目前的德義關係是和緩下來，所以德國併奧的話一時是不會實現的。此外，東向進攻蘇聯便爲德國向外發展最可能的一條路。本來國社主義與鮑爾希

維主義不兩立，希忒遠在拉「我的奮鬥」一書中，已竟提出，後來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國會的演詞和後來的演說宣言中，都一再表示蘇聯與鮑爾希維主義的可怕，和德國反抗蘇聯的任務。德國將進攻蘇聯的烏克蘭的話是舉世所知的。現在德俄兩國積極作軍備競賽，早晚大戰不免爆發。法俄互助協定的成立，在蘇聯這方面說，無疑的是以德國為對象的一種防守同盟。蘇聯與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二國訂立的互助協定意義相同。自德國這方面看，法俄協定成立後，德國如進攻蘇聯，法國必由西方進兵，擊德國之背，而萊茵區域既無軍事設備，門戶洞開，法軍將長驅直入，難於抵禦。所以萊茵區域非駐軍設防不可，這樣非武裝區域的廢除，從法俄協定的締結上說，是必不可免的。希忒拉以法俄協定與羅迦諾條約的精神相抵觸為進兵萊茵的口實，實則這種法律問題決不是問題的核心。問題是在萊茵非武裝區域的現狀之下，法俄協定使德軍不能大舉進攻蘇聯。

四

其次，我們再從經濟方面加以檢討。我們說希忒拉以恢復平等的國際地位作他外交政策的目標；又說向外發展是國社黨政府必然的趨向，但其根本原因還在經濟。國社黨以實現自足經濟為其經濟政策的指針。但食糧與原料的缺乏卻是德國經濟的致命傷。薩赫特以增加國內公共事業與工業（尤其是軍火工業）生產的方法，來增加生產減少失業；以統制對外貿易的方法限制原料的入口與貿易的入超；以獎勵生產原料及其代用品以抵制大量原料的輸入與現金的流出。結果雖有相當的成功，但卻產生不少的惡果：一，因振興公共事業與軍火工業等，原料的需要遂大增；但因國內原料生產不足，須仰給國外，而國外原料的輸入又受本國政府的限制，結果原料的價格遂騰貴。二，消費原料因受輸入的限制，極端減少，因之消費商品的生產也大為減少，至於不能供給國民的需要。三，因限制輸入與保護農業政策的實行，食糧的輸入大為減少，它的價格遂高漲。四，因積極實行振興國內產業之計劃，以圖自給自足，故對外貿易日趨衰退，多年來出超的德國對外貿易自一九三四年一變而為入超。五，根據上述理由，德政府須支付各項生產事業，而又無出超貿易以為抵補，國庫存金遂大減，由二十六萬萬馬克減至不及一萬萬馬克。六，因消費原料與食糧的缺乏，國民生活費便急劇的高漲起來。七，為了增加生產，尤其是軍火工業，救濟失業，再加上龐大的軍費，德國財政難於應付，有發生惡性膨脹的危險。上述這些惡果的根本原因是在原料與食糧的缺乏，而原料與食糧缺乏則因缺乏殖民地。俗語說：「巧婦難為無米炊」德國沒有充分的殖民地以供給原料，任憑薩赫特如何擺佈，德國經濟終無復興之望，因此德國目前的急需是取得殖

民地。我們知道，今日德國取得殖民地的方法不外和平談判與武力奪取的二種方式。前者代價較小，而希望甚微。二月六日英國下院開會辯論殖民地問題，反對重分殖民地之聲大起。保守黨議員克勞夫特與自由黨議員曼德爾均要求英政府保證不將英屬殖民地或委任統治地轉讓給他國。艾里班克子爵也在上院發言，要求英政府為此事宣布其政策，以去國民的疑懼。直到本文屬稿時，（四月六日）邱吉爾還在下院為德國要求殖民地事提出質問，使財相張伯倫不得不說，從來無人提議請英政府讓與其殖民地。以比較同情德國要求的英國人士的態度還如此，其他仇視德國的國家自不消說。這樣看來，以和平談判的方式使德國取得殖民地差不多等於此路不通，此外唯一的方式便是武力奪取。武力奪取便是向外發展，既圖向外發展，便須首先打破種種束縛，而萊茵非武裝區域就是這種束縛之一，而且是最感痛苦最難忍受的一個。由此看來，德國進兵萊茵，取消非武裝區域不是勢所必至的嗎？

五

在這樣的政治與經濟的背景之下，德軍於三月七日進兵到萊茵非武裝區域，這使我們想起美國名記者西蒙斯的話，他在去年六月的美國「現代史料」月刊上發表一篇論當時歐局的文章，斷言德國一定要廢除萊茵非武裝區域。（註四）自今日的事看來，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遠識，（可惜他於今年一月在日內瓦逝世，不能目覩三月七日的事件！）不過他以為「未來的危機將發生在萊茵非武裝地帶，」「一切法國軍人都在注視着非武裝地帶，等待着挑戰的信號，一旦信號發出，大概自魯爾佔領以來最尖銳的危機就要到了。」看西氏的意思，像是認德國進兵萊茵時，法國不能容忍，有以經濟制裁或武力來對付的可能，因而預料大戰恐不能免。我們覺得因德國進兵萊茵而引起的危機誠然嚴重，但還不至於引起戰爭；這一點，作者曾經指出。（註五）就目前歐洲大勢來說，更可證明德法不至於開戰，理由如下：（一）德國進兵萊茵顯然是利用義亞戰爭發生後，斯特雷撒陣線的分裂。義國已表明國聯不取消對義制裁，義國決不參加對德問題的討論，義國既利用她舉足輕重的優勢地位，來謀自己的利益，德國也利用義國這種優勢地位來打擊斯特雷撒陣線。英法義三強不能共同對德，法國一國當然不敢妄用武力。（二）義亞戰爭發生後，英法關係雖在擁護國聯的大前提下而攜手，但希式拉却利用英國恐怖戰爭，維持和平的心理來分離英法。希式拉這種手段的表現就是三月七日德國致英法比義四國照會中所提出的和平方案，與四月一日由專使里賓特羅甫交英外相艾頓的和平方案。法國對德的態度是堅持三月十九日在倫敦議定的羅約國協定草案，該草案自經德國拒絕後，法國便要求停止與德國進行談判，反之英國的政治

家與報紙大概都認德國的和平方案是對於歐洲和平的一種建議，英國人應當把握住這時機，來重建和平。（註六）可見英法二國的態度已大有參差；因而英法對德不能步調一致，當然英法聯合以強力壓迫德國的事，更不可能。(二)如前所述，德國突然進兵萊茵的舉動，雖其勢洶洶，但希忒拉在目前還無開戰的決心，與法開戰對德並無利益。他很知道，一個「既成事實」便可抵抗法國的反對，同時法國雖眼看凡爾塞與羅迦諾的體系次第崩潰，並在今日的國際局勢之下，他除了召集羅約國會議，提出抗議，大概也無法可施。在斯特雷撤陣線破裂的今日，對付德國的事，義國已表示不願過問。英國的態度也不能與法一致，只有蘇聯及比利時等小國同情法國，但各小國既無力制止德國的行動，蘇聯雖與法國有互助協定，但該協定只是一種防守的同盟，在德國還未更進一步侵及法國時，蘇聯沒有出兵的義務，至於說蘇聯自動的出兵攻德，那是違背蘇聯的和平外交政策，不能想像的事。在這種情勢之下，德法關係雖緊張，還無爆發為武力衝突的可能，這是大家都能看到的。

六

我們對於近幾年來歐局的觀感是這樣：自從一九三三年初希忒拉掌握德國政權以來，歐洲的情勢逐步的演變，各國衝突既越演越烈，戰爭的爆發也越來越急迫，不過在還未走到最後一步時，大家都不願作最後的犧牲，今年德國進兵萊茵，正如去年德國宣布擴軍，都是走向大戰途上的準備工作。假如我們的推測不錯，所謂最後一步當是德國找到一個時機，開始向外發展，以武力奪取殖民地的時候了。

（註一）三月二十六日英國下院辯論外交問題時，前首相路意喬治之語。

（註二）本文注重德軍進佔萊茵事件的政治意義，至於此舉破壞羅迦諾條約的問題則從略。

（註三）關於德國外交政策的整個的檢討，請參看拙作「德國外交政策的動向」一文，載國聞周報第十二卷第三十七期。

（註四）該文譯載國聞周報第十二卷第二十四期，題萊茵非武裝地帶與歐局。

（註五）見拙作「德國外交政策的動向」文中的最後一節。

（註六）就羅迦諾條約的規定說，德軍進駐萊茵，已構成一種侵略行為，羅約國應當採取「立刻行動」援助被侵略國。但英外相艾頓於三月九日在下院說：「今願切實聲明者，如有加諸法國或比國之任何攻擊，致破壞羅迦諾條約中之第二條，則英政府不得不出而援助被攻之國。」意思是德國如進攻法比二國（違反羅約第二條）英國即出兵助法比，反過來說，如德國僅進兵萊茵非武裝區域，（違反羅約第一條）則英國

不出兵助法國。英掌璽大臣哈里法克斯於三月二十三日在布里斯托爾演說謂「吾人不欲包圍德國……但欲使德國可自由加入歐洲合作耳。……就英政府言德國之任何答案（指對羅約國協定答案）定可得極審慎之考慮，英國朝野之唯一願望為盡其全力以謀保持歐洲之和平。」又艾頓於三月二十六日在下院中說羅約國所擬的草案「始終係屬一種建議，而從未具有哀的美敦書之性質，此際德國殊當表示妥協精神，蓋德國若有他種具體建議足為建設和平之根據則吾人自當向他國接洽，俾以此種建議為基礎覓求協定。」這和法外長佛蘭丁所表示德國不接受羅約國協定草案便不願和德國談判的態度真是相差太遠了。

（四月十日）

孕育期限之原理？

汝泉

以術數之理，推定動物孕期，自淮南子(？)始。前有人詢及某物孕幾月而生之出處，雖以淮南答之，以存書次序紊亂，未能檢出對證。茲閱宋李石續博物志，曾載此說，雖未注明出處，然與淮南之說正同。爰錄如此：「易之生物奇偶，三才之數，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主日，(淮南作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猿，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獸，故禽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故蟲八日而化。」有引考異郵之說者，不知考異郵何人所作，其在淮南之後，似無疑義。其說較淮南為詳，或據淮南而考訂之也。其說虎云：「三九二十七陽氣成，故虎七月而生，陽數七，故虎首尾七尺。般文者，陰陽雜也。」說馬云：「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月度疾，故馬善走。」關於風與蟲，其義似不相屬，實則亦有所據。說文云：「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趙古則曰：「凡物露風則生蟲，故風從虫，凡聲。」在此科學昌明時代，此說是否合於新說，實為一大疑問也。



歐洲獨裁制下的輿論界

沈頌芳

本文注重新聞事業與國家法律上所發生之各種關係，蓋出版法與各種法律都有連鎖性，如憲法，私法，刑法，商法等。然本文討論範圍不擬牽涉過廣，僅就歐戰以後在狄克推多制度統治下的國家，她的新聞事業，不論已經收歸國有，或正用統制的手段使得報紙做成國家的專利品。現在就根據此二點站在法律的立場對其經過情形加以觀察與敘述。

一

近世紀來民權的取得，個人自由主義觀念的啓發，起端於一七八九年法蘭西自由主義大革命的成功。人權宣言第十一條云：『自由發表其思想及意見乃人類最貴重之權利。凡公民皆可自由談話，書寫及印刷，惟不得濫用此項自由而違反法律之規定。』一七九一年法國新憲法即有保障人民言論及思想自由的規定。此在十九世紀以前舊憲法中所從來未見者。故不獨在憲法史上開新紀元，亦且爲新聞事業本身言論自由創造新局面。

舊制度中人民既不能享受言論自由。政府對待新聞事業設立檢查制度外，復有印紙稅等之苛捐，種種壓迫方法無以復加。同時出版人的受罰處分亦達到了極度，即使民間往來信札亦同樣不能得到自由權。新制度中的出版法即根據『人權宣言』中思想及言論自由爲原則，凡書寫或印刷均不作犯罪論。現代法律家均承認言論自由爲公法上的原理。但各國政府對於出版事業，尤其是新聞紙，予以一種特殊權力，隨時可以干涉不正當的言論。

歐戰以前還有少數獨立或半獨立國家仍沿襲十八世紀的舊制度，但全世界文明先進的國家在公法上都已採取言論自由的原理。

現階段的歐洲新聞事業的言論自由問題有二種不同的制度：(一)根據法國自由主義大革命人權宣言爲原則，以廣泛的方式作普遍的言論自由。(二)根據一九一七年蘇聯革命勞動宣言或法西斯主義，言論自由祇限於一個階級或一黨所有。她的出版物全般屬於國家或出於統制的手段。關於第一項所述爲現代德謨克拉西國家的言論自由問題，暫不討論。本文的任務屬於上述

第二項關於狄克推多制度國家，卽今蘇聯，義大利及德意志等國是——的言論自由——她們經營的新聞事業有關於國有或由國家去統制，在狄克推多制度的法典上已認爲合理的應有的權利。故其國家政策否認廣泛無限制的自由。

二

如其見到蘇聯的出版法，更會使人覺得現在義大利和德意志所行的出版法還未完全周到。義德兩國都承認私有財產制度存在。報紙爲私有企業之一。法律上旣承認其權利，故義德兩國祇有從經營或言論方面加以限制，以國家力量去統制全國的出版事業。至於報紙的數目，出版地點及言論方針都不許出版人任意去做，報館的經濟權亦受監督。近來經濟監督辦法已不如過去的嚴厲。

一九二八年，義相墨索里尼在全國報業聯合會關於新聞事業有一段演說，來闡明法西斯主義的新聞政策：『在法西斯制度統治之下，全國報紙不能有單獨行動，更不許與現行制度背道而馳，義大利的報紙就是法西斯的報紙，故應在法西斯領導下完成其光榮的任務。今日全世界最自由的要算義大利的報紙。如其操在資本家，政黨或私人之手，則往往被利用爲商品之一種，羣衆旣受其愚弄，報道亦失去其意義。惟法西斯的報紙，她的自由正因爲其國家只有一種政治元素，獨一的制度，在法律許可範圍以內可以自由經營自由批評，以完成推進報業重大的使命。』（見法國衞爾著報學史第三百四十八頁）

義大利在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五日公布新出版法，以新聞統制及國家專利二點爲基礎。該項法令規定報業管理人不能由業主隨便選擇，須有當地警察廳任命。迨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重新修改，對於全國報紙完全作爲國家專利品，規定每家報館的經理人應有新聞記者登記證。每一新聞記者在未擔任職務以前應先向政府設立的登記處依照手續呈請登記，經審查合格，領得證書，方可履行職務，所有許可登記之記者由國家設立管理委員會，除監督其職務外並負指導之責。新聞記者登記要點有三：(一)擔任記者職務曾滿一年半以上。(二)呈繳履歷書。(三)年齡滿二十一歲，無其他兼職。規定各報館對于未曾登記之記者不許錄用。故義大利的記者已非爲自由職業者。並且對於新聞記者在法律的地位也有所變更。義大利的記者已成爲國家的公務員。她的言論自由正如墨索里尼所說國家只有一種政治元素。其實，義大利法西斯統治下私人經營的報紙，毫無自由可言。且記者個人之職業亦失去其自由。義大利對全國報紙所取的步驟，一方面私人經營的報紙由國家予以統制及監督；一方面又變更新聞記者職業的地位。

三

德意志的新聞政策引用義大利法西斯的方式。希忒拉所領導的國社黨，其勢力膨脹以後，許多中立派的報紙逐漸與國社黨發生直接關係，希氏個人所經營的報紙亦卽擴大其範圍。到了一九三三年國社黨取得政權，着手改訂出版法。未久，全國猶太人放

逐令一經發表,所有各報館雇用的猶太人均更換由純粹的日耳曼種人擔任其事。

報紙的業主是猶太人而在社會上有相當的潛勢力者,如柏林烏爾斯坦出版公司與毛薩出版公司兩家的業主都是猶太人。國社黨規定兩公司的猶太人高級職員全數辭退,聽候國社黨支配接任人選。毛薩出版公司於一九三三年七月重受壓迫,藉口債權人催索借款而宣告停業清理。同年七月內政部發表外國報紙禁止入境者共二九一種。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報紙先後停刊。國社黨為易於統制全國報紙起見,特組織全國報界聯合會,由國社黨派員主持之,並在政府方面添設宣傳部。由國社黨理論中心人物高貝爾為部長。一九三三年十月四日頒布新出版法令,其要點:各報館總編輯之聘用,須在記者登記表內選擇之或經過審查合格者,條件如下:(一)能力證明。(二)尊敬國社黨的事蹟。(三)純粹為日耳曼人,連同其妻。(四)編輯方針應避免損及德意志的團結力量。不論對外或對內曾有愛國心之表現者。(五)禁載文化,經濟,宗教及一切違反德意志的尊嚴與榮譽事件。最後規定言論自由的範圍及記者職業地位的保障。宣傳部長高貝爾曾經對於此項新出版法令加以解釋云:『言論自由的原則,全世界已經否認,故其本身缺乏力量。自由應有限制的範圍。自由二字已經與人民的權利義務及國家的政策發生衝突。德意志的報紙應該如何主張保衛國社黨為第一要義。此層凡全國報紙的編輯人應照此目標做去,』

四

現在開始討論社會主義蘇聯的出版法。蘇聯是不承認法律有最高的價值,所以對法律並不十分尊重,亦不以為法律超過政治的權力。故蘇聯的法律只認為政府機關在施行其政治權力之一種技術上的工具。列寧曾言:『狄克推多制度在科學領域內只有權力,權力不是法律或一切規例所能約束的。狄克推多承認祇有權力高於一切。』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列寧起草的蘇聯初憲公布,即根據同年一月十六日所發表的勞働革命宣言為憲法的總綱。蘇聯政府覺得勞働革命宣言的時代重要性超出一七八九年法蘭西自由主義大革命的人權宣言,因勞働革命宣言既不規定自由項目,亦未敘述人權或物權的原則,可知範圍的寬大,未有任何限制條件。蘇聯初憲的第二節,說明勞働革命宣言中的個人權利問題。憲法第十四條云:『為保障勞働階級,表示意思的自由,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廢除一切依賴資本性質的報紙。政府給予勞工或農民階級各種技術及物質上的用品足以應用於出版報紙,書籍及其他各種印刷事業並保障全國言論自由。』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五日蘇聯革命政府成立,人民委員會頒布出版法令,對於報紙在特殊狀態時得施行臨時緊急處置。至十二月初旬設立革命裁判所,受理報紙反對革命案件。舉凡一切不正當的言論,革命裁判所即令其停刊。幾度開審都為反革命派的報紙有企圖顛覆政府或煽動群眾的言論,由革命裁判所判決治罪。至一九一八年三月該革命裁判所宣告解散,所有報紙案件移交普通

法庭依據正常法律手續辦理。私人報紙仍許出版。至一九一八年八月八日蘇聯政府始正式宣布取締私人經營的報紙。出版事業完全屬諸國有。一九一九年又組織出版委員會專門指導全邦出版及印刷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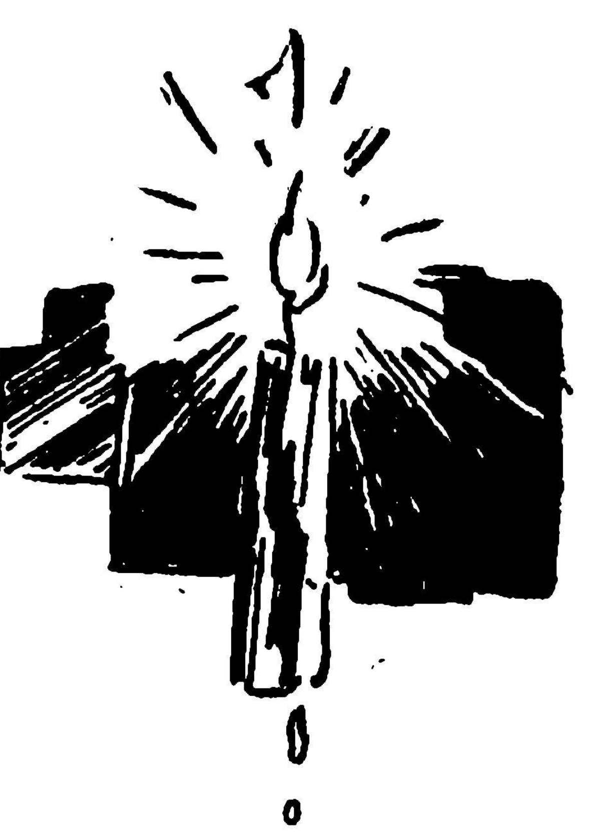
五

一九二一年春，蘇聯政府變更經濟政策，施行所謂『新經濟政策。』蘇聯人民生活有若干部份已經加以改善，因之報紙方面亦隨之變動。十二月十二日人民委員會所頒布新出版法令中已有許可私人經營報紙及書籍的規定，由出版委員會監督之。惟事先須請求准許出版後方可營業。關於書籍屬於學生課本仍歸國家所有。一九二二年六月六日人民委員會指令組織文化事業指導委員會，其目的在執行較有系統的管理一切出版物。此爲全邦最高統制一切出版事業的機關。各部職員亦有政治警察擔任者。總機關設在莫斯科。服務人員據一九二五年統計報告有一百十人。其辦事細則第七項云：在蘇聯境內各種出版物，禁止一切政治意識與社會主義發生矛盾及反革命派攻擊蘇聯政府或共產黨的論著。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第三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凡關於政治意識應集中於出版委員會所定的方案。除共產國際共產黨政府公報，政治訓練部刊物，莫斯科新聞報（Isvestia）及科學研究院報告外，其餘均受文化會監督，並由文化事業指導委員會編製查禁刊物一覽表。倘出版人不遵守命令，文化會即將出版人拘捕，送交政治警察部處置。政治警察亦得要求文化會取締反動刊物而未曾列入表內者。

凡私人經營的出版事業不許接受廣告，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出版新法令再作一度申述，惟合作社的刊物所登廣告不在其例。新刊物出版須先請求許可證明書，該項證明書不能轉讓，出售或承繼。印刷機關及各種印刷品的購置或出售亦須由政治警察先行查驗。因該項物品屬於國家所有，私人不能擅自處置。各種出版品雖依照合法手續辦理，但亦常有此地許可而彼地不允通融者。在組織嚴密的制度之下，蘇聯境內絕不容許有反宣傳的刊物存在。

六

狄克推多制度國家的出版法中雖未有檢查制度的規定，但報紙本身的經營由國家保留專利權。此層在新聞報道的立場言之，言論與內容一切的記載已完全失去其報紙的意義，不如稱爲政府公報，較爲適當。新聞記者爲政府的公務員亦爲狄克推多制度下的新產物。在蘇聯的出版法中，關於工人與農民向報館投稿，視爲與警察及法官服務社會爲同樣應盡的義務。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最高法院公布凡洩漏著作人的通訊地點及其眞實姓名與洩漏政府機密同等罰則，並規定蘇聯新聞記者與政府公務員同受刑法之保護。蘇聯新聞記者在法律上有特殊的地位，實爲國有新聞事業的特點，給予吾人一種新的印象。



馬來亞與中國歷代關係

廖綱魯

馬來亞與中國的關係，中西學者，都遠溯在周秦以上。據馬來人歷史學家蘇里亞特拉氏曰：『馬來人係華人的後裔，當距今約二千五百年時，東印度羣島上的人民，除生蕃外，居者甚少；迨後華人由安南航海來爪哇島，聚居於海濱一帶，生番因智力不及華人，遂被迫於深山中，而華人來者日衆，且皆男子，遂娶生番女而產生棕色人種，是卽今之馬來人種的由來。迨後人口日繁，遂繁衍於今日之馬來亞一帶』。據猶太教士說：『馬來人是馬楼的兵士娶了安南的土番女子而產生的後裔。』荷蘭歷史家某，亦同有此說。（見南洋研究第二卷第五號）又據拉伯克里 Terrien de perie: Western Origi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P.386 說：『在西歷紀元前四二五—三七五年間，周威烈王時，由古代巴比倫人所佔之愛瑟洛（Evythroed）以達中國東海岸之海上貿易，既完全操於印度航海者之手，印人大都由馬六甲海峽經蘇門答臘及爪哇之南以來中國海岸，而輸入印度洋與波斯灣之真珠等物。』（自羽溪了諦西域之佛教轉引）彼能由馬六甲海峽而來，我當亦能由馬六甲海峽而往，是則華人之足跡，已達於馬來亞可知，這可見馬來亞與中國發生關係，是很悠久的了。不過這些史實，還沒有確切的證明，當不能據爲典要，讀者知有此說可耳。又據第九世紀時的阿拉伯人的遊記，謂「中國商船在第三世紀時，已至檳榔嶼，第四世紀時，漸達錫蘭島，至第五世紀，更由錫蘭以達波斯灣。」這段記載比較可信。我國史乘雖沒有明白的記載這段事蹟，却可從旁的事實來證明。漢書地理誌載我國驛使往南洋，已至都元國，邑盧沒國，諶離國，夫甘都盧國，黃支國一帶。按都元國在今法屬安南，土名會安鋪，安南舊名沱瀼，地圖西文作 Touran 古代殘城，至今尚有遺蹟存在；新唐書南蠻傳眞臘條下之乾陀洹，亦卽此地也。邑盧沒國在今法屬柬埔寨西岸，由 Kamput 地角起至柬埔寨地角止。夫甘都盧國在今暹羅屬克拉（Kra）地峽。諶離國在今何地，雖不可攷，然以漢書地理志有自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

一語證之，則可斷定在馬來亞的東岸無疑，以音擬之，或即今帳篷(Chempon)黃支國在南印境內 Conjeveram 附近，(詳見溫雄飛南洋華僑通史) 由這一段來證明，則華人足跡之達馬來亞信而有徵者，當更遠在第一世紀之初頁，非僅在第三世紀當我魏晉間矣。至若明白見諸我史乘上者，則概自梁代始。以下則請歷代分述之。

梁　梁時，馬來半島上的柔佛部，已為當時貿易的中心，與中國往來者，頗不乏人。據我國史籍所能考證者，當時有兩國。第一是頓遜國。吳丹陽太守萬震的南州異物誌及泰康吳時外國傳諸書，皆曾言及此國，然未詳述與中國通商的事實。(見太平御覽藝文類聚諸書) 據梁書諸夷傳謂：「其國在扶南三千餘里，在海埼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東界通交州，諸賈人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考其地位，當在今柔佛部。(按新嘉坡古名 Tamasak 見 British Malaya，與頓遜音近) 梁書言諸國：「往還交易，其市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珠貨物，無所不有，……」由這些記載，很可以看出當時中外商人麕集於此地的盛況了。第二是丹丹國。據北史婆利傳謂：「此國在赤土南，」當在今馬來亞吉蘭丹地，其國於中大通二年(西元五三〇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主至德仁治，信重三寶，佛法興顯，衆僧殷集，法事日盛，威嚴整肅，朝望國勢，慈愍蒼生，八方六合，莫不歸服，化鄰諸天，非可言喻，不任慶善。若暫奉見尊足，謹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軀，并獻火齊珠吉貝雜香藥等。」梁書諸夷傳亦謂：「其國於大同元年(西元五三五年)復遣使獻金銀、瑠璃、寶香藥等物。」這可見中國不僅商業勢力在此時已浸入於此地，即政治勢力亦已達到此地了。

隋　到了隋代，馬來半島北岸有赤土國，為前籍所未見的，自是也來通中國，這可以說是隋代一大事。據丁謙考證，其地在今馬來半島的巴大年、吉蘭丹、丁加奴等部地。考隋書文獻通考諸籍，皆謂：『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其地土色多赤，故名。東波羅剌，西婆羅娑，南訶羅迦，北距大海，地方數千里，王姓瞿曇，居僧祇城，人皆穿耳剪髮，以香油塗身。俗敬佛，尤重婆羅門。煬帝即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西元六〇七年)主事常駿、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日遇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詣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修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吹蠡擊鼓樂。隋使進金鎖以纜船，月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并致金盤金花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為盤，其大方丈，因為駿曰：「今是大國臣，非復赤土國矣！」後數日，請駿等

入宴儀衞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床，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之飦，牛、羊、魚、鼈、豬、瑇瑁之肉百餘品。延駿升床，從者於地席。各有金鐘置酒，女樂迭奏，禮儀甚厚。遣那邪伽隨貢方物，並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爲多羅葉隱成文以爲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旣入海，見綠魚羣飛海上。浮海十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循海北岸達於交趾。駿以明年春與那邪伽於弘農謁帝，帝大悅，授駿等執戟都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這可見我國使節，於此地備受優禮矣。更可見我國聲威，於隋代已遍被此地矣！苟非然者，曷克臻此！

唐

唐時馬來亞與我有直接關係而又見於古籍者，厥惟三國：第一是前代之赤土國，通考載其國「於總章二年（西元六六八——六六九年）遣使者與環王使者偕朝，」按環王國在今交趾之南，秦爲林邑，漢爲象林，屬日南郡，至唐稱環王，又名瞻波，宋爲爲占城，唐時其國都在今安南龍海廣平之北，約當北緯十七度三十分（見徐之圭華僑史）赤土朝貢中國，道必經環王，順便邀之，當亦信事。第二是單單國，卽梁代之丹丹國也，隋代已中斷朝貢，自是復來。新唐書謂：「單單王姓刹利，乾封（西元六六六——六六七）總章時，兩獻方物。」第三是訶陵國，爲我國人士前往者，最著者爲唐僧義淨，其所著南海寄歸傳載：「自佛逝國東水行四五日到訶陵國，南洲中之最大者。」按温雄飛南洋華僑通志謂：「佛逝與訶陵實相隔一衣帶水，同在馬六甲海峽之內，由其東行，則其地自然在今馬來半島，約當今霹靂（Perak）或吉打（Kedah）附近，故當時赴印諸僧常慜、明遠、會甯、雞貴，皆先之訶陵。」藤田豐八島夷志略校註謂佛逝有二，皆在今蘇門答臘，與上文擬之，頗相吻合。南海寄歸傳又載：「又五日行至海峽，番人謂之質，南北百里，北岸則末羅越國，南岸則佛逝國。」以末兩句海峽之南則佛逝——卽蘇門答臘，北岸則末羅越——卽末羅瑜，馬來亞音轉證之，此海峽卽馬六甲海峽也無疑。且「質」爲馬來語之石叻（Selat）譯言海峽也，現今之星加坡華僑亦名之爲石叻者，非緣此而來也耶……此有唐一代我國與馬來亞之略歷也。

宋

在宋代馬來亞與中國發生關係者，據史籍所載，有丹眉流，佛羅安諸國。丹眉流卽諸蕃志之單馬令，桂海虞衡志之登眉樓，在宋時爲三佛齊之屬國。通考謂其國於：「眞宗咸平四年（西元一〇〇一年）國主多須機遣使打古馬，副使打臘判官皮泥等九人來貢木香千斤，鍮鑞各百斤，胡黃連三十五斤，紅氈一合，花布四段，蘇木萬斤，象牙六十一株。召見崇德殿，賜以官帶服物，及還又賜多須機詔書以敦奬之。」事林廣記又謂其國於：「寧宗慶元二年（西元一一九六年）進金三埕，金傘一柄，按諸蕃志云「凌牙斯國自單馬令風帆六晝夜可到，亦有陸程。」又云：「佛羅安國自陵牙斯加四日可到，亦可遵陸，其隣蓬豐（卽今彭亨 Pahang）登牙

儂（卽今丁加奴 Trengganu）吉蘭丹」（Kelantan）據此則單馬令及佛羅安與凌牙斯，皆有陸可通。而佛羅安國與蓬豐諸地爲鄰，則單馬令在今馬來半島區域可知。或卽今彭亨部北境以淡比領河（Tembeling R.）得名之淡比領地也。

元

到了元代，我國與馬來亞的關係更密切了，除政治關係以外，商業上的關係，也非常頻繁。島夷志略謂：「丹馬令貿易之貨，用甘理布、紅布、青白花碗之屬。」周致中異域志卷下謂：「其國有酋長無王，宋慶元間（一一九五——一二〇〇年）進金五罐，金傘一柄，元求其利不至。」此與事林廣記所載略同。島夷志略又謂：「有彭坑者，卽明一統名山藏之彭亨，諸蕃志三佛齊屬國之蓬豐是。其地田沃，穀稍登，氣候半熱，有酋長，地產黃熟香，頭沉，速，打白香（藤田豐八謂打白卽樹膠）腦子，花錫，粗降。其貿易之貨，用諸色絹，闍婆布，銅鐵器，漆，磁器，鼓板之屬。諸番志謂有：「吉蘭丹者，宋時三佛齊屬國。」（吉蘭丹世祖本紀作急蘭亦帶，外國傳作急亦解，玆從桑原隲藏蒲壽庚考說。）世祖本紀謂其國於：「至元二十三年（西元一二八六年）遣子弟上表來獻，並貢方物。」島夷志略謂：「其地勢博大，山瘠，田少，夏熱而倍收，氣候平和；風俗尙禮。民煮海爲鹽，織木棉爲業，有酋長。地產上等沉、速，粗降、眞香、黃蠟、龜筒、鶴頂、檳榔。有小港，索邇極深，水鹹，魚美，出花錫。貨用塘頭市布，占城布，靑盤、花碗、紅綠焇珠，琴阮，鼓板之屬。」又有丁家盧者，亦卽諸蕃志三佛齊屬國之登牙儂，元史之丁呵兒。世祖本紀載其國於：「至元二十三年（西一二八六）來貢方物。」島夷志略載：「其地山高曠、田中下，民食足。春多雨，氣候微熱。風俗尙怪。其酋長勤儉守土。地產降眞、腦子、黃蠟、玳瑁。貨用青白花磁器，占城布，小紅絹，斗錫、酒之屬。」又有龍牙門者，島夷志略謂：「門以單馬錫番（卽 Tamasak，新嘉坡之古名。）兩山相交若龍牙，門中有水道以間之。（藤田豐八謂或卽新嘉坡舊硤 (Governador)）其地田瘠稻少，氣候熱。四五月多淫雨，俗好刼掠。昔酋長掘地得玉冠，歲之始，以見月爲正初，酋長戴冠披服受賀，今亦遞相傳授。男女兼中國人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繫青布絹。產粗降眞斗錫。貿易之貨，赤金，青緞，花布，處磁器，鐵鼎之類。蓋以山無美材，貢無異貨，以通泉州之貿易，皆剽竊之物也。舶往西洋，本番置之不問；回船之際，至吉利門，舶人須駕箭棚，張布幕，利器械以防之。賊舟二三百隻，必默來迎戰。數日，若僥倖順風，或不遇之；否則人爲所戮，貨爲所有，則人死係乎頃刻之間也。」按此剽竊橫行戮殺無忌之區，我華僑猶多冒險出入居住於此，則其他風俗淳樸平靖無事之馬來亞各地，必益爲吾國僑民麕集之所，當必無疑。此外尙有蘇洛鬲者，據藤田豐八謂卽吉打國，舊名 Srokam，島夷志略謂：「其地田瘠，穀少，氣候少暖，風俗勇悍。民煮海爲鹽，有酋長。地產上等降眞，片腦，鶴頂，沉，速，玳瑁。貿易之貨，用青白花器，海巫崙布，銀，鐵，水埕，小罐銅鼎之屬。

明　明代以鄭和奉使經營南洋者六次，明之聲威，由是遠震，而馬來半島與中國之關係，亦因此而愈密切。時半島諸國隸屬中國者有滿剌加，彭亨，吉蘭丹等地；即柔佛，九州山等地，國人亦有踪蹟焉。馬歡瀛涯勝覽謂：「滿剌加舊不稱國，因海有五嶼，遂以名之。國無王，止有頭目，爲暹羅所轄。」按馮承鈞考證，即今之馬六甲(Malaca)其說良是。據明史、廣東通志、東西洋考諸籍所載，謂其國於：「永樂元年（一四〇三年）十月，成祖遣中官尹慶使其地。慶至宣示威德及招徠之意。其酋西利八兒速剌（明史原作拜里迷蘇剌，實誤，此據東西洋考及朝貢典錄改）大喜，遣使隨慶入朝，貢方物。三年（一四〇五年）九月至京師，帝嘉之，封爲滿剌加國王，賜誥印，綵幣，襲衣黃蓋。復命慶往，其使者言王慕義，願同中國列郡，歲效職貢，請封其王爲一國之鎭。帝從之，製碑文勒山上，幷綴以詩。（文詳明史時見明詩綜）慶等再至，其王益喜，禮待有加。五年（一四〇七）九月隨使入貢。七年（一四〇九）命中使鄭和賜銀印冠服，從此不復隸暹羅矣！九年（一四一一）嗣王拜里迭蘇剌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人，來朝，幷貢方物。賜妃八兒迷速里，及子姪陪臣文綺紗羅襲衣各有差。八月，賜黃金相玉帶儀仗鞍馬，幷賜王妃冠服。九月辭歸，賜宴奉天門，幷賜勅勞王，（勅文詳東西洋考卷十一）副以金相玉帶、儀仗、鞍馬、黃金、白金，鈔、錢、綿羅、紵緞、……多種。（詳廣東通志）十年（一四一二）夏，其姪入謝。及辭歸，命中官甘泉偕往。旋又入貢。十二年（一四一四）王子母幹撒干的兒沙來朝，告其父訃。即命襲封。嗣後，或間歲入貢以爲常。十七年（一四一九）王亦思罕答兒沙嗣，更率妻子來朝。言爲暹羅所侵，惟陛下卵翼之。上爲降詔暹羅王，無開兵隙。暹羅旋，遣使來謝侵伐之罪。滿剌加所得保境息肩者，皆中國賜也！二十二年（一四二四）王西里麻哈剌來朝。至宣德六年（一四三一）復遣使者來言，暹羅謀侵本國，王欲入朝，懼爲所阻；欲奏聞無能書者，令臣等三人附蘇門答臘貢舟入訴。帝命附鄭和舟歸國。因令和齎敕諭，責以輯睦鄰封。八年（一四三三）王率妻子陪臣來朝，抵南京，天已寒，命俟春和北上；別遣人齎敕勞賜王及妃。洎入朝，宴賚如禮。及還，有司爲治舟。王復遣其弟貢駝馬方物。時英宗已嗣位，而王猶在廣東，賜敕獎王，命守臣送還國。正統十年（一四四五）其使者請賜王息力八密息瓦兒丟八沙護國敕書及蟒服傘蓋，以鎭國人。又言王欲親詣闕下，從人多，乞賜一巨舟，以便遠涉，英宗悉從之。景泰六年（一四五五）速魯檀無答佛哪沙貢馬及方物，請封爲王。詔給中事王暉往。已復入貢。天順三年（一四五九）王子蘇丹芒速沙請封。遣使册封爲王。」自是以後，朝貢中絕。世法錄謂：「成化十年（一四七四）給事中陳峻……誘其王入貢。十四年（一四七八）復因其嗣王馬哈木沙請封，命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亨往册。進抵洋嶼，遭風溺海死。爾後遂罷封使。又謂：「正德中（一五〇六——一五二一）其國

被佛郎機（實荷蘭之誤）仇殺其王蘇端媽末，（即馬哈木沙，蓋Muhammad Sah與Sultan Muhammad 殊不異也，（參看馮承鈞蘇門答臘古國考序）見逐，退體坡堤，兵去復國。……嘉靖初（一五二二—）復遣使貢方物，給賞如例。」明史外國傳謂：「自嘉靖以後，佛郎機強，舉兵侵奪其地……滿剌加竟爲所滅。」（按滿剌加於正德六年（一五一一）爲葡萄牙所奪，此或明史有誤。）名山藏謂：「此國在明代爲西南洋交通孔道。永樂初，中使自閩中至其國，由是而達西洋古力里士國。分踪徧往支柯、丹拐、葛剌、普忽讓斯等處。迨其返也，咸於是聚焉！蓋諸番之會也。」世法錄又謂：「此國物價，視華五倍，嘗遣人來中國沿海招人前往貿易。嘉靖二十七年（一五四九）杜汝楨奏：「滿剌加番人，私招沿海無賴往來販鬻」故此國多中國移民。明史載其國人「男女椎髻，身體黝黑，間有白者，唐人種也。」蓋紀實也。黃衷海語謂：「其俗禁食豕肉，華人流寓，或有食者，輒見惡，謂其厭穢。」此則風尙不同耳！其次則吉蘭丹國，明史作急蘭丹，即今之（Kelantan）也。明史外國傳謂：「永樂九年，其王麻哈剌查苦馬兒遣使朝貢，十年命鄭和齎敕獎其王，賚以錦綺紗羅綵帛。」復次則柔佛，明史謂其地近彭亨，一名烏丁礁林。據丁謙考證，烏丁礁林，乃其種人名，非國名也。明史謂：「華人販他國者多就之，或巡至其國。」東西洋考謂：「我舟至止，都有常輸。貿易祇在舟中，無復鋪舍。」此外尚亻　州山，即今之森美蘭（Sembilen）蓋馬來語之Pula，此云島也。其 Sembilen 此云九也。（梁啓超鄭和傳）費信星槎勝覽謂：「永樂七年，正使太監鄭和等差官兵入山採香，徑有八九尺，長有八九丈者六株。香清味遠，黑花細紋，其實罕哉！番人張目吐舌，悉皆稱讚天兵力最最之神蛟走兎虎奔也。」馬來亞自與中國發生關係後，無論在貿易上政治上都無不日趨密切。甚至自唐代正式朝貢見於史籍後，直到明末，各部亦漸隸屬而承認中國爲其宗主。可是自明末——一五一一年頃葡萄牙佔領馬來亞以後，中國勢力遂漸被擯斥矣。嗣後復淪於荷而轉於英，則中國華僑除於經濟上稍有勢力而外，於政治上匪特無絲毫勢力；即僑居於該地者，亦且受其排斥與虐待焉。

清　清季馬來亞與中國之關係，多在華僑，他則無可述者。清季外交史料七十四載：「新嘉坡華民，十五萬人，富甲各埠，除寓舍公產外，所有實業，華人居其八，洋人僅得其二，每年往來華工又最多；英設華民政務司專理其事，立法尙稱公允。麻六甲檳榔嶼兩處，與新加坡相連，華商店多，生意繁盛。又附屬石鄄河之吉隆埠，卑力國之鎼埠，亦尙知保護華工。華人開採錫者十餘萬人，富至百萬者數人，服飾禮儀，一如故鄉。」又載：「日裏華工，六萬餘衆，來自汕頭等處，先由客帶至新加坡，檳榔嶼，經英官查過，自願傭工者，訂立華文合同，往日裏爲傭．勤奮者年中可餘番銀百餘元，否則不足糊口。工頭以賭傾其貲也；繼以稱貸，第二年復須留工，則返鄉無日。查所

訂章程內載工人有過,准園主送官訊辦,不得私自鞭撻做工。不得過三年之限。滿限後,無論有無虧欠,園主皆應給予川資,不得再留等語。而該園主陽奉陰違,於華文合同內,并不敍明,任意虐待。」尙有最殘酷者則爲豬仔之販賣。南洋社會本昌行奴制,十七八世紀(明萬曆二十九年——清嘉慶五年頃)海上旅行,卽有被盜刼而售於南洋爲奴者。迨十九世紀初年(嘉慶六年——)列強殖民地,在在需人開拓,故招募華工之議以起。此種招募多爲契約工人,卽豬仔之販運,同治間(一八六二)最盛。招工者,以甘言蜜語,誘聒人民,出洋謀生,一切旅費,由彼暫墊,俟到地有職業時,扣還工資。其言殊屬悅耳,貧苦之人,遂爲所動。但一經登舟,景象全非,自由全失。旅途之苦苛,雇主之虐待,直以畜視,故曰豬仔。此項販運,率由祕密黨爲居間人,時檳榔嶼之陳德新加坡梁亞保、麥鈞,皆其著者也。(詳新加坡華僑百年史及 Campbell中國苦力之移殖)此項不人道之貿易,英政府殆陰縱之。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中英訂立招工章程取締豬仔販賣,及光緒三年(一八七七)海峽殖民地政府,限制販賣豬仔條例,皆屬空文。迨民國三年(一九一四)英人乃覺此種不名譽事不可久存,始宣佈實行廢止。我華僑於馬來亞,在近代雖受盡種種苛待,然以歷史悠久,僑胞脅萃,……種種關係,其中亦不無英俊人物,出奇制勝,奪取政權,克服土人,稱雄海外,以增華僑史光榮之頁。除南洋各地外,於馬來亞復得三人焉。(一)葉阿來。來,廣東梅縣人,業泥水匠。同光間與其族流寓於吉隆坡。機警善應事,得族人心,遂爲工頭,聽其指揮者有三百餘人。時吉隆坡尙未闢爲商埠,華僑之留居者,皆從事錫鑛,時與土人衝突。土酋乃下令逐華人。阿來率其族三百餘人與戰,勝之。知其必將報復,乃益購軍械,遣子弟歸國,糾其族萬餘人助戰。鄰村應者亦多,他邑之流寓者並從焉。苦戰數年,卒定吉隆坡,取得其政權。遣員申告於清廷,請兵來守;清廷置不理。英人既忧華僑勢力,又知其無助,乃自新島使脅以威,勸其降順。阿來知不能抗,卒納款焉。英人封爲甲必丹,俾領華事。而與馬來王室定約,成爲保護國。阿來死,英人以其族人阿石繼之。阿石死,葉觀盛繼之,後遂爲英人所廢。至今吉隆坡僅遺一阿來大街之名爲後人憑弔而已耳!(參梁啓超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梁紹文南洋旅行漫記,江亢虎南遊回想記,黃強馬來鴻雪錄諸籍)(二)石郎與(三)卑力之兩寓俠。光緒初(一八七五——)石郎國之吉礱埠(吉礱卽吉隆坡)卑力國之罅律埠(卽壩羅,今名怡保)採錫工人十餘萬。石郎王待之尤苛,華僑與戰,破而俘之,倡首者亦梅縣(嘉應)人。其俾力亦因貪詐起戰爭,爲華僑所敗,削平其地。先是石郎、卑力,(石郎卽沙剌我,今作雪蘭莪;卑力卽霹靂,亦作白臘)本自主小部,至是英人乘我勝後,遽入而伐之,設官於二國,盡奪王權,拔山通道,征收錫烟酒稅,以法部勒華人。華人不能抗,乃勉安焉。今吉隆坡與霹靂(吉礱與卑力)之商務與新加坡、馬六甲、檳榔嶼三地相

表裏，我華僑創立之功也。接吉蘭卑力兩事當亦有主持者，惜未能舉其名耳。（詳南洋華僑殖民偉人傳，據薛福成四國日記及新民叢報）自是以後，人爲刀俎，我爲魚肉，讀南洋華僑殖民偉人傳，不禁感慨唏噓，苟當日有國力爲之後盾，則我諸人者，皆吾國之李加斯比，Legazpt）墨西哥教王受菲力第二遣攻菲律濱者，後爲該地總督）來佛士（Raffles 英人，任爪哇，蘇門答臘，奔古倫等地總督）也！何讓西人專美於前哉？茲再將馬來亞歷代朝貢貿易殖民，表列於後，一作本文結論，一藉以著吾族獨力經營馬來亞之總成績而資比勸盛衰狀況也。

朝代／地名	（一）朝貢表	（二）貿易擴張表	殖民發展表
吳		（通頓遜）	
晉		（中國船曾到檳榔嶼）	
宋	丹丹		
梁	丹丹	頓遜	
隋	丹丹 赤土	丹丹 赤土 吉打	
唐	單單	單單 赤土	（義淨曾經過吉打）
宋	丹眉流	吉蘭丹 丹眉流 佛囉安 蓬豐 登牙儂	吉蘭丹 滿剌加
元	急蘭亦帶 丁呵兒	龍牙門 吉蘭丹 丹馬令 彭坑 丁家盧 蘇洛隔	咭蘭丹 丁咖囉 邦項 舊柔佛 新埠 麻六呷
明	滿剌加 彭亨	柔佛 吉蘭丹 彭亨 滿剌加 九州山	吉蘭丹 丁噶奴 彭亨 柔佛 白臘 石蘭莪 松蓋芙蓉 新嘉坡 檳榔嶼 威利斯霤 麻剌甲
清	吉蘭丹	新埠 舊柔佛 咭蘭丹 邦項 丁嗉囉 吉德 麻六甲 尖筆蘭 沙剌我	華人來居馬來亞全人數之三分一、此日後月盛增
備註	一、此表於歷代異名同地各係本條之下。 二、此表可見盛衰之蹟。	一、清代貿易，指海禁未開而言，根據海錄及瀛寰志略。共書成於嘉道間。 二、歷代朝貢國皆通貿易，故系載之。 三、自唐以後，凡通貿易地，即有僑居者，故此亦可作殖民發展觀。	一、此表以諸書所載，確有僑民居住者爲限，自有遺漏，當與第二表參看。諸書只言國名，未分析各地，故古一地名實當今多地，宜活看。 二、清末據東南海島圖經，共書成於光緒二十年。

蘇俄的戲劇

徐叔陽

在蘇俄，顯然的又有一種新動向，這動向，不是關於政治的，而是屬於戲劇的。一九三三年，這種動向就已萌蠕着，直到一九三四年，它才算是完全成熟而實現。這動向，也可以說是這運動，一種向外宣傳的戲劇運動，算是成功了，並且在同年九月裏成立了一個戲劇節。

同時，蘇俄的國際文化協會，因爲要與外國的文藝界溝通聲氣，並使他們明瞭蘇俄的劇壇近況起見，遂籌備了一個戲劇運動大會。大會的工作，便是在莫斯科的各大劇場上演國內外的名劇，並邀請外國的戲劇界，導演界，文藝界，以及批評界各專家前往參加，並予以批評。大會開幕於一九三四年的九月一日，會場是在莫斯科的布爾雪娃劇場。自九月一日至十日間，在莫斯科的各大劇場輪流上演蘇俄的外國的各種名劇。如本國大文豪高爾基的「蒲雷曹夫，」司拉文的「干涉，」鮑洛廷的「伊古兒王子，」英國大戲劇家莎士比亞的「第十二夜，」法國小仲馬的「茶花女，」以及挪威易卜生的「娜拉」等。此次前往觀光的外國文藝家，戲劇家，導演家，和批評家約有四百餘人，頗極一時之盛。每天晚上，他們在劇場裏觀光蘇俄戲劇家所表演的各種名劇，他們欣賞，他們批評。同時，各國的輿論界也都對於蘇俄這次的戲劇運動加以好評與讚美。

這是蘇俄的戲劇在舞台和演出方面的活躍與動向。

關於名劇作的選輯與研究，全蘇俄的劇作家也都有着極大的努力，尤其是對於劇作的內容方面，他們全都提出了許多新的意見和改進的新主張。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也是值得我們來介紹和研究的。

記得是在一九三四年的秋季裏蘇俄會舉行了一個全蘇俄的作家大會會議中對於戲劇方面的，尤其是關於戲劇內容部分的，各作家會經起了一次強烈的論戰。

論戰中的主要角色是基爾勛，基爾波丁，波果定，阿脫爾斯脫義，和阿芬納格洛夫等。基爾波丁敍述出新的戲劇的人物是樂觀的英雄，他們自己命運的主宰者。波果定希望劇作家們能夠更廣汎的實驗新的形式與題材，「我們應該學會游泳來代替在岸邊涉水。」基爾勛強調着戰勝寫作技巧的這種價值。阿脫爾斯脫義却喊着劇作家，演員與觀衆集體的來解決戲劇上的各種問題。討論裝置，對話，時間的一致及觀衆的反映。阿芬納格洛夫也對劇作家叫着集中「將來的」劇作中的社會主義人的「新的感覺。」

基爾勛在「將社會主義和現實主義放進劇本寫作裏去」這題目的報告中，首先他就詳細的描繪在資本主義的國家，尤其是在法西斯蒂德國中文學的悲慘情形，進而概括的又述說了一些關於蘇俄戲劇的工作問題，成功與缺點，特別着重於性格這問題上。最後基爾勛又提出了一個問語：「在一種美滿的，完全的，和純藝術家的態度裏新的藝術家想去敍寫現時代與其英雄們的行動是可能的麽?」對於這個發問，當時便有許多的作家和批評家認爲是不必需，因爲這個事實的實現是缺乏可能性的。他們聲辯的理由是：「現今的生活對於藝術家去觀察是變動得太快了，因此他們是很難如願的去抓住他們所要想寫的生活中的珍貴事象。當然，新的藝術家們要想去敍寫現時代與其英雄的行動也不能例外。」但是，在這裏却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便是這些作家和批評家們，他們根本就忘記了所有這些速度和變革是爲那個不變的，不偏的線，指導的全線，在馬安里斯學說的基礎上指導着的，形成着的。在一個國度裏的事情不是紊亂的，不是不調整的，偶然的事情，却是歷史進展的內在的法則的表現。這些法則是放在所有事情的基礎上面的，而是一種合理的法則，一種科學的法則。

跟着，他們的論點便卽轉到描寫新的英雄的困難這問題上來。當時基爾勛的議論最值得我們的注意，他說：「我們國家要使一個人的個性成長是可能的，而且有最大的可能。在布爾喬亞的世界裏，這樣的人是被壓制着的，以此他的工作的基準，解釋在社會裏他的地位，是他所有的金錢的總計。在社會主義共和政治中，人是以他的性質來裁判，人可以依照他的願望絕對的自由發展他的意向和智能。社會主義不把人性改變成暴性，但相反的却給了每個人以很充分的機會去顯示他個人的特性與智能。那只有當你設想社會主義是一個兵營的時候，你能夠希望社會主義藝術介紹出一種被壓制着的人當作在社會主義時代的英雄的模型。但是，我們有許多特別的典型，而且他們是戲劇生產中的一些

標本的典型。例如，產業工人，偸懶的工人，優秀的和不良的集體農民，富農，機會主義者，和官僚等。」同時，他又說：「如果我們敍述一個某某黨員，就不能把他一個人來代替全體，但可以顯示已知的某某黨員，如說，彼德洛夫或伊凡諾夫。在黨裏有千百萬的人，但他們每個人來參加黨，都是以不同的道路前來的。不同的道路而不是一種標準的道路。以他們自己的道路，以他們自己對於黨員的行動與職務的理解才參加黨。在黨的學說與教義中的基本事情是同一的，但是，每個黨員必有他自己的，個人的特異的性格。在我們的劇本中，我們集中注意於整體，這是描繪了每個黨員的性格，完全的忘記了這種性格應該透過英雄的特殊情形而顯露出來。因此在蘇俄戲劇的製作中，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對着眞的實地豐富的性格而鬥爭。」

阿脫爾斯脫義在「論劇作」這題目的報告中，曾說到新的人類的典型，無疑的，在這十七年裏是有進步的，但不僅那種典型仍然沒有清楚的在文學中反映，就是對於那些新的人類，也還有許多人沒有清楚的認識。在這裏，阿脫爾斯脫義提起了文學中新的英雄還問題到更高的水平，到它眞實的辯證的創造進程的水平，反映不出行動的英雄，而且還得幫助着去創造他們。例如：巴爾札克，他是從法國大革命以前的布爾喬亞社會的渾沌裏出來的，但是，他却能捉住而且能敍述那十九世紀的新人物。阿脫爾斯脫義說：「文學侵入羣衆的心理去找尋新的人物所散布着的原素，而把他們在典型的方式裏歸到羣衆中去。」同時，阿脫爾斯脫義以爲凡是劇作家，他們都應該知道劇場，就如從前那些偉大的劇作家所做過的一樣，去認識他們所寫的那些劇場，導演家和演員。在他們寫作的時候，在心裏應該有一個特殊的演員浮現着，看他的臉，聽他的聲音，以及他舉手的姿勢。他們應該密切的研究劇本的結構，佈局和對話的種種藝術。他們不僅應該把他們自己和劇場的關係密接，而且還要對一切的觀衆，「因爲蘇俄的觀衆羣已經厚了，並且都圍集於麥爾普音和台里亞的門前：我們已經帶着我們的食糧，我們的熱情，我們的愛，我們的恨，以及我們所有的樂觀，來共同建造這個新世界。」是的，在這裏我們應該相信羣衆的不能止的創造可能性，就如阿脫爾斯脫義氏所相信着的。

此外，會議中對於戲劇問題的討論和新的報告還很多，因爲它比較不十分重要，所以，在這裏也不必一一細說了。

現在，我們可以來談一談關於蘇俄在一九三四年所選輯的劇作的情形。

顯然的，在一九三四這一年內，蘇俄的新劇作產生，也是有着極飛躍的發展，無疑的，這是因爲一九三三年所召開的組織委員會第二次總會以戲劇爲主要的問題，而給予各劇作家以直接的刺激的原故。這一年內所收集的戲劇作品不下一千二百餘篇，但

被選出來的，却只有基爾相的「巧妙混合金」高爾伊琪克的「艦隊全滅」嘉蘭的「夏哈娜梅」盧曼綏夫的「戰士」以及珂琪爾卡的「鐘表匠的牝雞」等五篇。

這種悲慘的結果，也許是作者還沒有把他們眞正的靈魂放進現實裏去，放進現時代生活的體驗裏去的原故，因爲他們沒有眞摯的生活，沒有深刻的對於事物的認識，所以他們才沒有眞摯的文學藝術品產生。但無論若何，他們總都是在爲藝術而努力，爲藝術而奮鬥的，我相信他們如果不斷的這樣繼續努力下去，他們一定會成功，一定會成功的！

這個事實，也就是告訴我們，一個民族共和國的文學和藝術，是如何的在一種困難的環境裏生長，而許多的作家也都在一條黑暗的狹道上摸索着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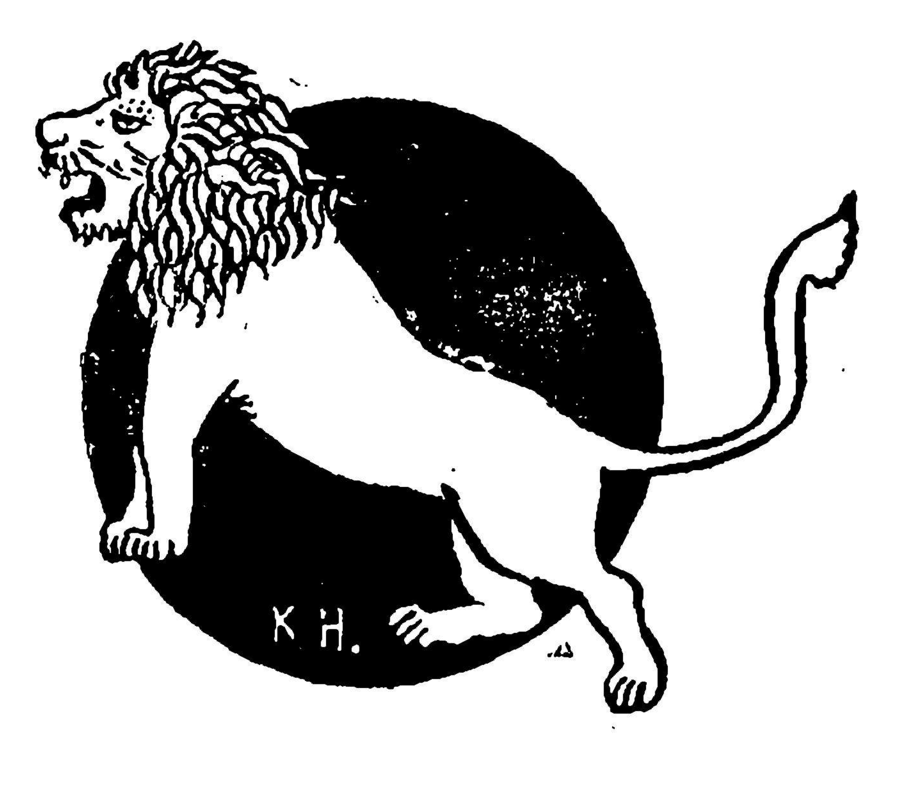
總之，在我們的想像中，蘇俄的戲劇文學，在它的生長與演進的途中，是非常有希望的。

以上，是瑣碎而片斷的敍述了一些蘇俄的戲劇，不過，無論若何，蘇俄政府在他們的一貫的目標下，是繼續着向前進展的，不管他們在政治上的主張是怎樣，可是有計劃的施行着文藝政策，這不獨在文藝的本身上可以獲得到利益，就是對於政治的效能，也可以幫助它發揮得更大，這是値得我們來介紹的，也是値得我們來研究和惕勵的。

齊天樂（春雪一）

彭家述

東風吹得陰晴乍，春來舊愁堪剪。雁字排雲，鴿聲喚霰。四壁嬌寒侵眼，蕪宮廢苑，看圭璧，方圓。絮鹽飄散，匝地瓊瑤，美顏酡帶玉光顫。　扁舟乘興有幾？笠翁絲綸下。漁意何限？翩翩青陽遲遲白晝，挑菜歸來恨晚。溶溶水淺，待流入江中，認他同伴。瘦却山腰、踏青期距遠。



意象主義論（下）

孫席珍

三　意象主義的詩歌

意象主義差不多純粹是一個詩派。隸屬於意象主義的作家們，平時除了談詩和做詩以外，很少注意到別種藝術上去。他們幾乎以爲詩就是職業，詩人就是職業家，這是說，至少他們在詩的修養上是很專心並且很刻苦的。

那麼，據他們看來，詩究竟是什麼呢？關於這問題，夫勒却曾經提出了一個答案。他以爲「詩是把意象放在有節奏的文字中用以激起讀者的情感的」但他的話也尙有未足。如上節所述，他們認爲意象只是一個具體的東西；依他說，豈不是只要把任何具體的東西表現在詩中便都可以算是意象詩了嗎？當然不是的。於此，羅威爾曾經有所補充。她說：「詩人必須常常找尋新畫景，纔能使讀者感到活力的思想。」因此，他們力說作詩必須避忌那種已爲前人用疲了的藝術店存貨，而應另外去找尋新的意象。例如：

日落（Sunsets）　亞爾亭頓

夕暮之白色的身體
分裂成爲緋色，
又砍又鑿又烤
而成爲朱紅，
並且諷刺地懸杷了
霧靄之花環。

這是新的意象——我們讀了這詩，眼前便有一幅新的畫景呈現

出來。又如:

意象(Image)之五　亞爾亭頓

紅色的鹿兒高高地在山上,
牠們在那最後一排松樹外面。
我的願望也跟着牠們跑了。

燦爛(Irradiations)之十八　夫勒却

青,褐,青——天,砂,海——
我的胸襟也擴展到無邊。
我將跑徧這無涯的海灘,
我將對這飛散的水沫呼嘯,
我將用手指觸着天空。
我的喜悅正像這些砂一般——
我讓牠從我手裏滑出去。

從這短短的兩首詩中可以看出意象是怎樣地被運用着——個人的情感和外界的事物怎樣錯綜地被表現了出來。又如:

十年(A Decade)　羅威爾

當你來時,你好像紅的酒和蜜,
你的甘味燒灼了我的嘴。
如今你是像早晨的麵包,
還渾而快啊。
我眞不願嘗你,因為我已知道你的滋味,
但我却完全受着滋養了。

這詩表現婚前婚後的心情之轉移,表現方法是全新的。人們在婚前的戀愛時期總覺得熱烈而甜蜜,一經結婚以後,那種熱烈和甜蜜的感覺便會逐漸地消失,但事實上在結婚生活中却正「受着滋養。」這詩在寥寥數語中,表現出了這種複雜多變的心情,眞可以算得「提供出一個理智的和情緒的複合物」了。

意象主義的詩,以感覺新穎,聯想新奇著稱;從上列諸詩中,也可以看出一點來。現在為了證明這個論點起見,特再斷片地摘舉幾個更確當的例:

你的手臂像船桅底下的美少年,
顏容像有光的河流。(勞德)

你是美麗而憔悴,
正像彈奏在豎琴上面的
一闋古老的歌調;
或像一間十八世紀的閨房中的
閃耀着陽光的絲綢。(羅威爾)

對於我，你是一個
在蒼白的空際的玫瑰黃的月光，
當落日現出黯淡的紅色
而隱在樹枝間的濛霧裏的時候。（亞爾亭頓）

我願我能穿過朱門，那裏我能
解除我的羞恥像脫在門口的鞋，
解除我的苦痛像脫掉衣裳（勞倫斯）

以上是說詩的內容方面。當然，我們可以從這些引徵中看出他們所標榜的明確性來。他們爲了要排除曖昧不定的表現，而把握事物之明確性的緣故，對於各種方法都不吝嘗試，有時甚至於像未來主義那樣地採用了擬音法（Onomatopoeia）。羅威爾於聽了樂章而引起意象時，曾作一詩，表現小提琴與大提琴之合奏的擬音。原詩云：

Whee—e—e!　　呼依—依—依！

Bunp! Bunp! Tong-ti-Bunp!　　蓬！蓬！糖底蓬！

There are drums here　　這裏有大鼓的聲音呀，

Banging!　　鼕鼕！

至於在形式上，他們大都是採用自由詩形。佛林得有「無韻的句脚」（Unrhymed Cad·nce）一詩，他的詩便是用這種格式寫下來的；其他諸詩人的作品也都不用脚韻。此外東方的短詩作風也曾給意象主義的詩形以很大的影響。中國的絕詩，日本的俳句（Haiku）即發句（Hokku），都爲他們所熱烈歡迎。旁德曾譯了好些中國詩，他的「再指導些」（Further Instructions）詩中有云：

可是你，命運裏的最新的詩呵，
你還沒有到可以爲非作歹的長大時候，
我一定給你一件中國來的
綠色衣服，上面繡着龍。

從這句子裏可以看出他們的意向。日本的俳句即發句，更被他們視爲最凝固的形式。羅威爾有標題爲「發句」（Hokku）的短詩若干首，用五七五三句十七綴音聯成，完全和日本的俳句即發句的原來的形式一樣。茲勉強鈔譯三首，並將原文一併錄下，以見一斑：

Night lies beside me　　夜橫在我旁，
Chaste and cold asabarp sword.　　利劍似的淸和冷。
It and I alone　　只有牠與我。

Staying in my room,　　獃在屋子裏，
I thought of the new spring leaves.　　想到新春的木葉。

That day was happy　日子倒快樂。
When the flower falls　當落花時候，
The leaf is no more cherished.　葉子不復受珍惜。
Every day I fear　我每天擔心。

除了做詩以外，意象派作家也嘗試一種新的創造模型，叫做多音散文（Polyphonic prose）。羅威爾女士最初把牠介紹於英美，她在所著「坎格蘭德的堡壘」（Can Grande's Castles）中，顯出她運用這種體裁很為擅長。她在序文中說：「我從法國詩人福脫（Paul Fort）的作品中，找到了這種模型的觀念。但為了使這種模型適合於英語起見，我不得不把牠多所改變——現在是可以視為新的模型了。」那麼，究竟牠是怎樣一種模型呢？簡單地說，牠是一種介乎詩與散文之間的文體。牠的節奏是無規律的，恰與散文一樣；但句末常常叶韻。雖然叶韻並無一定的間隔，並且都叶得非常巧妙，乍看都很難被認識出來。如果作家有較高的技能去運用這種文體，牠可以做到比詩歌流暢而比散文熱烈的地步。

羅威爾後來便因為專注重於多音散文的緣故，幾乎放棄了詩的工作；其他諸家，也都慢慢地改變了傾向，始終奉行意象主義的只有亞爾亭頓的夫人H.D.女士——她是始終沒有變換過表現方式的，所以稱為最富於意象的意象詩人。她的詩很有希臘風，有人因此稱她為「生在現代的古希臘人」。她的最有名的作品是「山之精靈」（Oread）——這詩外形簡潔，內在透明，精神是凝會的，節奏是富有個性的，意象是直接顯示出來的，所以久已被公認為意象詩的典型。原詩如下：

Whirl up, sea……　海呵，捲起來……
Whirl your pointed pines,　捲起你的尖頂的松樹，
Splash your great pines　飛濺你的大松樹
On our rocks,　在我們的岩石上，
Hurl your green over us　投射你的翠綠在我們上面，
Over us with your pools of fir　用你的松杉之水潭淹沒我們。

總之，意象主義的詩是向外觀的而不是向內觀的，換句話說，牠是側重客觀的。有人稱意象詩人為知的詩人，並非全無理由。但牠雖重知重客觀，却仍以作者的情緒為本。明白了這一點以後，庶幾可以認識意象詩的眞面目了。

四　意象主義的評價

意象主義到現在已經成為歷史上的記錄了。七個主要的意象作家，有的早就退出，有的已經死去，連最典型的意象詩人H. D.女士，近來也銷聲匿跡了。意象主義的時代已經過去，但牠的影響決不會馬上消失。牠在固執的英國評壇上雖然至今還未能確定

牠的地位，可是牠在美國詩歌史上，雖然已經留下了很深的痕跡。許多同時和以後的美國詩人的作品，都渲染上了牠的技巧和觀念，牠對於美國詩的發展，是無疑地有了永久的貢獻的。

是的，意象主義可算是眞正美國詩之積極的嘗試與改革。大戰以前及大戰期中全世界是走上了一個爲愛新奇而不顧一切地狂奔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當中，一些敏感的美國作家，開始步着惠特曼的後塵，而向西歐的傳統文學反抗起來，原是極自然的事。但是等到戰後，情形却改變了，美國陡然成爲全世界經濟的霸王；因爲各種產業尖銳地發展起來的結果，使一般的美國人不得不重走實是求是的路。於是，戰前及戰時所引起的種種幻象便都漸漸地消散，新的狂念也漸漸地泯滅，前些年所有的對於新事物的崇拜和讚美，也都減少了吸引力，而一般文學便也重復轉到社會問題及風情方面去了。這之中，只有詩，自經意象主義的一度洗鍊以後，却終於不能夠規復常態。意象主義所倡導的明確直接的表現，質樸無華的描寫，個性的節奏和自由的詩形，在今日都已成爲一般常用的作詩技巧了。牠確是構成近代美國詩的基礎——因了牠，纔使美國詩從浪漫的情緒之喋喋中解放出來，而對於當時正在發展着的寫實傾向，也加上了不少推波助瀾的工夫；就這一點上說，牠是確乎盡了很大的力量，並且發生了很大的效果的。

其實，意象主義所標榜的主張，只要稍加分析，便可以發見牠原是極平凡的，比起歐洲大陸各國所發生的種種新主義來，牠眞是瞠乎其後了。這些主張實在並沒有什麼革命的地方，就在意象派自身，也並不以爲這裏含有多少革命性在內。牠根本是一些紳士風的小市民所翻弄出來的新花樣。但不少保守派的批評家，却大驚小怪地對牠攻擊起來。結果這種抗爭不但完全徒勞，反而無意中幫助了意象主義的發展——意象主義的爲人所注意，不僅靠了牠自己的幾次宣言，還多所借助於這些保守派批評家的反宜傳呢。

當然，對於這些保守派批評家的無理的責難，是不值得我們怎樣去重視的。但對於一般公正的批評家的意見，却應該在這裏加以討論。有些人說，意象主義的詩未免過分偏重於技巧。我們以爲，這話是很難令人首肯的，因爲意象主義並不是不重視內容的文學；如果我們知道平凡的意象主義作品，多少也帶着反抗性的——形式方面反抗傳統，內容方面反抗現社會的醜惡，反抗機械化的進步，反抗標準化的成功，雖然牠的反抗的聲浪是如此地低微，低微到幾乎不爲人所聽聞，但牠對於內容究竟也給了相當的注意。此外又有人却提出了與前一種相反的意見，說不論牠內容如何，只就形式的整飭和澄澈上說，牠實在還趕不上過去的任何一個成熟期的文學。對於這種非難，我們倒可以承認的；不過意象

詩本來只是一種試驗，所以這個欠缺也還未足爲牠的致命傷。

意象主義的眞正的弱點，並不在上述兩點，而在另外一些地方。詩論家布朗(George D. Brown)說：「意象主義的原理，當適宜地運用時，能有好詩。」我們以爲這話還須打些折扣。意象主義是企圖明確的表現的，但要求表現明確，往往會陷於弛緩而不易緊張；即如所有的意象詩人，幾乎都是自由詩的採用者，但他們的作品顯然沒有惠特曼那種飛揚的氣概，而始終是閑逸的，板滯的。他們主張須作堅實淸晰的詩，因此做出來的作品恰像冰冷而光澤的陶器一般，旣缺暗示的和音(Suggestive overtone)也少感人的力量。又因過重意象的緣故，使他們偏向於感覺的寫意主義(Sense-impressionism)，因此也較難得到多數讀者的共鳴。而完全無視政治，冷淡現實，主張藝術應游離人生，以爲在詩歌上不應把人生的意義連繫起來，這無疑地更是牠自絕生命的最大的創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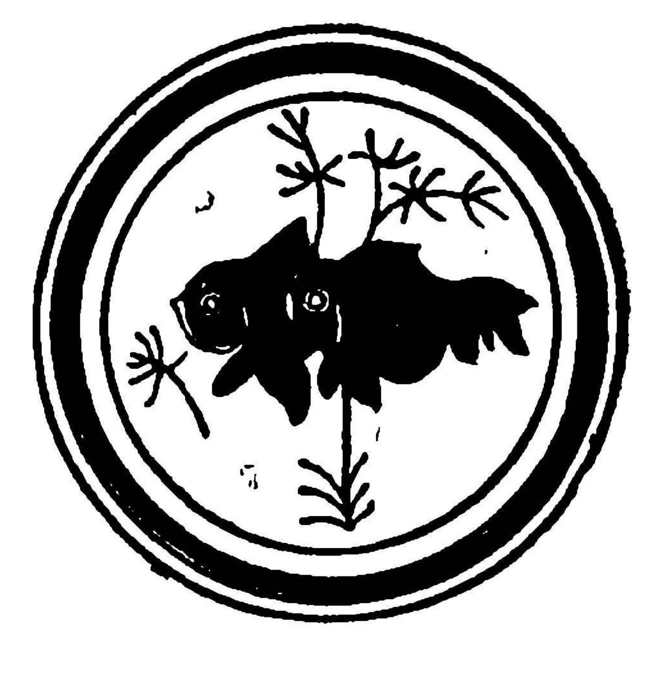
參攷：

1. Marguerite Wilkinson: The Poetry of Our Times
2. H.P. Collins: Modern English poetry
3. Louis Untermeyer: Modern American Poetry
4. Gorham B, M nson: American Lite ture afte. 1900
5. A. C. Ward: Imagists
6. 百田宗治：世界近代詩研究
7. 朱復：現代美國詩槪論。

齊天樂(餞春四)

彭家述

春葩落寞春憔悴、春風竟成春剪、嚦嚦春鶯、喃喃春燕、都帶傷春心眼、春悽奮苑、看夢熟春婆、絮催春散、疊疊春雲、一場春雨百花顫、　春鵑啼血可嘆、問春歸甚處、春意難限、怪道春蛛、網羅春樹、也怕留春稍晚、春情不淺、且倒盡春樽、莫嗟春伴、待到春囘、話春程近遠、



清水藥店

呂方

我所記的是篇關於某城的故事。

一九三三春天，我們同行八個人，因一個碰巧的機遇，遂於黑夜裏離開了，聞慣了他的氣息的故都。到一個歷史稍爲有點名的小城市。黃昏時到那，滿街蕭條，沙漠的風，嗚咽於行宮的牆頭上。

事前同行的××君，就約好我到那小城市後，非看久所思慕的那些地方不可。自然我說的不是城外的八大處，亦非城裏的行宮和熱河。而是那裏所居住人民皆知的清水藥店。

受了整夜塞外風雪的氣息。一頭剛爬在紙窗上，我一骨碌便起來。和已經約妥的×君，一同到街上吃點零食。看看每家舖口的冷落，行人與天氣同樣的陰鬱。×嘆口氣：

「情形太不佳，鄉間胡匪又多。據說前方，開火，我方軍事很不利。」

我點點頭，這事我一下車，便有當地人嚷嚷，自然×的話是有七八分可信的。

但我們終於見到那動人眼目的買賣舖名字了，在街上，在寂寞多塵的小巷裏。什麼「清水藥店，」上等「清水藥店。」還有「內有雅座」等字樣。假如一個陌生生的客人，見到這些，則定摸不着頭腦，設本人又感到身體有點小不舒服，想進去買阿斯匹林或其他發汗的藥，那才是個絕大的笑話。但另方面這小城市裏的大小人物，也有與這陌生人同樣感覺時，則進去躺一兩個鐘頭，化上幾角或上元，於是出來後，必舒舒服服如熨斗熨似的。

走不上百十多步，兩人的眼睛必同時爲這同樣的幾個字牽去。×立時主張就進去，我自然同意。兩人遂冒冒失失的，走過底暗而陰晦的前屋。以是一個年方三十多歲的男人，面色蠟黃，瘦得皮包骨，走兩步打一晃。向我和×招呼，極低聲下氣的說：

「先生，想抽點嗎？後屋請，地方有的是，乾淨還亮爽。價錢也公道。」

×同他說明來意，這位中年人，便已不是先前那付樣，可不客氣的。他方伸手往裏讓時，立刻我見那手也黃黃的像燒紙，二指三指間，且皆黃中帶褐。主人說句請後，×便先走。但我却望着這塵封的前屋，與欲斜了的中柱。打量那些窗格子，也許受過十年二十年的風霜了。回過頭問那中年人：

「你這買賣有年頭了吧！」

「不遠，四十來年。」

歲月的滄桑，給了我一跳。心好似有一件東西冲上來忽又塞下去。凝結住了。只顧呆呆的望這古老而頹敗的色調，那中年人已先我而走。不等幾步，一股氤氳的味道，便衝透鼻孔，衝透混身上下難受。我知道這是什麼味，這味是從那來的。快要到另個門時，那個中年人搶在×前面。一手搭起油滑的棉

佈簾子，隨繩聲動，更飄出極刺腦袋那不好受的味道，打了個噓風，用手巾按上了鼻子，才邁門坎。主人看我這樣子，不禁笑了，且親切的說：

「還是你們年青人聞不慣這些，要我們不聞這個，呆不上幾天，準就會放屁了。(註一)」

同伴笑着。我却爲這屋子與這屋子的東西所牽動。首先礙我眼的，則是屋的東南角。一個閃爍不定的小燈，一個濛濛的煙霧，和煙燈旁的那個長身躺着的人。他看我們進來，停住嘴邊絲絲的聲音。向我們點頭，且聲音極低微的說！「偏你了。」我們自然答聲，「不客氣」一類應說的話，不然抽煙人定會疑你是個無知而野蠻的鄉下老，因連這點小小禮節，全不懂的原故。

主人讓×與我坐在坑邊岸。中間放着的是張長方小桌。上面擺的什物，自然是煙燈與煙具，所謂家產盡絕(註二)的是。還有一壺兩碗。桌子兩旁皆舖一褥子。靠牆則有枕頭。乾淨典雅，因日月之堆疊，已把他們忘掉了。不看那桌子油漆脫掉，傢俱滿落灰，枕褥已有幾度春秋未在婦女手下過一遍針線了嗎。不然何以有漏出的是白棉花，而現在已胭着黑色的臉。

屋子並不大。暗黑四下埋伏，皆窺伺着機會，便要佔滿這個多煙味，多傷感味和古老味的屋子。兩排坑，共十三四個座位。面東有窗戶，面南也有窗戶，窗戶糊的東西，則是報紙補窗戶紙，間有小風能邁進脚步的地方。西面是堵黑色多塵土蛛網和蠹巢的大牆。

雖然桌子傢俱不是主人想像那樣整齊，（這是主人口縫間老說的：「年景不好了！人少，本錢少，所以才弄得屋裏亂七八糟。」）但桌子和桌子的距離，總還大小適度，這可令人想起，當日經營人的一番苦心的。

我坐在褥子上，望望這個，望望那個，幻想前我坐在這褥子上的人，也許是號爲「小秧子」(註三)的哥們吧，稱爲老爺的大官們吧。但那些土頭土腦，或抽起今天，抽不起明天的人；這地方或許未躺過吧。因那褪了色調的豐饒的，會在當時，不謊煙土氣味，薰在那上的。

×坐下後，自然同主人攀談，首先說的是房子，主人則答說：「這是父親傳下來的，現在有四五十年了。原先父親做這個，父親死了，我便接續下來。我說這些，先生你們也不會笑話的。小時候我長得伶俐又中用，客人來時，皆喜歡我給打煙泡，一來二去便學會了。當時爹爹在日，他老是不讓我玩這東西的，但我偷偷摸摸的上三叔二爺家抽。你要知道，城裏的人，差不多號稱好不錯的人家都有煙傢伙，所以我能偷出土後，抽一點滿不算什麼，可是教爹爹看見了，他一定罵我不學好，沒粗細，可是等爹死了，這東家便我當上。什麼都沒兩樣，只是我也有點老了！」

主人說着，像有點想起什麼，我順便的搭着岔，問道這買賣怎樣的話，他又說了一片：

「原先家父在日，客人多，每日總銷十兩二十兩的土，只就每天準來的客，也常保有十幾位，另外得看時論人才有一定。縣裏若開什麼會時，四鄉鄉長，或號稱不錯的，到城來，也常到這照顧一下。買賣因這個更熱鬧起來。可是爹死後，年景壞，煙稅重，就現在已經稅收到三十年後了。而衙門口人，竟不大到我們這來，因爲有省長兒子××廳長辦一個又大又漂亮又便宜的舖子。當差的人到那抽，既落得不化大頭錢，又送人情，和老板弄上了交情，和廳長一說，準會升官，升官就發財，你說，先生，道上有便宜誰不檢。人家還有什麼心肯到我這來。但是這就傾了我們了，不止一家，家家全倒了霉。不過你要開一天，就得有一天的特別稅，不然就叫你關板。」

對面說話的中年人，忽然咳嗽起來，一口痰，一口痰，直往地上吐。牆角已不傳來絲絲之聲了。我用眼斜過去，方知那人已精神飽滿的坐起，同主人要

註一：即北平話，吹了的意思。

註二：是「傢鹽戳撇」四字的轉音。

註三：即是家中有錢而好闊綽的年青人。

茶·要煙捲。

×默默的望着窗外斜小的院子，我也順他目光看去。牆上有雪有亂草，靠牆是個三十多歲女人臉同牆皮一個色，用力洗一件藍色衣服。旁邊站着個十來歲的孩子，寒傖的個兒也枯[illegible]牆頭草的皮兒。對着陽光取暖。還一面咕咕噥噥同那女人要什麼。我悄悄的對×說：

「女人準是這個人的屋裏頭的。(註四) 孩子準是將來這煙店的東家。」

×點點頭客人一晃一晃，已打眼前過去，中年人喊孩子看門，自已出去送客。於是大人前門出去。孩子後門進來。他一邁門坎，立刻一幅人類悲哀的畫，便掛在面前了。什麼全是晦暗，除開那對發光的眼睛。孩子劈頭便說：

「二位先生，先喝茶，或先躺下抽幾口。」

我倒不好意思起來，用手輕輕的拍着他的頭說：

「先不抽。」

「不抽喝茶吧。先生咱這煙味好，誰家也比不上，爺爺活着時候，那個也不行呢。」孩子豎起拇指，指着傢俱說：

「你說，這些傢什那好。就是落上點灰。」

「你也會抽嗎！抽上舒服不。」×逗着說。

「先生，那才好受呢呀！我常裝腦袋肚子疼，一疼爹爹媽媽便着急，着急了便給我打半個泡。爹就不讓我抽，可是他老抽呢，抽得眞香。」

日子的堆積忽然擠在我腳後了！我想起這孩子將來的年月，得如何按排，方能同這個爹爹，同爺爺一樣混下去。

主人進來了，看孩子正同我們瞎扯。並不立刻有什麼反對，還很親切的拍下孩子的頭：

「先生，你看這房子的將來東家呀！這早就會抽煙了，長大還能做別的嗎！這個和我小時一樣的。說到自已孩子，眞也沒辦法。可是這孩子可不準能趕我命好了……。」話沒說完，他便現着很多傷感，望着十幾個桌兒，眉上攤着舊日的依戀，回頭又望我們說：「現在已荒了不少了，頭一年還有兩千來家。先生，你不要對這數目起了害怕心，覺得這個不滿一萬幾千戶的小城鎮，竟有這些人家，來幹這莊勾當。你知道，每年往口裏(註五) 大批煙土，全得經過這地方的。並且這個地方的財政，也全指靠這上出。若不是有這些清水藥店開，也許這個城鎮，眞就不成為城鎮了。但現在情形可不好，已經荒得上三四百家了。不過人家會有官辦的大規模，一天比一天多起來，有錢又有勢，往口裏運自然弄得順便妥當。現在眼見我的這個也快沒辦法了！這老半天，也沒有第二位來，不荒還怎的。」

話說完，滿額皺紋更深，沉重的拍着孩子的頭，憂鬱得，眼淚一把，鼻涕一把。對孩子像罵，又像嘲笑的喊：

「你他媽算沒這個命了！」

說完喊進窗外那個女人，交她方才從客人得來的幾角錢，令她買米買菜，好做早飯。

我們也想起還沒吃飯，雖日頭已過房那麼高，可是混身如放寒風裏。凍得打牙骨。但×還不想走，老問東問西，這個那個，把主人累得都上聲不接下氣了。提到煙價同存貨時，主人的臉色更暗淡了！

「那有存貨，還不是一回弄來二三兩，回家熬一次，但這一次就夠賣他十天八天的。設如弄來多了！存下貨賣不了，飯錢都得給滾去。至於價錢，便宜透了，最好的泡了一個才三毛，差點的二毛，最不好的有一毛，和七八分錢不等，單看客人要什麼是了……」

吁口氣，喊着天氣眞冷，忽然向×說：

「你抽一泡吧，抽完後就暖和了！我看你是當地人，不能不會抽的。」

註四：即是指女主人說的。

註五：即指古北口裏說的。

×自然會玩着把戲的，但今天却推辭的因怕醉，以及回去怕誤事，擔擱（註六）這些換過主人幾變軟弱失望的苦笑。

低低告訴×，「我們走吧！」於是站起，別了面黃焦瘦的父子二人，同這古老的屋子，和這悲哀的窩巢。主人送到大門口，並說有空請順便來幾次的話。

街上小北風甚濃，走不上百步遠，便看見清水藥店，或禁烟藥店時，我們又拐進去了，出來了，進去了，出來了。

以是我們知道有年青人開的，原於小時候家稱幾畝田，自然不學好，連喝帶抽，外加逛，爹媽死後，落得混身上光桿一條。四面八方皆沒路時，蹩走了這條道兒。另外有老年人開的，客人伴自家女孩吸着，並且自家女孩還得給人打煙泡，爲主人的而自己則望白雲蒼狗。從另外熟習本地方情形一個煙館裏的客人告訴我。知道這些城裏人不會抽煙的，十個無二三，在街上如碰見生猛活虎，臉面紅黑的，那不是在官府衙門的，也不是商店老板，更不是手藝人。那是鄉下的哥們，也許外來一通有無的販子。

最後我溜到官辦的那個藥店了，以是看見人間的醜惡。烟霧迷漫着，一閃一閃的小燈，小燈旁飄來如裂絲綢聲。兩個人對話也飄過來，

「抽吧，抽完這口，再說那口的。」

「誰知道明天又怎麼的，你說是不是，老哥。」

「說是朝陽城被佔了！」

「佔就佔了吧，還不是他媽的，誰來給誰拿進。」

「大哥話說的對，左右他媽是一回事。……你的煙燒完了。」

「那計再來一泡！」

「不客氣，抽吧！」

「對呀，抽完這口再說那口。」

×絕望的，一把把我拉出去，讓冷風拍我們的臉。風中打晃的乾巴樹枝。我望着城牆的旗太息着。×悲憤的說：

「難道這個小城能存在不滅亡嗎！」

聽着這話我叫起來了！

一大團疑問號，太息號，悲憤號，在我面前堆着，晃着。

×昂起頭來走着不平的頭路。且忽然的對我講起一個故事來，並有詩爲證：於是×面走面說：

「清朝大煙——鴉片——最盛的時候，大小官署，上下人等，幾於無人不抽，公門之中，成爲煙窟，聽說那時候，比如今還利害呢。以是當朝人仕，有嘲之者，乃仿唐詩一首：

「一進二三堂，坑床四五張；

煙燈六七裝，八九十枝槍。」

×講完這個短短的故事後，我不禁的苦笑了，於是我們在寒風中，闖到熱河的行宮。

一九三五，一〇，廿七、八日追記。

青島，萬年兵營。

註六：即推辭的意思。

名著
介紹

威特佛格爾著「中國經濟與社會」

——附日本諸研究家的批評——

劉及辰

在東西洋各國，研究中國社會問題的人，實不罕見；尤其在東鄰日本因與我有密切之關係，故其數尤衆。但是那些研究家們，對於研究中國社會的問題，多從宗教、哲學、藝術、政治、法律、或文學等出發，換句話說，即從意識形態的諸現象出發，而與中國社會的經濟構造相離；故此，其結果便不能不陷於充滿了極端抽象的與貧弱的錯誤。即便有人站在經濟史的上面，去研究中國社會，但那也不過是只把社會的生產過程之相異的生產形態，或不同的社會經濟構成，一律照着農業、手工業、商業之無規定的發達，去羅列、去排置；而尠由當做牠們的基礎形態看的那種生產樣式的基礎構造，去加說明。像以這些非科學的研究方法，去研究中國問題，決不會認識着或把握着眞正的中國社會。何則？即因如上所述，未把中國社會之經濟的構造體，由其生產樣式或生產關係的基礎機構，去把握着換句話說，即因不明中國社會的發展之必然的合法則性的緣故。

日本的松井等氏，在昭和四年間，曾發表『歷史的理論與中國問題』一篇論文，在該論文的結論上說：「使滿洲當做中國內地的延長看，而與其內地一律去考察」但是，到了昭和八年九月以來，東北事變之結果他們却把滿洲當做一個獨立國家看，而與中華民國相切離。像這樣的反復的態度，除去以政策歪曲了眞實的歷史以外，又有何物呢？換句話說，即除去站在自國利益的立場上而代自國的政策辯護外，又那裏能夠找出來科學的價值呢？我想：那抱着與此同樣態度去研究中國問題的，在其他帝國主義的國家中，當也不乏其人。以上不過僅就那以政策爲主眼而不顧科學的研究立言；此外，我們還可以由此類推，即隨着自己利益的立場之不同，而以各種不同的方法，去隱蔽眞正科學之研究。

但是德國的威特佛格爾的研究方法，却與上述之種種方法不同。現在，我們爲明瞭其研究方法及其方法上之科學的價值，特別介紹他在一九三一年所寫的國際的名著『中國經濟與社會

——亞細亞的一大農業社會的科學分析之檢討」（K. A. Wittfogel;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Versuch der wissenschaftlichen Analyse einer grossen asiatischen Agrargesellschaft.）一書。

本書的篇幅，原文兩大卷，第一卷已於一九三一年出版（即現在所介紹的第一卷）第二卷尚未付印；現聞在目下德國的暴壓之下，恐難出版，這對於我們不能不說是一種可痛恨的事情。該第一卷的日文譯本，於前年一月在平野義太郎氏監修之下，已分上下兩册出版。上册除去平野氏的跋文外，共五〇七頁；下册，共四一八頁。

本書的資料，是由各國立圖書館及各研究所而取得的。氏爲獲得本書資料，所涉及的圖書館及研究所，有「巴黎國立圖書館」亞姆斯特爾達姆的「殖民地研究所」柏林國立及市立圖書館，韓布爾格的世界經濟記錄館，莫斯科的「國際農業研究所」富蘭克夫爾特・亞姆・麥因的市立圖書館，茲因克爾伯爾格博物館附屬圖書館及同市大學的「社會問題的研究所」等等（參照原著序文），此外尚有多處，茲不枚舉。

本書的構造：

第一編　中國的生產諸力的體系之歷史的考察

第一章　中國的經濟過程之自然條件的生產諸力（1）人類學的諸基礎（2）外的自然的諸條件——土地，溫度，水工業之自然的諸基礎

第二章　中國的經濟過程之社會條件的生產諸力（1）勞動過程之社會的組織（2）中國人的勞動力上之性能的本質（3）前資本制之中國的勞動手段

第二編　中國之經濟過程的諸基本特徵

第一章　農業的生產過程（1）農業生產之物的——技術的方面（人工灌溉，治水組織，園藝的農耕等）（2）對於直接的農業生產者之土地的關係（小土地所有，佃農，「徭役」及「奴隸」勞動）

第二章　農業生產干與機關的國家（1）治水事業，水利工事（2）天文學

第三章　廣義的農業（牧畜，養魚，植林）

第四章　前資本主義的中國之生產過程的工業方面（1）中國的農業社會之工業上的欲求（2）中國的工業（歷史的考察）（3）手工業及工廠手工業（4）社會內部的分業與工業經營內部的分業（5）手工業的小經營（6）家內工業（7）早期資本主義發展的萌芽

第五章　「亞細亞的」中國運輸——商業——與付息資本的經濟機能（1）運輸業（2）中國商業資本的經濟機能（3）從來中國的高利貸資本，貨幣交易資本與貨幣——金融業資本

若將上述的各項，加以詳細介紹，實爲本篇所不能，茲僅就應注意的幾點，簡單述之於後：

由本書的「構造」看起來，我們便會知道威氏的研究立場是和其他研究者的不同。氏的研究中心點，並不是由精神的生活諸現象（哲學，宗教，藝術，道德）或政治的生活諸現象的意識形態出發；反之，乃是由客觀的物質卽生產諸力與生產樣式出發，換句話說，卽站在唯物論的立場上，去分析中國的社會。關於此，在本書的「序說」「課題，方法，計劃」上，表示的非常明顯。如氏說：『「生產諸關係」「社會的經濟構造」是把其基礎發見於生產樣式之中，換句話說，卽發見於人類去獲得其生計的那種方法之中；可是，生產樣式，是依着在勞動過程中的生產諸力，而受其窮極的規定的』『一聯比較唯物論的諸研究——其主要目標，是要照明中國社會的構成，社會的隸屬關係及經濟構造的本質——在中國所經驗了的偉大的種種經濟的——社會的諸變動的影響之下，對於從來主要採用意識形態的研究方法之諸分析，實行本質的闡明，而確定牠們的適當地位。』氏用上述的方法，（史的唯物論的方法）以正在過程中的這種舊中國社會秩序的特質爲對象，而達到發見中國社會的運動法則之目的。

威氏對於那種只憑單純資料而不能論結中國社會經濟史上的困難諸問題之解決，在本書各處，都是由上述的方法卽由人類之物質生產的發展運動的基礎，給了一個明快的展望。這一點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舉例說來，平野氏在上册（在該氏監修之下的譯本）末後的「跋文」裏也曾說過，何故中國的農業文化不發祥於土地比較肥沃的揚子江中流地方，而單發祥於黃河流域；且不發祥於其平野地方，而反發祥於黃河河谷地方。對於這個問題，威氏自己曾如下答覆說：『諸農耕——文化，和一切生產物一樣，也是生長在抵抗最少的方向。因爲黃土地帶持有比較容易移住的性質，所以易於誘致那種缺乏經驗的原始移住民，而在此地方，行了最初的開墾事業；可是，反之，揚子江流域，儘管有其非常豐富的地味，但若超越第一階段而必要攀登第二階段的時候，則技術尙在幼稚的最初耕耘者之開墾事業，勢必難於抵抗』（四八頁）。『最初移住中心地之決定，不是土地的絕對豐度，而是土地的可能豐度，換句話說，卽在某瞬間始能開拓的豐度……古代中國的移住民，在困難少的地勢上，慢慢地受着訓練，趕到了獲得耕作以及築堤技術上之比較高的熟練與共同的團體勞動諸原理以後，才能克服了那黃河河谷之比較高豐富的而同時也是比較耕作困難的平野領域。』（五七頁）『該原始移住民趕到登至那一層高度的能率高的生產階段上時，便掌握了全東亞細亞的經濟（及政治）霸權』（五〇頁）。『像此種中國移住的適例，又證明了：李加圖所謂的「那豐度最高的而具有最適合的條件的土地，要

首先被耕作」之有各原理的根據是如何的薄弱』（五〇頁）

此外，關於中國民族氣質及風俗習慣的問題，氏也作了極透闢的說明。從前，一般歐美人士，以爲中國社會是一個神祕不可理解的社會；甚至有許多人士，以爲中國社會之所以無進步，是因其民族性之固有的卑劣，故對於中國民族時加輕蔑或憎惡。但是，威氏則和他們不同了。氏以中國所特有的亞細亞的生產樣式爲出發點，盡量地去描寫其真實狀態，而使上述諸說都消釋了。氏以爲中國社會的生活與資本主義的生活相同，也須由物質的必然性，去說明一切。如氏自己曾如次說：『能舞文弄筆的而親見中國人和中國諸關係之一切歐洲人和美國人，都感受了如次的誘惑，即他們以所遇到的在東亞細亞人的態度上所存在的一時眼中所見的一聯諸特性爲基礎，而只皮相地描寫着「中國人」的特質。在中國革命以前，此種記述，大部分（自然，決非全部）時常混入了公然的輕蔑與憎惡……』（一六七頁）『有里伊特胡芬者，曾寫了一篇極其悲觀的文章，謂「中國人的性質，是一種誰也不能理解的且不可思議的東西」若實際上真是如此的時候，則勞動中的中國人的本質與性質，便都不會爲人所理解；甚至恐怕全然不能爲人所正確理解』（一七〇頁）『對於「中國人」的性格之理解，必求於物質的基礎上……此事，實際上，對於勞動中的中國人的特性，是特別妥當……此事……直接，或間接……都由中國的生產過程的特徵，特別是由中國的農業形態之生產過程的特徵，而發生』（一七二頁）氣質及素質的一定特徵……明明是發生於一定的生活和勞動的秩序的影響之下的』（一七三頁）『隨着物質諸基礎的消滅，那與該物質諸基礎相照應的觀念的表現，也漸次地或急速地歸於消滅』『經過已經數千年的一定勞動和生活樣式，在中國人口中所形成了的生理的——智識的諸要因上，付與一種非常大的恆久性。如此說來，則中國的人種體質之發生，確非由老早的古昔就存在的；可是，那長時間的同一物質的生活環境（甚至一直到現在）在時間的過程中，便由後天的人種性質變成了先天的人種性質』（一八一頁）由上看來，我們知道威氏的這種論證，不但攻破了格姆普勞威滋的人種說，而且證明了西波克拉特斯等的環境說之無能。

本書自日譯本出版以後，即引起了日本學者非常的注意；他們對於這浩瀚的大著，或加稱贊或加批評，關於本書的價值，大概已如上述，茲再把諸家對於本書的批評，大要介紹數點如次：

（一）在本書的『經濟過程之自然條件的生產諸力』與『經濟過程之社會條件的生產諸力』兩章中，有些傾重於自然的方面，故此，不免微弱了生產諸力之辯證法的概念之說明與分析，而傾向於自然科學之機械論的方面。如相川春喜氏曾批評說：『儘管有其當做「可能的」生產諸要因（勞動對象）之由於土

地的地理學的地質學的一切自然科學的研究看的自然的諸條件的解明，然而並未曾努力敍述當做「現實的」生產力看的向着辯證法的統一概念的把握』（歷史科學、第三卷第五號）

（二）在本書中把「先資本主義的」社會序秩，完全塗成與所謂亞細亞的生產定型爲一色的東西，而蔽塞了諸階段的特質。如平野義太郎氏說：『關於亞細亞的生產樣式的諸問題……把固有意義之亞細亞的生產樣式……與在亞細亞的生產樣式的殘滓上所付與的特徵的諸特性，有區別考察的必要……在威特佛格爾氏，與馬地爾的初版著書一樣，對於此點，也未必清楚』（平野氏的「跋文」）（相川春喜氏也有與此相同的批評、歷史科學、第三卷、五號）。

（三）在本書中，把治水解做是一個物質的基礎，而把治水大事的實行，解做是對於中國農民之剩餘價值率的增進等事，不消說，都是正確的；可是，那只以治水當做中國官僚制之唯一的物質基礎的一事，不能不說有些失當。如平野義太郎氏批評說：『本稿著者，只以治水爲中國官僚制之唯一的物質基礎，但對於此種說法，余決不能同意……無論如何，在那在對於農奴農民之榨取關係的本質地盤上所附加的特徵之這種特殊農業生產關係之上，那種特徵的官僚制度，方會藉此成立；再者，一方，其自身，在生產上，與了決定的反作用，而他方，那帶有官僚特徵的封建制度，才會發展起來了。』（唯物論研究、第二十號二〇——二一頁）。

（四）在本書的下冊中，關於中國的數學，在正確的方法之下，大體上雖然得到了適當的結論，但是有的地方還是欠適當。如小倉金之助氏曾批評說：『……中國數學之幾何學方面的顧慮，比較埃及淺薄。但是此話是否專指古代埃及而說？若果然專指古代埃及而說的時候，則所謂中國的幾何學比較埃及的幾何學淺薄的斷定，便完全錯誤。何則？即因若把現存的古代埃及數學的代表作「亞米斯・巴比爾斯」（推定年代，在西曆紀元前一五五〇年頃）和現存的中國最古的代表的數學書「九章算術」（歸諸黃帝或周公的傳說，是不足信。推定年代，其完成之形約在漢代，西紀二六三年劉徽的註）相比較的時候，則此事便非常的明瞭。』（歷史科學、第三卷、四號）

（五）在本書中，尚有幾點欠當和錯誤，如（1）威氏以歷史家所承認了的僞作「周禮」而窺周制的一點，不免有些失當和危險；（2）對於「易經」的史料價值，沒有充分的評價；（3）太重看了黃土的機能，而忽視了那只有低度生產力的太古人種之穴居的適合性，此點未免有些一面的評價；（4）威氏以爲「客家」僅僅是南方的「未開化民族」此點也是錯誤的。（唯物論研究、第十九號、一四三——一四六頁田中忠夫氏）。

由上看來，我們知道：本書雖然有些欠當和不足之處，但却依然不失爲世界堂堂名著。相川春喜氏曾說：『關於驅使本書一切

資料所得之精緻的具體的分析和具體的敘述之窮究，誠然，不能不使人一讀而三嘆。」

本書自日譯本出版以後，日本學者都異口同聲的說，像這種科學的巨著，不產生於研究中國問題已有長久歷史的日本，而發現於他國，這對於日本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如伊藤秀一氏說：「在有研究中國經濟社會之長年月的歷史之我國，就連這樣學問的著作尚不存在，這眞不能不說頗屬遺憾的事情。」平野義太郎氏也說：「日本的東洋史學家，對於中國農業基礎的研究，實屬貧弱已極。」那麼我們看見以上兩氏的話，更當發生如何的感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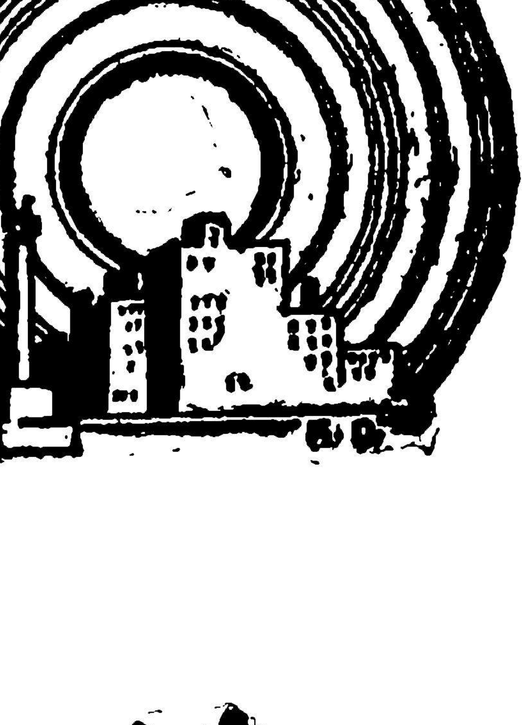
情感與詩(上)

江寄萍

詩人不是平空得來的，只少在天賦上得異於常人。所以一般人說詩人多半是瘋狂的，也頗有道理，所謂瘋狂並不是眞的瘋狂，只少他是神經質的，或是神秘的，感覺要銳敏，長於情，然後所作之詩，才能動人。然詩中倘有言情寫景二種，寫景固難，然言情較寫情尤難。因爲寫景是屬於外面的，只要有景入目便易寫出，雖然寫景也要詩的技巧，如孟浩然的「野曠天低樹，江淸月近人。」如蘇道味的「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湯卿謀的：「環階碧水分蕉雨，捲幕靑山墮竹樓，」這種技巧也不是容易的，但究竟較言情易，因爲情是屬內心，你當時要沒有這種情感，便假造不出，李商隱若不失戀也寫不出「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的無題詩；白居易若不身遭離亂之苦，也寫不出「時難年荒無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的那樣動人的詩來；所以詩最主要的便是情感，沒有情感的人，絕作不了詩人，袁子才有一段話甚好，他說：

「凡作詩，寫景易，言情難，何也？景從外來，目之所觸，留心便得；情從心出，非有一種芬芳悱惻之懷，便不能哀感頑艷。然亦各人之性情所近，杜甫長於言情，太白不能也；永叔長于言情，子瞻不能也；王介甫曾子固偶作小歌詞，讀者笑倒，亦天性少情之故。」





外論介紹

廣田內閣的使命

室伏高信著

日本「日本評論」四月號

日本著名的評論家室伏高信，近在「日本評論」發表「廣田新內閣的使命」一文，對於日本之財政政策與國際外交政策，尤其是外交政策，有所警告，於日本確爲得計。茲撮要介紹其內容如下：

廣田內閣雖然是成立於軍部的意識形態之下、廣田本人已成了軍部的俘虜，但亦不能卽謂其全無使命，必無建樹。它的使命在兩方面，一是財政政策。另一是國際外交政策，馬場鍈一之任藏相，實爲廣田內閣惟一成功的地方。在日本財政政策上，第一應該注意軍需工業。日本現在龐大的軍需工業，完全成了一部資本家利潤的對象，這是應該大加改革的。卽由每年有十萬萬以上的預算而尙嫌不足的軍部來說，若不加以改革，則應與大資本財閥同負其責任。所以至少希望現內閣實行軍需工業之國家管理。

第二，是此後日本的國際政策，恐怕更要軍國主義化，帝國主義化。在內閣成立之後，新海相永野修身卽提出外交一元化的要求，這種提案實難明其眞意何在。日本現在是二重外交，一方有外務省，他方有軍部，尤其是駐外軍部。而其實權則完全握在軍部，尤其是駐外軍部的手中，這是世界共認的事實。所以這一元化的意思，不知是說由外交機關辦外交嗎？還是說統一外交於軍部的手中？

軍部的認識是否正當，尙屬疑問，而由派出軍的一部將校握着國際關係的鎖鑰，更是問題。在外的外交官固容易接近駐在國而軟化，而在外的軍人則容易敵視駐在國。且駐在一個地方，只知局部的事態，而難了解國家的全局，這實是一大危險。既有內閣外務大臣暨一切其他中央機關，則凡關於國際事件的重大交涉，理應統一於有政治責任機關之手，這才是統一國家的現象。永野所提議的不知是否此意？且廣田內閣有無此種力量？

還有較此更爲重要的，就是確立日本的國際策政，規定日本所走的方向。日本現在最大的缺陷是不知道方向，也可以說是方向的分裂。日本陸軍有陸軍的國策，海軍有海軍的國策，而沒有綜合的日本國策，這不是統一的日本而是分裂的日本，是日本很大的危險。所謂大陸政策是日清，日俄兩次戰爭的結果，是不容易放棄或中止的。但是若由滿洲而華北，由華北而西北邊境的儘這樣發展去，其中不特潛伏着戰爭世界戰爭的危機，恐怕前途還有成吉思汗的運命在等待着。現在日本的政治家，應該知道大陸政策的限

度，並且要確定日本應該向北發展？還是向南發展？確定日本敵人是中國？是中俄？還是榨取東方支配世界的英帝國主義？

世界現已成了軍備競爭時代，日本也投入了這軍備競爭的漩渦，發展的日本誠然應該有發展的國防，但是國防的第一義是在擁護對外的國策。無國策則無所謂國防方針，無國防方針則無所謂國防的充實。

由各方面說，日本現在確實是非常時期。在目前這種好環境下，日本的前途很有希望，不過要日本政治家不要錯了方向，誤了政策，如無正確的方向，一致的國策；走錯一步，即將舉國崩潰的」　（子修）

美報論日本政變

The Army Coup in Japan

The New Republic, March 11,1936

二月二十六日東京的暴力政變，震動了世界，美國輿論對此事的批評很多，茲擇「新共和」週報的一篇社論，以作代表。

該文分析此次事變，說有四個問題應加以研究：一，原因何在？二，是否將再發生？三，少壯軍人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否能治療他們所要剷除的疾病？四，這次暴動是否會發生嚴重結果，如果會的，這些結果是什麼？

事變的直接原因，自然是前幾日的議會選舉的結果，有民治趨向的民政黨竟戰勝與軍人同聲氣的政友會。間接原因是軍部因農民和工人生活太苦，和大資本家壟斷政治，發生不滿的情緒。在這一點上，日本此次事變頗似義德兩國的法西斯主義的初期。日本軍人這種運動是反民治的，義法西斯黨與德國社黨是向極權國家效忠，日本軍人卻向天皇效忠。日本軍人並沒有什麼具體辦法來解救日本的貧苦，他們的具體觀念只是更加緊侵略中國，對蘇俄開戰，這都不是解決日本國內困難的良策。

近年來日本的國策是一，帝國主義式的向外發展；二，積極發展對外貿易。關於後者，日本政府對於造船，航業，與輸出貿易，給與巨大的補助金，因此不能不加重租稅；為在外國市場上能戰勝敵人，不能不減低工資，使工人的生活程度低落到慘酷的境地。日本農產物價格非常低廉；農民非常貧苦，據云最近兩三年來，各地的農民暴動有二千餘次，都被軍警平服了。

關於前者，日本在亞洲大陸上的冒險行為更加重日本經濟的恐慌。無論從貿易與殖民上說，朝鮮，滿洲與華北都使日本失望，有人說，日本侵奪滿洲的唯一利益是鴉片貿易獲得巨大利潤。

該社論指出，日本現時是在十字路上，基於經濟的理由，日本應當放棄在亞洲大陸上帝國主義的政策。人口過剩的威脅應當以節制生育的方法去解除。這方法，從前日本也用過；後來因受德義二國的傳染、要求未來兵士的大量供給，遂被拋棄了。同時利用近代的科學方法以發展農業，很可大量的增加日本農田的生產率，減少入口的需要。而工業人口的生活程度也很容易利用本國資源而提高起來，只要牠能重新分配國民的收入，並停止以在國外傾銷的方法積極擴大出口貿易。

該文的結論說，從上面的分析，日本少壯軍人的思想顯然是錯誤的。如果他們是受人民的窮苦的感動，而不惜出以武力暴動，他們這種思想實際上將使人民的窮苦更加深刻。他們比他們所反對的政府是更錯誤。這種暴力政變會發生一種極不良的結果。即是日本政府為緩和軍人的感情，多少不免採用他們的思想與意見，而軍人的思想主要的是對蘇俄取挑戰態度。如沒有這次事變，日本選舉的結果，政府也許會採協調的外交政策，維持亞洲的現狀。如政變完全成功，軍人專政實現，軍部也許能較為清醒，因身負重責，也許能較為穩重。但是照今日的情勢演變下去，在今後幾個月內，日本將加速度走向法西斯主義與戰爭的路上，對於全世界恐怕都將產生不幸的影響。（季生）

日本與回教民族

Tapan Woos the Moslems

by Vasudo B. Metta

From "The India Review," Madras

日本的野心，並不是以征服中國爲滿足的。

近來我在日本，看見日本人士對於回教，異常熱心；且紛在國內各地，建立回教寺院。歐戰前我在日本極少遇見過信奉回教的日本人，這一次可不同了。東京且已建有回教學校，該校的主持者名叫伊曼卡班格里（Imam Khurbangali），頗受朝野各方之信仰。一切回教文化，就以該校爲中心，傳播到日本全國去。

在歐戰前，日本人中極難找到能通阿剌伯，波斯，或土耳其語言的。現在卻不然了，不但已有許多精通回教民族語言的日本人，而且多數日本大學，都已爲他們設有講座。

然則日本人對於回教，何以會如此熱心呢？難道他們眞的虔誠信奉天方教義，而想藉此解救其當前的精神困危嗎？

不！日本人是極端入世崇尙功利的，他們決不致見惑於宗教。當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以前，日本奉佛教爲國教。可是維新以後，卻改以神道教爲國教。其原因並非由於神道教教義有勝於佛教；不過爲了牠能增加國民愛國心而已。要之，日本人的宗教，並不是什麼形而上的精神教條，卻是一種重視功利的『國家主義。』日本之信奉佛教和儒教，已逾千年，可是日人對於這兩種宗教的信仰之心，終不敵愛國之念。曾經有一個日本官吏說過這樣的話，『即使釋迦牟尼和孔子率領軍隊侵入日本，日本人也誓必將他們全部逐出而後已。』

由此顯然可見日本人對於回教的熱忱，目的無他，不過在求增進物質的利益。日本國內有了許多謨罕默德的信仰者，然後才能吸引亞非兩洲三萬萬回教徒的同情。這樣，日本才可以去實現下列三項政策：（一）佔領回教各國的貿易市場；（二）派遣教師到各回教國去宣傳『大回教主義』和『大東方主義；』（三）使日本籍軍事教官得乘機加入回教各國軍隊。

日本人向來是不因循自誤浪費時間的。她已開始這種向回教世界進攻的工作了。當土耳其共和政府建立之後不久，日本即正式派遣駐土使節，且在伊斯坦波爾（Istanbul 即君士坦丁）開過一次工業展覽會。近來日人並在土境各地建有紡織工廠，並曾爲土國海軍造過軍艦。

阿富汗國首都喀布爾（Kabul），也已設有日阿貿易協定。阿政府並聘用日本的工程師和軍事教官。日本第一次派遣到阿國去的外交團，就是由一個回教徒率領的。

日本國內各級學校，也允許阿剌伯各國學生自由入學；並且有若干波斯學生，許其加入日本海軍學校。大約不久以後，我們就可以看見有日本的專門人材，將應波斯政府之聘，爲波斯築路開礦，訓練陸海空軍去了。（丹楓）

國社黨對於人民的訓練

倫敦泰晤士報三月二十六日柏林特訊

三月卜日德國宣傳部長高貝爾第一次作競選演說，實是這位政治家的舞台傑作。對於約有兩萬聽衆，高貝爾足足的演說了兩點零十分鐘。沒有一分鐘他沒有抓着聽衆的情緒。他與人民時常接觸，他整個的支配着羣衆的喜笑。怒駡及愛國的熱情。尤以在講到對於國社黨的忠誠，更引起了羣衆的熱情，有時高氏講到國社黨執政以來建設公路的里數，羣衆即爲之歡呼。又有時講到希忒拉鼓勵大家庭，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及一九三五年來人口生殖的增加，並謂這是國社黨人口的增加，而非馬克思主義的增加，歡聲爲之雷動。高貝爾講到德國新的自由及武備力量，羣衆更是歡呼若狂。德

國沒有黨爭。德國打倒許多黨派的結果，都是德國整個國民的勝利。在高貝爾演說的大廳門口，站着棕衫黨軍，演說沒有完畢，不許人民出來。

柏林人民對於他們領袖有時也愛開玩笑。演說畢後，有人問道，「你聽說高貝爾家最近被盜嗎？」該英國記者答：「不知道。」「呵，那是在高貝爾家，賊在他家偷了許多紙，原來以爲是紙幣，後來發現都是些選舉結果的廢票。」

德國這種演講應很多，到處都有無線電放送，目的在將領袖們的理論，注入一般羣衆。

希忒拉對於兒童從十歲起就開始訓練。到了十八歲，都要在勞工團作工。現時婦女也在這些地方作工，但是自願的，聽說來年也要成爲强制的了。現時德國共有一千三百個勞工團，每團有一百五十人。各種階級的人都有冬日六時，夏日五時即須起身。每日工作，游戲，沒有一小時不受着監督。有人指導他們應當讀些什麼書及如何利用閒暇。他們的食物異常簡樸，每次膳後，按例有休息，嗣後或踢足球，或作體操。再次，給他們講授些國社黨的理論，晚間休息的時候，實行團體娛樂，普通是舉行合唱。他們的工資每日是二便士半，可謂異常之低了。

德國每一個公民都要先受六個月這樣的訓練，然後再受一年軍事教育。一個普通公民經過這樣的訓練，成爲一個習於貧困勞苦服從及崇拜國家的有力分子了。一個人民兼有服從與身心健全的美德，遂成爲德國領袖所希望的有力工具了。

德國的勞工團原是自願的，到希忒拉遂變成爲一個有力的國家武器。

國社黨統治第四年

Year IV Begins for the Nazis

Current History, March, 1936

Sidney B. Fay 著

（季廉）

希忒拉於一九三三年獲得德國政權，本年一月三十日，舉行四週年開始慶祝大會，全國法西斯黨員，莫不興高采烈，共襄盛舉。希氏並於是日舉行閱兵，廣播演說，情況之盛，雖不能說絕後，也可算空前。

希氏在未秉政以前，曾於一九二六年組織「希忒拉青年團，」凡國內十歲至十八歲的青年，都可加入，此後又分化爲「希忒拉成人團，」「少年團，」（十至十四歲）與「希忒拉青年團」（十四至十八歲）三個組織。據「希忒拉青年團」團長 Baldur von Schirach 宣稱，在第四年開始的時候，將另有一種新組織出現，把全國九百萬十歲至十八歲的青年男女，都包括在裏面，除掉灌輸他們法西斯主義的思想而外，還要施以適當的軍事訓練。這種組織，外面對它的批評，不一而足，就拿青年的本身來說，他們覺得那些固定的集會，對於他們學校功課的預備，影響很大，因此對於法西斯主義，也就似乎不大發生興趣。此外一般青年的父母們，如果家境貧寒的，還要靠他們子女放學後做工，來掙錢養家。現在既做了青年團團員，不獨不能幫助家庭，還要向父母討錢做制服及其他用途。而且許多天主教及耶穌教的父母們，對於青年，已經有他們自己的組織，認爲希忒拉這種設施，是干涉他們的自由，因之對於法西斯主義，也連帶發生一種厭棄的思想。加之青年團領袖，一面用强力來壓迫別人加入，一面還說他們是自願，甚至更用種手段來威嚇利誘，如不加入青年團，就不能在政府機關做事及從事其他職業，因此更引起一般人的不滿。

關於這點，政府宗教部長Dr. Hans Kerarl 和天主教代表四位主教，由本年一月十八日起，開始談判，對於一九三三年希忒拉和教皇所簽定的條約中的青年組織及教會學校一節，想求得一個圓滿的解決。據一般人的觀察，以前的『天主教青年團，』或將代以由教會主持之青年機關，此外並另組一『國家青年團，』凡教會青年，皆可參加。如此或可邀各主教的贊同，因爲所謂『國家青年團，』究竟是屬於國家的組織，不像『希忒拉青年團，』

完全是希氏個人的宣傳機關。不過，全德主教，會在 Fulda 開會，對於這個計劃，表示反對，因之明與地方的國社黨。於本年二月二日，舉行一次學校登記運動。雖然德國法律，規定父母可以自由送他們子女進國立的教會學校或非教會學校，但是明與的國社黨，卻以經濟及宣傳的力量，來壓迫一般父母，叫他們送子女進非教會學校。並且衝鋒隊員，拿了印就的調查表格，挨門逐戶的叫人填寫究竟贊成教會學校還是非教會學校，如果填寫不贊成非教會學校，他們一定還要追問不贊成的理由。因着這種壓迫，所以本年進教會學校的子女祇有百分之三十五，而非教會學校卻有百分之六十五。主教長 Faulhaber，對於這種舉動，雖極力反對，可是當地學校的領袖卻回答得很妙：『條約第二十三款雖然規定教會有設立學校的權利，可是國社黨反對教會學校，和德國人反對凡爾賽條約是一樣的。』

至於德國經濟狀況，也稍有改變。去年秋天，有些城市很短少牛油，鷄子，及肉類，可是自從開放購買外貨禁令以後，食料進口大增，情形遂見改進。不過國家銀行的存金，卻由八千二百萬馬克減至七千六百六十萬馬克。

自從本年一月二十日起，鐵路運費增加百分之五，預計每年可增加一萬萬馬克收入。去年全部收入，共爲三十五萬萬七千五百萬馬克，較之前年，已增加二萬萬四千九百萬馬克。今年收入，既再有增加，所以對於路政方面，也預備大加改善。不過政府所發之各種乘車優待券，使路局方面，頗受損失。譬如一九一三年此種減價券數值，祇佔全部收入百分之十三，但是一九三五年，卻增到百分之五十一。路局方面，爲補救此種損失起見，特於本年一月間發行公債五萬萬馬克，但是這次公債因爲有政府在背後操縱的原故，祇銷售百分之八十，其餘則由銀行團補充。這件事實可以算爲國家社會黨治下的一個經濟打擊，而將來政府舉債，恐更不容易成功了。

去年十二月間，失業人數統計爲五十二萬二千人，與前年同月比較，已經增加二十五萬。（蔭恩）

法國困難之處境

"Cyrano," Paris

France's Dilemma

「西蘭諾報」(Cyrano)爲一反俄之報紙，代表法國右派之言論。下文係由法俄協定說到義亞戰爭。

義亞爭端殆將波及歐陸，且將使歐陸捲入漩渦之中。法外部正與德外部作鈎心鬥角之爭。

此情形開展之起點，乃在法俄協定之批准。在本年一月廿七日，德外部曾寓書法外部，聲明倘該協定批准，德將以武力佔據萊因非武裝地帶。設德果佔萊因，則羅迦諾條約以及其他和平條約中關於領土規定之條文，必致發生問題。

德早有運用武力之決心，此言恐不爲虛發。不過德一出動，事態必致擴大，而使全歐震蕩也無疑。

由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日德日締結軍事協定一事觀之，此漸見擴大之危險乃愈爲可怖。該協定之目標，在合力以控制蘇俄，而莫斯科亦甚明瞭兩國之用意。法國迫於燃眉之急，遂批准此法俄互助條約。蘇俄政府深望能藉法國軍隊之壓力，與德日軍事互助平衡。

然德國已非國聯之會員國矣。日內瓦方面將何以阻止萊因區域被德武裝佔領？吾人殊難加以推測。與德作軍事攜手之日本，亦已退出國聯，則國聯會員國與非會員顯然將在日內瓦玩一套把戲。德與日均反俄，而俄則竭力吸引法國。然法國在倫敦與日內瓦兩方面，又全然不能得到保證。

在此等情形之下，法外部乃詢包爾溫對於法俄協定之感想爲何。包氏向來不能迅速給人以具體之意見，故其回答吾人刻尚不之悉。倫敦方面認爲縱英國能在萊因或地中海間助法，但相信亦不能立即得到酬報。

吾人先將關於義亞衝突之二主要點分析之。第一，義大利既圖生存，則彼需要出路。倘彼在亞比西尼亞之出路不幸而遭拒絕，彼必在歐洲作殖民與土地上之企圖。第二，英法政策必欲阻止義大利之需要，且欲聯合以抗墨索利尼與法西斯，則義之需要亦必有增而無減。

拉佛爾內閣之倒塌以及社會黨的政府把握政權，即激烈社會黨及反法西斯團成功之初步。此種變化之主因，端起於馬克斯主義者大本營之莫

斯科，所謂法俄協定不過一種表面上的藉口而已。佛蘭丁乃一公道之法人，彼若能堅持己見，實爲防範此危險之惟一堡壘。

此外交新首領於彼詢問英政府對法俄協定之意見時，即作最好之開始。該詢問係出於至誠。且係根據英外部之詢問而發，因英會以倘英艦隊與義海空軍衝突時，法國海空二軍將持何種態度詢法也。

據聞法國最初之回答英國乃爲願與合作。此傳說最初曾被否認，但迄後雖欲否認而不得。但截至今日又如何？英國對萊因將何以處之？所謂互助並非在一方面也。

不過此互助顯然將法國拖入陷阱之中。義大利之備忘錄已送達英國，英國尙無表示。備忘錄中反覆申言地中海之海軍示威乃係違反盟約，且對義大利有侵略之意。良以英國艦隊之在地中海並未能使國聯承認之。按其語氣，是即不啻曰：設地中海中戰事發生，則首先挑釁者爲英國而非義大利。

此事實至關重要。然法於在萊因尋求幫助時，彼將不能逃避此困難。是即陷阱之所在。

若法不能在地中海中援英，則萊因有重被武力佔據之形勢。若赫里歐一派不能使俄法條約批准，則在將來選舉時，解釋失敗之理由亦甚困難。但若冒戰爭之危險，其責任固甚重大。

然則吾人將何以脫此陷阱？

爲法國計，法外部應取得義大利在中歐之援助，鑒於與總理舒格在計劃組織捷奧團結此舉尤爲重要。波蘭乃倚賴德國者，但戰端一開必亦肯加入一共同堡壘而與蘇俄一戰也。（西夷）

西班牙的政局

William E. Lingelbach著

The Clash of Spanish Parties

Current History, March, 1936

西班牙總統柴穆拉氏，因左派議員通過譴責總統解散國會的違憲案，於本月八日辭職，選舉定下月初舉行。現在把三月份「現代史料」中關於西班牙政黨形勢的一文，介紹於下，藉爲西班牙政局的說明。

西班牙的議會於一月七日被解散了。柴穆拉總統這樣大胆地行使憲法的權力，使得政權仍然握在平和派的手裏。這件事是很有意義的。西班牙議會中的右派逐漸傾向於復辟，在他們的勢力下，壓迫人民憲法的自由，這是對於共和政體的一種威脅。倘使柴穆拉氏徇了議會大多數的要求，任命天主教人民行動黨的首領羅伯爾斯氏 Gil Robles 做總理，在選舉期間，這種威脅定然將要增長。

在今年一月間，西內閣曾經努力造成一個共和黨保守派和其他中間黨的大團結。一月二十一日政府曾頒布命令，指斥左右兩黨的舉行以爲有引起內戰，推翻共和的威脅。它呼籲全國的中等階級贊助中央黨，担保在未來的選舉中，將絕對尊重選民的權利。政府並且委任贊助總理以及共和國體的人們，充當省市政府的重要人員和軍警的首領。更重要的，就是它恢復了憲法的自由，和取消檢查報紙的辦法。

在它產生後的四年半中間，西班牙民國已經有過二十七個內閣，八十二位閣員。預算案時常遭遇到否決，最近財長加巴巴里他 Chapaparieta 的預算案，因爲規定對富戶徵收新稅而遭否決。自從一九三三年選舉以來，議會曾經虛耗了許多時間與機會。當羅伯爾斯相信他將要柄政的時候，總統推翻了他的計劃，而成立了一個強有力的民主政府，對於兩極端黨相當地維持中立。

以前抵制加入議會的社會黨，在新的担保下，重新作政治的活躍了，他們決心組成一個左傾的陣線，以便於在新選舉中，對抗天主教黨和保王黨。到一月中間，左傾的共和黨，社會黨和產業革命派與共產黨竟然聯合起來，組織成功一個「人民前線」Frente Popular。一月十六日他們發表競選政綱，強烈地主張擁護共和，履行憲法，進行土地的改革，增進農民的狀況，保護工業，改良建設事業的管理，和注意銀行業，金融，社會法案和公共教育等，並且主張按照國聯盟約精神，處理外交事件。

人民陣線的首領不是亞柴那 Azana，而爲卡巴勒羅氏 Largo Caballero，卡氏因十月革命被逮入獄，新近方被釋出。他現在已成功一個很有勢力的首領。

右派首領羅伯爾斯不但猛烈地攻擊左黨，他並且還反對總統和內閣。右黨因爲過於反動，所以不能成立一致的陣線。羅氏相信，西班牙民衆仍然主張共和政體，所以他對於保王黨的傾向，是很爲焦慮的。（歷樵）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五年四月八日起至二十五年四月十四日止

本週國內大事：中日問題，仍無何開展可言。蓋有田甫就外相，除發表宣言，表示對外交涉，將愈趨強硬化外，實際折衝，胥未開始，且目光亦似集中在對俄。華北方面、不乏酬唔，松室今井尤為活躍，傳冀東偽組織將有所改變，眞正情形，兩方均鮮發表，大抵日方尙在所謂「共同防共」一點上，尋找題目。然晉陝清勦之事實，則又無可否認。我方對華北走私問題，極為重視，多方研究，已得妥善辦法，苟對方能重視其本身尊嚴與我國主權，當亦不難解決矣。對蘇抗議，已再度提出，蘇俄覆文，顯見理絀，以「蒙蘇協定」擬於前此之奉俄協定，殊覺不倫，且事實我政府對後項協定，早有抗議。晉陝勦匪軍事，本週繼續清勦工作中，殘匪一部化零為整、竄至晉西之離石一帶，亦經撲滅，陝北則自張副司令學良到前線督勦後，進展順利，一面已開始籌備善後之清鄉等工作。蕭賀殘匪，一度竄至昆明附近，經顧祝同趕往督勦，危機已過，匪亦西颺矣。蔣委員長近有川鄂之行，聞為視察庶政及指示勦匪機宜云。

國外大事：萊因問題，自法國復文提出後，德國尙無具體表示。羅約各國在日內瓦舉行二次會，三次大會亦將舉行，艾頓佛蘭丁間之意見，業經冰釋，乃得成立四項妥協案。今後對德步驟、當可漸趨一致。義亞軍事，已至最後五分鐘，亞國命運，危於旦夕，亞皇行踪，頗多懸測。國聯十三國委員會之調解工作，方如蝸牛之遲遲其行，而義軍之壓迫，未嘗稍懈，墨索里尼且堅決表示無妥洽可言，亞國都城，被義機轟炸，損傷甚大，其他南部戰線，益形殘破，亞方雖尙疾呼為最後之決戰，其如形勢日非，恐已無能為力。日俄交涉，尙未清了，俄對「滿」境增兵，續提抗議，兩國外交陣勢，尙在盤馬彎弓中也。

國內

對蘇再度提出抗議

自蘇聯發表於三月十二日與外蒙訂立軍事互助議定書後，我國即向俄提出抗議，認為其違反中俄協定之莊嚴諾言，俄方七日有答復照會，措辭極為閃爍。而於奉俄協定十三年訂立之際，中國無任何抗議一層，尤屬與事實不符，我外部於接到復文後，即起草第二次抗議，於十一日送交駐華蘇聯大使館，茲分誌各文件如下：

所謂蘇蒙協定內容

蘇聯政府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現因兩國友誼，自一九二一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得紅軍之助，將與侵佔蘇聯領土軍隊互相聯絡之白衛軍隊逐出蒙古領土以來，始終不渝，且因兩國俱願維持遠東和平，繼續鞏固兩國現存友好關係，故已決定將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即已存在之紳士協定，正式改訂此項草約，規定以全力互相援助，以避免及防止武裝攻擊威脅，並於任何第三國攻擊蘇聯或蒙古人民共和國時，彼此援助，為此目的，余等簽訂此項草約，（第一條）蘇聯或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如受第三國家或政府之攻擊威脅，則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應立即共同考慮發生情形，並採用防衛及保全兩國領土所必需之各種方法，（第二條）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承認在締約國之一國受軍事攻擊時，相互予以各種援助，包括軍事在內，（第三條）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為締約國中一國軍隊根據互相公約，為完成第一條或第二條之義務起見，屯駐另一締約國內，至無此必要時，應立即退出，有如一九二五年蘇聯軍隊之退出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此乃不言自明，（第四條）此項草約共有兩份，一用俄文，一用蒙古文，兩份俱有同等效力，此項草約將於簽字後發生效力，於此後十年內繼續有效，（莫斯科八日國民社電）據庫倫政府今日公告，外蒙與蘇聯於三月十二日所締結之軍事互助條約，今日已正式簽字，該約之有效期限為十年，

我國第一次之抗議

為照會事，本月二日，准貴大使面交一種文件抄本，稱係蘇聯與外蒙簽訂之議定書，查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簽訂之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第五條規定「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份，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外蒙係中華民國之一部，任何國家自不能與之締結任何條約或協定，茲蘇聯政府不顧其對於中國政府所為之諾言，而擅與外蒙簽訂上述議定書，此種行為侵害中國之主權，違反民國十三年中蘇協定之規定，實無疑義，本部長茲特向貴大使提出嚴重抗議，並聲明蘇聯政府與外蒙簽訂議定書，係屬違法，中國政府斷難承認，並不受其拘束，相應照請貴大使查照轉達貴國政府，予以滿意之答復為荷，須至照會者。

蘇俄政府答復照會

本月七日貴代辦遵奉貴國政府訓令，送交本委員長照會抄件，該照會貴方已於同日而交駐華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該照會理由，因蘇聯政府與「蒙古人民共和國」於本年三月十二日簽訂議定書，認為侵害中國主權，並抵觸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中蘇協定，為此南京政府認為得以提起抗議，茲對於該照會答復如下，蘇維埃政府對於該照會所載，對蘇蒙議定書之解釋不能同意，且對於中國政府所提抗議，亦不能認為有根據，議定書之簽訂，與議定書內各條款，均無絲毫損害中國主權之處，該議定書並不容許亦不包含蘇聯共和國對於中國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有任何領土之要求，議定書之簽訂，於中國及蘇聯共和國間，及蘇聯共和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間至今存在之形式的或實際的關係，絕無變更，蘇聯於簽訂互助議定書，認為一九二四年在北京簽訂之中蘇協定，並無損害，且仍保持其效力，蘇維埃政府茲特重行確證上述協定，就蘇聯方面言，仍保持其效力，以及於將來，至於形式上是否有權與中華民國自治部分簽訂協定問題，茲僅須提及蘇維埃政府曾與東三省政府於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日在奉天簽訂協定，此事並未引起中華民國政府之任何抗議，且經其承認，該奉俄協定與北京協定，有完全同等之效力，同時應予以注意者，蘇蒙議定書，幷不反對第三國之利益，因其僅於蘇聯或「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為侵略者之犧牲，幷不得不防衛自己之領土時，始發生效力，基於上述理由，蘇維埃政府以為不得不拒絕中國政府之抗議，認為並無根據，同時幷表示深信中華民國政府必能確信蘇蒙議定書幷不違反北京協定，且適合於中國人民及蒙古人民之利益也，相應照請貴代辦接受本委員長最誠之敬意，中華民國代辦使事（署名）李特維諾夫。

我國二次抗議照會

為照會事，關於蘇聯共和國與外蒙簽訂互助議定書事，本部長業於四月七日向貴大使遞送抗議照會，聲明該議定書之簽訂，侵犯中國主權，違反民國十三年中蘇協定，中國政府斷難承認，本月九日准貴大使遞到貴國外交委員長致中華民國駐蘇聯代辦照會鈔件一份，答復本部長上述去照，來照謂「蘇維埃政府茲特重行確證上述協定，（民國十三年中蘇協定）就蘇聯方面言，仍保持其效力以及於將來」蘇聯政府於此重行確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本部長對於蘇聯政府此項保證，業已閱悉，惟查蘇聯政府對於此次蘇聯與外蒙簽訂議定書之事項解釋，本部長認為並無充分理由，所引民國十三年在奉天所訂之奉俄協定，尤不能作為先例，來照謂奉俄協定之簽訂，並未引起中華民國政府之抗議一節，適與事實相反，查該協定未經該處地方當局呈經中央核准，作為中蘇協定之附件以前，迭經前北京外交部，於民國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九月十一日，先後向彼時貴國駐華大使提出抗議，幷經中國駐莫斯科外交代表，向蘇聯政府抗議各在案，嗣該協定經中央政府核准完成法律手續後，始於民國十四年三月間通知蘇聯政府，作為民國十三年中蘇協定之附件，此項事件，原為貴方違反國際慣例之不合法行為，經中國政府予以糾正，固不得援引為貴方有權向中國地方政府簽訂任何協定之先例，此次蘇聯政府與外蒙簽訂之議定書，侵及中華民國之主權，與民國十三年中蘇協定根本抵觸，中國政府對於該議定書，不得不重申抗議，並維持上次照會內所表明之態度，相應照請貴大使查照，轉達貴國政府為荷，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駐華特命全權大使鮑格莫洛夫。

晉陝開始善後工作

山西勦匪，既成尾聲。陝北劉子丹股，亦日就肅清，張副司令到洛川督師後，會一度飛到前線視察。近已開始總攻、自晉陝間交通恢復，匪連絡失效，咸為釜中之魚，撲滅當無問題，最近晉陝均已開始善後工作，以收雙管齊下之效，如同蒲路之修復通車，晉南之舉辦清鄉，西北總部籌劃陝北善後，均已一一從事。

晉西殘股向南竄逃

竄入稷山一帶之匪，聞我胡宗南率部由運城開到兜勦，匪內部異常恐慌，竄入中陽，現分據朱家店中原朮園傳家岩棘林三角莊一帶，分據縣屬之東北西三面，除朱家店棘林等處之匪已由中陽孫楚部北上與離石傳苗等旅南進夾擊包勦外，傳閻主任又調楊效歐由汾陽積極西進截勦，楊部十二日到達三角莊與匪大部相遇，當發生肉搏戰，異常激烈，匪以密集部隊向楊部猛衝六七次企圖衝出重圍，均經楊部擊退，匪傷亡甚衆，散擾中陽之匪，似又有向南回竄隰縣等處模樣，南路總指揮陳誠，連日在太原策劃勦匪機宜，十三日晨特抽暇偕郭梅吾乘飛機飛晉南候馬等處視察，並與各該地將領晤談，指示勦匪機宜，盤據稷山之匪被我追剿，現已分為三股竄擾，一股二千餘人，一股數百人，另一股亦數百人，盤據中陽屬三觀莊大石頭一帶之匪，被我楊效歐部包勦，匪以無路可竄，集大部向楊部姜旅陣地猛衝，雙方肉搏，姜旅始以槍砲手擲彈猛擊，繼以刺刀衝殺，匪屍遍地，匪受創後一部潰竄，其由興縣臨縣南竄之匪，經李生達部猛烈追勦，閻主任調傅方等部協勦，匪倉皇南竄離石，十二日據報匪至離石城下，以李傳方各部進勦甚急，未敢攻城，怱怱南竄，十二日午抵離石城南三十里之朱家店附近，猝遭孫楚部猛擊不支，旋折東南竄至三角莊，遭遇楊效歐部堵截，匪悼急異常，即欲猛撲脫圍，向楊部衝鋒五六次，雙方肉搏，戰鬥異常激烈，匪傷亡枕籍，中陽城北之原機関傳家岩等處十二日下午戰事激烈，竄至中陽西北下棗林之一股，已被孫軍包圍，匪傷亡甚多，匪無路可逃，大部聚集白馬洞一帶山溝內。

同蒲路已修復通車

此次共匪入晉，首先破壞電線路鐵道等交通，企圖截斷我軍聯絡，其中擾害最烈破壞最重者，爲由靈石起經霍縣趙城洪洞臨汾達候馬長達三百里之同蒲沿線，現匪已退出，據估計鐵軌枕木及車站設備等損失達二十餘萬元之鉅，當局飭路工人員積極趕修，期早恢復全線交通，現在修竣者，南下客車十一日起由太原直通霍縣，工程車已達洪洞，北上車已通臨汾，其間由洪洞至臨汾之一段於十三日趕修，聞十四日起，即可全部通車。

陝北最近清勦情形

陝北被匪盤據經年，因民多匪化，加以食糧接濟困難，故雖經大軍圍剿，收效甚微，現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張副司令以陝北民困已極，赤匪極須肅清，因以本月四日由西安乘飛機赴洛川，親督各軍進剿，張副司令最近期內將常駐洛川，以便就近指揮，對各軍給養之輸送，務期不使稍感苦痛與困難，爲免除後方之顧慮計，先對陝甘邊區之散匪予以澈底之清剿，所有前方軍隊均同時向前推進，遇有散匪即行殲滅，如此各軍互相聯絡，彼此救助，自可免以往向前突進，因後聯絡斷絕，而致損失之弊，且能前進一步，即收清除一部之實效，於收復各地後，即永免於匪之再擾，計劃至爲周密穩固，自此計劃實施後，同官枸邑之匪相繼肅清，而盤據正寧湫頭之黃子文股匪約千五百餘名，騎兵二百餘，槍約千餘枝，亦經我軍擊潰，四日將匪之巢穴湫頭克復，匪勢大挫，現匪又集聚湫頭以東以南地區，一部七百餘，已流竄於柳林鎮石出原一帶，我熊縱隊六日已推進至耀縣之小邱，蔣家山七里川石門關吳松洞之線，我常師現已推進至鹿咀格子上前馬原三甲原雙槐樹之綫，現正努力向前推進中，俟陝甘邊區之匪於短期內肅清後，即向陝北推進，此次清剿，張副司令已抱有決心，待各軍進至相當地點，即對匪包圍總攻，務使不再流竄，以絕根株。

華北緝私辦法決定

華北之枝節交涉，松室竹下等連日在平與秦德純陳中孚等，所有折衝，我方對華北走私，極爲注意，曾電召津關監督林世則及秦海關監督奚定謨到京諮詢，先後在京在滬召關務人員會議，對詳細施行辦法，已有決定，在該項辦法草案未提經行政院所指定之關係各部討論前，關署長鄭萊特電召津秦兩海關監督林世則，奚定謨於十二日下午由京赴滬，會同總稅務司梅樂和，再加以研究補充，財部擬俟此項辦法草案十三日呈部後，即約請關係各部開會討論，此項緝私辦法，內容偏重于充實緝私之機構與力量，企足以遏止走私猖獗之風，因照現行之緝私辦法，已不切實用，不得不另覓新途徑。

（附）餘鹽輸日辦法

關於各區餘鹽輸出日本作爲工業用鹽一案，已由財部詳加審查，如適合目前實際情形，現定辦法四項，（一）各區如有剩餘鹽片，准其輸日作工業鹽之用，惟須經日專賣局證明後，方准出口輸日，（二）各區商人請求輸出，應先向當地鹽務主管機關呈遞請求書，由該管機關切實審查，必須純粹華商資本殷實，呈候部署覆查確實，正式派爲輸出商，其有逕向部署呈遞請求書者，一律飭交各該區主管機關審查呈報，再行核定，輸出商名額，每區均定三名，以上試辦一年，（三）各區輸日工業用鹽，稅率暫定爲每公噸一元，並應照各該區最高稅率另征現款保證金，或殷實銀行出具切實保單，（四）鹽斤出口時，關於查驗及其他一切手續，仍應照華鹽出口辦法辦理，上項辦法已由財部於十一日晨分電長蘆山東兩淮福建四鹽區運使遵照。

國外

羅約各國二次會議

萊因問題，自德提出對案，雙方意見之距離愈遠，而除德以外之各羅約國，亦均同牀異夢，法政府除提出備忘錄外，復有和平計劃，十二日羅迦諾公約各國在日內瓦集議，會後英法兩國意見大相接近，此在法國原以爲對德成立妥協之望，已告失敗，爰乃主張實行羅迦諾協定草案所載各項辦法，現則接受英國意見，允由該國續設法促使德國接受集體安全之原則，至於英國，則亦接受法國意見，一俟德國在萊因河區域建造防禦工事，即當出而援助法國加以抵抗，此外法國政府前於四月八日所提出之備忘錄，英國亦以之作爲根據，而就三月三十一日德國備忘錄所載四點，要求該國加以說

明，藉知眞意所在，所謂四點，即（一）德國所建議之雙方互不侵犯公約如何乃可與國聯會盟約之基本原則，即集體安全一項原則，互相融合。（二）國聯會盟約，當與凡爾賽和約分離，而成爲獨立約章，用意何在。（三）德國關於殖民地問題所要求之平等權利，內容若何。（四）關於奧國但澤自由市與米美爾自治城區現行局勢，是否立即有所要求，對於歐洲現行疆界，是否要求立即加以變更。

英法比義發表公告

羅迦諾公約各簽字國（英法比義）二次會議，發表公報，內稱「羅迦諾公約各簽字國，以爲欲圖訂立新條約以代替現行條約，必先恢復信用心，始克有濟，關於此層，德國政府苟能有所盡力，關係各國自可立即進行普泛談判，俾將羅迦諾協定草案第七條付諸實施（第七條係謂（一）三月七日德國備忘錄所提各項建議，他日開始談判時，應由德國出而參加，但關於東歐各國互不侵犯公約及德國重返國聯會兩項建議，不在此項談判之列，（二）英法義比四國應進行談判，藉以締結互助公約，以代替羅加諾公約，各該參謀部所當訂立之協定亦包括在內，（三）萊因河區域從新建造防禦工事一層，應予以禁止，或加以限制）惜乎德國之未能出此也，雖然，凡可成立妥協之各種企圖，務必悉予嘗試，爲此德國備忘錄所載若干點，即法國備忘錄所要求說明者，應由德國加以解釋，此層當由英國政府與德國政府接洽，尤其是對於下列兩點，當向德國提出問題，即（一）德國所建議之雙方互不侵犯公約，其範圍廣狹如何。（二）此項公約如何可與國聯會盟約所規定之集體安全與互助兩項原則相適應，法國代表曾於本日會議中聲明，苟在未來談判期間，萊因河現行制度發生重大變化，則法國對於一切可採之步驟，不論爲集體者或爲片面者，保留自由行動之權云云，羅迦諾公約各簽字國當即議決，此種變化一旦發生，則各該國應立即開會，加以審查，此外各簽字國又決定將法國和平計劃，提付國聯會行政院討論，至於德國計劃可否一併提付行政院，則當向德國政府徵求同意。

法對德備忘錄全文

法國對於德國備忘錄所提出之備忘錄，即第一備忘錄，頃已公佈，其內容共分十點，曾將德國廢止羅迦諾公約所依據之理由，一一加以駁斥，其大要如次：（一）德國政府前於三月七日廢止羅迦諾公約，並遣派軍隊開入萊因河區域之後，國際法治制度，已被破壞，法國因避免國際糾紛起見，並未採取通告辦法，用以立即回復原狀，而與羅迦諾公約其他各簽字國，進行談話，冀有以保全友善解決之可能性，此在羅迦諾公約各簽字國，亦復顧全德國體面，而於三月十九日提出協定草案，無如德國認爲有傷於該國榮譽，且未能以平等權利給予該國，因而加以拒絕，實則德國榮譽既無人加以損害，即平等權利亦無人勸而不予，此外該國雖允重返國聯會，但仍要求須在事前修正國聯會盟約，（二）德國備忘錄對於萊因河非武裝區域制度，曾就歷史觀點有所論列，謂與美國故大總統威爾遜所提出之十四項原則相牴觸，實則巴黎和會前於一九一九年間討論萊因河區域解除武裝一項問題時，德國代表團從未提出抗議，至羅迦諾公約乃德國在前協商各國軍隊自萊因河區域撤退之後所自由簽訂者，該國亦竟片面予以廢止，其所依據之理由，則謂凡爾賽和約係在壓迫下所簽訂，嗣後羅迦諾公約未能將凡爾賽和約關係該國領土各項條款加以修正，因而該國對於羅迦諾公約所載某種條款（即關於萊因河非武裝區域者）自有拒絕加以尊重之權利，然則吾人對於德國今後所可簽字之條約價值若何，自不能不加以懷疑，因而得一結論，即德國今後對於但澤自由市與米美爾自治區域現行制度，對於奧國現行狀況，亦將掀起問題，但對於歐洲若干國現行疆界，亦將要求加以修正，對於該國原有之殖民地亦將要求予以發還，是也，凡此種種問題，德國允宜明白答覆。（三）德國對於法俄兩國互助公約，雖認爲與羅迦諾公約相牴觸，但羅迦諾公約其他各簽字國幷未提出異議，觀於德國拒不求直於海牙國際法庭，即知其理由不充分。（四）羅迦諾公約各簽字國，雖準備依據德國備忘錄所提出之建議案而進行談判，幷成立新協定，用以代替羅迦諾公約，但一切談判，苟以「既成事實」爲基礎，則決非各該國所願爲，又況德國廢約之後，一再拒不表示妥協，尤其是萊因河區域駐軍撤退一部份，與不在該區域建築防禦工事兩層均堅決加以拒絕，安見有進行談判之可能。（五）德國備忘錄雖曾提出各項和平建議，但須俟該國提供保證，情願履行諾言之後，始可加以考慮，萊因河非武裝區域制度，匪特法比兩國安全所繫，即全歐洲亦利害攸關，此項制度撤廢之後，應如何加以補救，德國備忘錄幷未提出諸言，吾人以爲該國對於集體安全一項原則，能否加以信守，自可於該國是否在萊因河區域建造防禦工事一舉覘之。（六）德國備忘錄所提議之互不侵略公約，殊有未盡，此項公約計劃既未能插入集體安全制，其與東歐洲各國締結互助公約之議，

亦且格格不相入，加之德國本係凱洛格非戰公約之簽字國，原不得以戰爭爲推行國策之工具，他日即使訂立互不侵犯公約，其於原來所負義務又安能有所增益，要之，任何辦法，凡將歐洲劃分爲東西兩部份，僅爲西歐安全着想者，法國均所拒絕。（七）德國重返國聯會之議，法國自所歡迎，第以該國最近之舉動而論，則二次退盟之威脅，仍無以防止之，至該國提議設立國際仲裁法庭之舉，直乃否認海牙國際法庭，並否認國聯會行政院之職權。（八）德國關於縮減軍備之建議案，關於陸空兩軍，並有載有質的量的限制辦法，至關於戰爭人道化一項問題，雖屬言之成理，但若能主張互助制度，用以對付未來之侵略國，俾戰爭無由發生，則其實効尤有足述者。（九）法國對於促進法德兩國關係之議，並不加以拒絕，且盡其所能，以冀達此目的，即國聯會亦正企圖在精神上弭兵。（十）法國隨時履行國際義務，並無修正現行憲法之必要，反之，維護和平，必須以互相尊重權利爲起點，而互相合作，始克有濟，各國之間，遇有爭端發生，未便單獨與其鄰國自求解決辦法，而置集體安全原則於不顧，要之，歐洲領土政治現狀能否毫無保留而加以承認，歐洲現狀能否經由互助制度而加以保全，德國在其送達英國政府之備忘錄，並無一字及之云。

法國另提和平計劃

法國對於德國備忘錄，除提出第一備忘錄，加以答覆之外，同時並提出第二備忘錄，詳載和平計劃，首云，法蘭西共和國政府，今茲所提議者，乃在維護各國榮譽，而由各國履行諸言之中，尊重各國平等權利，鼓勵國際貿易，以達到普遍的完全的持久的和平，並由切實限制軍備之途徑，踏入縮減軍備之地步，以達到眞正的和平，此項計劃，乃以下開各項原則爲根據。（一）權利平等國際義務須加以尊重，法國政府以爲和平若果以各民族之需要與慾望爲轉移，則和平終不可期。（二）國際法治，當有強制性質相當保障。（三）稱霸之事，在所不許，法國政府以爲各國均得在某種情況之下，尤其是在軍備問題之下，自由放棄一部份主權，各國軍力苟有軒輊之處，並得締結普遍的互助公約，以補救之，至在政治上所可採取之辦法，法國政府以爲歐洲大陸實乃組織集體安全制之標準區域，但歐洲全部若果認爲過於遼闊，未便依據互助原則而成爲唯一單位，則將其劃分爲若干區域，從而成立若干區域公約，並在國聯會範圍之內，組織全歐洲委員會，擔任組織事宜，亦無不可，關於各國現行疆界之變更，須由關係各國互相同意，始可予以實行，但各國在二十五年之內，不得要求變更現行疆界。此外關係各國對於條約義務之履行，尤其是關於軍縮問題，務當商定適當辦法，或當包括軍事手段在內，關於此層，歐洲一般公約或區域公約各簽字國，均當指定陸軍空軍海軍部隊，撥歸國聯會與全歐洲委員會指揮，此項委員會並當監視各項條款義務之履行，一俟互助制度組織完成，則切實縮減軍備之舉，即可實現，全歐洲委員會討論軍縮問題時，祇須有三分之二之多數，即可加以決定。歐洲現行與未來各項條約，並須提付該委員會備案，其有與歐洲一般公約或與區域公約相牴觸者，得由該委員會宣告無効，備忘錄嗣乃提出經濟建議案五項，以爲經濟改進首重維持和平，歐洲政治組織成立後，自須進而着手經濟組織，其要如次：（一）歐洲各國之間，宜採用關稅優惠制，並互相訂立關稅條約，用以發展貿易，（二）簽訂國際協定，或簽訂歐洲協定，用以限制現行關稅保護政策，實行關稅休戰，並設立國際貿易法庭，藉以防任意廢止商務協定。（三）在歐洲範圍之內，組織貨幣信用制度。（四）殖民地富源之分配，宜加以改正，俾歐洲各國均可獲得必要之原料。（五）上述各項辦法，當由全歐洲委員會特設股員會加以處理，並提付國際會議討論，此項會議不問國聯會會員國或非會員國，均當請其加入，第二備忘錄至是乃提出結論云，此項和平計劃與國聯會盟約不相牴觸，而相融合，國聯會所載各項原則，亦即此項計劃所根據之最高法律云。

英外部發表藍皮書

倫敦八日哈瓦斯社電：內閣頃於今晨發表藍皮書，內載文件五十九種，其中以艾頓外長於本年三月二十六日拍致駐德大使費潑斯爵士之長電一通最爲重要，電文內容，將英國政府自一九三四年六月起至本年三月七日（即德國廢止羅迦諾公約之日）止，爲組織歐洲和平機構而進行之外交談話，詳予紀載，此項談話，可分爲五部份，（一）爲訂立東歐公約而進行之談判，自一九三四年六月起，至一九三五年五月（即法俄互助公約簽訂之時）爲止，（二）關於法俄互助公約是否與羅迦諾公約相牴觸問題關係各國間所交換之牒文，自一九三五年五月起，至同年八月爲止，（三）在同時期內關於東歐互助公約之談判進展情形，（四）關於天空公約及限制空軍軍備之談判，（五）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起，至本年三月止，爲與德國賡續進行談判所作之企

圖，電文略稱，「法國所提東歐公約原案，就英國政府視之，其所畀於法俄兩國之保障，與畀予德國之保障，不相平等，殊有缺憾，爲此英法兩國曾於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一日在倫敦舉行談話，加以彌補，結果擬定下列方式，即由波蘭、蘇俄、德國、捷克、芬蘭、及波羅的海沿岸各國（立陶宛、拉特維亞、與愛沙尼亞）訂立互不侵犯及互相諮詢公約，並由蘇俄對於法德兩國、接受羅迦諾公約担保國之義務，而法國則對於德俄兩國，接受上項互不侵犯互相諮詢公約所規定之義務，其所負義務，須與法國根據國聯會盟約所負義務，不相牴觸，此項方式擬定之後，英國當即向關係各國，尤其是德波兩國力勸接受，惟兩國均未贊同，德國並於一九三四年秋間明白表示，願以雙方協定之方式，維持東歐洲之和平，於是法俄兩國乃於是年十二月五日在日內瓦簽訂議定書，互相約定，對於任何談判，凡其目的在於訂於雙方協定或多邊協定而足以妨礙東歐公約之成立者，兩國均不參預其事，迨至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英國西門前外長與艾登外長（時任掌璽大臣）同往柏林，德國希忒拉元首曾以所擬東歐公約之大綱通知英國閣員，其內容主張東歐各國訂立雙方互不侵犯公約，另訂仲裁和解諮詢協定，並由各該國提供不援助侵略國之諾言，以資補充，當時希氏並說明上述雙方公約，苟欲列入多邊公約制度之內，則德國政府亦不加以反對，惟德國對於互助辦法既不贊成，自未便加入互助公約，迨去年四月間，英法義三國在斯特萊沙舉行會議之際，德國政府又應英國大使費潑斯之請，發出公告，說明德國準備依照三月二十五日所指陳之大綱，參加東歐公約，該約其他簽字國，不妨商定互助辦法，惟以互助辦法列入個別約文爲條件，此項公告發表之後，法國政府當決定不必再事等待，而即與蘇俄商訂互助公約矣，其時英國曾向法國詢問法俄互助公約是否與羅迦諾公約相牴觸，法國當即答稱，法國對於法俄互助公約，會提出一項絕對性質之條件，即此項公約之義務，不但受國聯會盟約運用之節制，且應受羅迦諾公約運用之節制，厥後法俄互助公約卒於去年五月二日簽字成立，是月二十一日，德國希忒拉元首發表演說，謂法俄兩國旣已成立「軍事盟約」，此約對於羅加諾公約各關係國所負條約義務，將發生何種影響與後果，德國希望獲得眞確之解釋，至就德國而言，則羅加諾公約所產生之一切義務，德國政府自當予以履行，嗣後關於法俄互助公約是否與羅加諾公約相牴觸一項問題，關係各國間曾經交換牒文，英國前外長賀爾於去年七月五日電令駐德大使費潑斯向德國政府表示，羅迦諾公約各簽字國包括德國在內所有權利與所負義務，未因法俄互助公約之成立而受損害，或有所變更，此層希望德國政府有以承認之云，是月英國政府又復向德國接洽，欲對東歐公約問題重復進行談判，關於此事，德國外交次長布洛夫曾於去年八月二十二日通知英國代辦，謂德國政府在十月之前，不能有所表明云。

義亞戰事仍甚激烈

義亞戰事，已至最後關頭，戰線延至亞京附近，亞國命運，殆已懸於旦夕，國聯十三國委員會雖已開會，然因義國態度强硬，無法成立妥洽案，至此亞國惟有表示爲最後之背城一戰。

十三國會開會情形

國聯會行政院十三國委員會於十日午後四時舉行秘密會議，至六時始畢，當由法理專家委員會提出報告，略稱義軍在亞使用毒性瓦斯問題，不在十三國委員會職權範圍之內，委員會自未可據以決定對義加緊制裁，英外長艾頓對於此項法理觀點，並無異議，惟謂毒性瓦斯之使用，終當加以避免，又謂此項問題最後決定之權，操於關係各國政府之手，則以毒性瓦斯之製造與出口，均應取得政府之准許故也，英國政府最近由蘇彝士運河義國貨船之艙單，查悉運往亞比西尼亞陣線之毒瓦斯，在二百噸以上云，十三國委員會當即決定分向義亞兩國發出申請（詞見另電），勸其立即停止使用毒性瓦斯，委員會嗣因義亞兩國互相攻訐對方行爲殘暴，乃決定對於兩國攻訐文件所提各節進行調查，調查程序，由法理專家委員會於今晚決定之，至是主席馬達里亞加即將渠與亞國代表華特會談結果提出報告，謂華特業已允與義國直接進行談判，惟以本席與國聯會秘書長愛文諾參預談判爲條件，十三國委員會旋即散會，當定於明日午前十一時繼續會議，然後延會至本月二十一日，馬達里亞加於散會後即往訪義國代表阿羅錫，告以委員會討論經過情形，並詢以義國是否準備停止戰爭，參加和議談判，義國倘能加以接受，則當由馬達里亞加於延會期間注視談判之進行，該委員會是日向義亞兩國發出申請書，其原文已由國聯會秘書廳發表，略謂亞義兩國政府向國聯會秘書長愛文諾所提各項文件，即關於雙方作戰方式違反國際現行協定者，均由本

委員會加以審閱，本委員會茲特代表輿情，申請兩交戰國務必採取一切措置，俾使違反國際協定及國際公法原則之情事，毋再發生，深望兩國政府提出保證，以釋懸念云。

墨索里尼態度強硬

義內閣會議，於十日由首相墨索里尼臨時召集，提前開會，席間首相當即發言，略謂欲保障義大利殖民地之絕對安全，勢非整個消滅亞國軍力不可，邇來遠征軍在東非所獲出人意料之勝利，已使吾人之願望，得更進一步之保證，吾人自必繼續努力，決不因受任何阻撓而停止吾人之工作，最近國聯十三國委員會正在日內瓦開會，討論義亞爭端，傳聞英國主張，轉趨強硬，有堅持義國必先停止戰事行動之說，首相此項聲明，諒係有感而發，對艾頓之建議，先予以一當頭棒喝，義國那波利港九日哈瓦斯社電，郵船意大利號哥倫布號與李古利亞號，共載士兵三千七百十名，黨軍七百名，工人一千四百五十名，軍官一百五十員，均於昨晚啟碇，駛往東非，王儲畢蒙親王，并於李古亞號啟碇之前，親在船上檢閱士兵。

南北兩路最後鏖戰

南路陣線義軍總司令格拉齊亞尼將軍近取新攻勢，沃加丹連日在鏖戰中，義軍雖用瓦斯作戰，亞軍仍死守不退，北路戰局殊欠明瞭，亞軍因已故陸長穆魯奇大將軍所統軍隊之撤退，曾作重大之退却，此固不可諱，然有經驗之軍事專家皆不信亞皇大軍已全潰敗，義軍目前之戰線，其前鋒迫近台西，餘則散處孤立地點，彼此有山谷爲隔，軍事觀察家視爲頗危，北路亞軍大本營所在地之台西旦夕即將陷落，聞義軍已進抵通台西「帝國路」上之華爾狄亞鎮郊外，全陣線現正向南進展，義屬東非洲高級委員兼遠征軍總司令巴杜里阿上將，發表簡略談話稱「近來余有不少工作，日內君等亦不患無工作」云，言外之意，乃謂激烈戰事又將開始。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四月八日起
至二十五年四月十四日止

四月八日　星期三

△蔣院長離京
△法公布對德覆文

四月九日　星期四

△蘇聯覆文已送達外部
△張副司令飛淞頭視察
△日外次重光去職
△英外部發表藍皮書說明兩年來外交經過
△亞國聲明願與國聯媾和

四月十日　星期五

△蔣院長抵漢
△財部會商華北緝私辦法
△堀內謙介繼任日外次
△國聯十三國會宣告休會

四月十一日　星期六

△對俄發出二次抗議
△廣州大火損失百萬
△羅約國成立四項妥協案

四月十二日　星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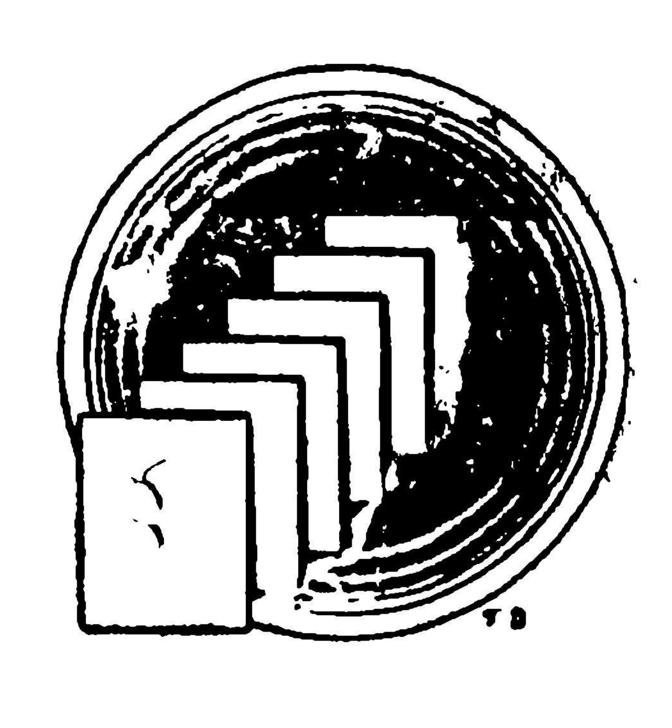
△義機轟炸亞軍南路陣地甚烈
△蔣院長離漢到宜昌
△義亞兩軍在沃加丹鏖戰

四月十三日　星期一

△華北緝私辦法商定
△蔣院長離宜昌
△吳鼎昌邀金融界談組織農本局事

四月十四日　星期二

△蔣委員長電慰山西勦匪將士
△潘王回綏
△俄大使到滬
△有田召外務會議討論對華對俄政策



論評選輯

抗議中之外蒙問題

三月十二日，蘇聯與外蒙政府簽訂互助協定，中國政府接蘇聯通知，證實其事，以其有礙中國主權，故於本月七日向蘇聯抗議，九日，蘇聯覆之。雙方文件尙未經我政府發表，但內容已明，亟評之如左。

中國立場，爲不能承認任何國家與中國領土內之地方當局者以獨立國政府之名義簽立國際條約，凡此類條約，無論內容如何，中國不認其有效，不受其拘束，此一般之原則，必守之立場，不僅蒙事，蒙事亦然。而此次蘇蒙協定之特値注意者，其協定對象，泛指第三者，而又全以獨立國視外蒙，於協定中並未提及宗主國之中國。是單依約文解釋，中國亦可成第三者之一。即可成蘇聯與外蒙相約認作假設的共同敵對國之一。況事實上蘇聯於訂此約之先，並未預告中國，僅事後使知，一如其告日本然。其所異者，上月杪告駐蘇日大使時，未有全文，本月初通知中國者，附有抄本而已。總之，按一九二四中蘇條約之條文規定，及該約所具之友好精神而論，蘇聯此舉，謂其非漠視中國主權，不可得也。

讀塔斯社所傳蘇聯覆文之內容，蘇聯政府解釋，一九二四之中蘇協定不致因此歪曲，且繼續有效，並謂「蘇聯政府玆特重行申明，上述協定關於蘇聯部份繼續發生效力」此種保證本中國所願聞，惟恐其仍徒成空論。何則？觀蘇聯過去一貫的態度，在謂蘇聯本承認中國在外蒙之主權，但外蒙本身是否承認，則爲中國與外蒙本身之事，蘇聯無權過問。此次照覆中特有「關於蘇聯部份繼續發生效力」一語之意義，恐即在此。雖然，此形式之論，非事實之談也。蓋自民十三年即一九二四年六月活佛逝世，青年黨宣布成立蒙古國民共和國以來，實際受蘇聯指導，中蒙交通商務之斷絕，爲蘇聯政策使然。十八年中蘇絕交之後，烏得設卡，禁漢人出入，張庫交通，殆完全隔絕，迨中蘇復交後，始稍緩和。然察綏兩省，在九一八前後，曾屢次努力恢復漢蒙商務，外蒙亦表好感，其卒未成功者，亦以蘇聯政策上未加同意之故。即如此次互助協定之商議，假若蘇聯在精神上確尊重中國主權，則可與中國預商，而倘示意外蒙，使之與中國接洽，外蒙亦未必不願。今事實上置中國於局外，而簽訂惟獨立國相互間可以簽訂之軍事條約，而同時聲明關於承認中國主權之約，在蘇聯部份繼續有效，以詞令言，誠善矣，然如此永遠可一面承認中國主權於言論，一面得抹殺中國主權於事實，而復曰此中蒙自己未解決，非蘇聯不承認也。

是以由法律觀點論，蘇聯辯解，畢竟牽强，所畀保證，亦缺實際。中國政府七日抗議之主旨，尤當始終堅持，非至主權完全恢復，實際受尊重之日，不爲

解決。至於主權完全恢復之方法如何，則在國力而不在外交，蒙事然，其他無不然也。按蘇聯觀點，在謂中國自己不能保其領土，故其意彷彿不但以爲中國不必反對，且反而應感謝其代勞。夫中國之不能保土，固吾自身之恥也，而若謂此爲幫忙，恕中國人不能承認。蓋幫之結果，徒使中國領土化爲他國之被保護區域，同之失土失民而已。夫中國今日之問題本至大至多，外蒙問題，只其中之一，而又爲清宣統三年以來之懸案。中間惟民八徐樹錚鎮庫倫時，中央得伸權威於外蒙，自民十白黨恩琴叛據庫倫驅走漢兵以後，即失統治之力，故在近年國難大起之後，國民因東北四省之事件，更大於外蒙數倍，故於外蒙久已不暇注意。而實際上，外蒙獨立後，從未內犯，除斷絕交通外，內地全局不感失外蒙之苦。假令無此次主權問題之新刺激，本可不起波瀾，且在今日，中國國民方痛其完全同一民族同一行政組織之富庶的東北四省，被割裂而稱獨立，且其事不告段落，內蒙華北，又以與滿洲接壤之理由，而主權正受侵迫，縱令內蒙暫作他論，華北則爲吾民族數千年發祥之故土，文化之中心，而今呈岌岌之勢焉。在日本施行此種政策之時，中國國民，自不暇因蘇聯與外蒙訂約之故，而特對蘇聯發生敵愾之感情。今所必爭者，國家法律之地位是已。而中國國民，將深信欲在法律上有效的保持其主權，必有賴於國家之實力，有力即有權！不因主權被侵而悲觀，同時不因得空言保障而滿足。凡中國所受任何國家之侵害，及漠視我主權之行爲，一概不承認其有效，誓必有以收回之。國民記取我國家今日萬孔千瘡不可形容之悲境，根本上乃自造，故惟有自身努力以達到實際恢復完全主權不受任何國家任何方式之侵害爲止。外蒙問題，亦其中之一也。

（錄四月十日大公報）

對蘇再度抗議後之探討

對蘇再度抗議後之歸趨如何？曰：問題本身，已無發展性，結果殆與過去對中東路之抗議相等。試客觀的探討之。

（一）中國之抗議，爲保持外蒙領土主權法律上必要之行動，然蘇聯既已聲明認一九二四中蘇協定之繼續有效，是問題又返於最初。在目前局勢下，中國將無恢復主權之更適切有效的手段也。或推測此案有提出國聯之可能，實際未必。蓋如此將不論國聯有無處理之能力，應先問請求國聯處理之目的何在。夫提交國聯，是否欲以國聯之力達到廢止蒙蘇協定爲最後目的。假令如是，不論國聯能不能，縱能矣，中國之統治權，亦無以達外蒙，而外蒙若爲他國所攻襲占取，中國亦仍將坐視之，是中國之羞更甚矣。就蒙論蒙，中國本視內蒙近而外蒙遠。今者內蒙東四盟之三盟半，早附於僞國，錫林郭勒盟所餘之半，去多以來，又成不可思議化。且察哈爾八旗之半，亦被李守信所占，最近更占至白靈廟矣。中國對內蒙領土主權之重大分割，實際上坐視至今，則又何暇對於自清宣統三年以來變亂獨立之外蒙，在此時而致力干涉，何況依然不能負責保護之乎？是以就問題形勢言，中蘇之外交交涉，不久實際上恐致擱起，一如中東路問題然，外交上難有新的發展也。

（二）我國民之尤當注意者，爲此遠東整個形勢下，中國之恥辱與不安。夫如近時之滿蒙邊界衝突，以及蘇蒙協定之發表，與日本之對策，如增兵北滿，及在華北最近正進行中之種種交涉。凡此整個問題之推移，皆時刻在侵害中國主權之前提下行之。自滿至蒙，數千里間，何地非吾土，何人非吾民，乃被分割，更相激盪，日蘇雙方，日在辯詰之中，實則一切問題，皆發生於中國領土之內。自根本言，中國之羞大矣，而危亦日甚。現在公然的最大之問題，爲日蘇兩國在中國境內或境上之備戰。自蘇蒙協定以後，蘇聯軍隊一部分已到外蒙，而日本則幾傾其軍隊主力以來滿洲，更對我西內蒙與察冀兩省逐步經營，不知所屆。夫常識觀察，日蘇危機之眞正爆發，原非易事，目下之緊張，尙只在彼此設防時期。然正惟如是，中國之危險困難，更與日俱進，蓋兩强盤馬彎弓之日，正中國坐被凌踐之時。外交全在虛懸，形勢竟成被動，中國大陸之

主人翁乃竟陷於被處分者之地位。即欲苟安的旁觀而不可得，此種形勢，今後恐日增顯著也。

（三）然則對策宜如何？曰：第一須定自己之決心。何謂決心？即中國對日蘇爭鬥之必然的展開，究持如何態度？此爲一切之先決問題。夫決定態度之前提，自以中國本身利害爲斷，故須先洞察事實，辨析利害。按現在事實之易知者，依政府年來之表現，原易於對日妥協，其所期於日者不大。即滿洲問題，姑作懸案，但求國家主權不受更大之侵凌，能如是，一切可商，惟迄今論斷，此願並未獲達。至中蘇關係，一部分智識階級，或抱若干空想，但事實證明，政治上殊無接近之可能性。最近俄報對中國正當尋常之抗議，尙極力詆毀，即其一證。是以中國今日介兩大之間，而徒處於孤立受困之地者也。吾人望政府當局及各界權威，對此一大問題，須亟作根本考慮。蓋以中國之地位，本應爲主動的設施，操全局的樞紐，外交上當然應有途徑可循。政府年來本最重對日外交，當玆重大時機，勢不容長此消極旁觀歟？如蘇蒙協定之交涉如何，僅問題中之一枝葉而已。

（錄四月十四日大公報）

外蒙與遠東

自世界第二次大戰之醞釀，漸次露骨，日本於九一八後向大陸之侵襲，進展靡已，於是遠東局勢，顯見者緊張之姿態，充塞者憂疑之空氣；雖發縱指使之者，剛柔不一，張弛時殊，然縱觀演變之跡象，對立爭持，日益尖銳，是則舉世所了然而莫或否認者也。我國首當其衝，領土之介乎日俄間者，於遭受巧取豪奪之餘，陷爲强鄰變態之外衛機構；燎原星火，謂非在此歟！夫戰爭於我領土之內，我國安得自外於戰爭；我國不能自外於戰爭漩渦，則以各國在遠東關係之錯綜複雜，以遠東戰爭勝負之將決定世界將來禍福之運命，又孰得置身事外，若隔岸之觀火？是以謂今日種因之後果，將不僅爲我國局部領土存亡之問題，不僅爲我國整個國家安危之問題，斷非聳聽之危言也。

雖然，國人毋謂事變影響之將遍及各國焉，故凡防患於事變之先，制止於變作之日，應由各國與我共分其勞，共任其責。要知無論遼寧吉黑，東蒙外蒙，皆我領土，亦應惟我主權得以支配之；故凡關領土之主張，主權之發動，在我，責亦在我，非異人任，不容他求，此其一。我國之領土得保全，主權得完整，則日俄爭端無自生，接觸無自作，彼沿海庫頁一隅，固不足爲戰爭之酵母也，此其二。惟此二者，國人應以至勇，引消弭世界大戰，遠東慘禍爲己任；而昨傳我國政府爲俄蒙擅訂議定書而提出嚴重之抗議，是一面爲領土之主張，主權之發動，實有此抗議之必要，一面殆亦以防止禍患爲動機，斯抗議不辭以最嚴重之態度出之，以期其必效歟！

夫外蒙之是我領土，有我主權，不惟世所周知，抑亦蘇俄所確認，民國十三年之中俄協定可以佐證。是以在國內言，外蒙地方政府無與他國簽訂此類議定之資格，在國際言，蘇俄不應誘致外蒙之簽訂此類議定書；今中俄協定之存在既絕無問題，則所謂俄蒙議定書之等於廢紙，自無待言。事理之簡單明瞭若斯，蘇俄必明知之，顧乃悍然不顧以爲之，誠不知蘇俄將何以答我抗議？將何以解釋中俄協定之存在？或曰：遼吉黑非中國領土耶？非有僞組織耶？民國二十年間，非有類似今日所謂俄蒙議定書之日僞議定書之簽訂耶？先例如彼，仿行若此！唯唯，日僞議定書亦非我國所能承認，此其一；惟有日本在遼吉黑之行動，斯有今日之所謂中日問題，此其二；惟有中日問題，故日本脫離國聯而孤立於國際，此其三；往者，李維諾夫氏釋侵略國，侃侃而談，舉世翕然，則謂今日蘇俄自儕於日本，謂所謂俄蒙議定書效法日僞議定書，是未可信。以此推之：在此蘇俄答復未至之日，我人固將期待蘇俄對我抗議所取之態度，有以殊異於中日問題中之日本態度也。抑國人當不以對俄抗議爲盡責也，何也，國人應以保持領土主權之完整爲盡責；此責不盡，人視我國領土主權爲生命線，彼此生命線之延擴，即遠東慘禍世界大戰之導火線也。

（錄四月九日上海時事新報）

（公弼）

對於蘇俄復牒之質疑

蘇俄政府，答復我國爲俄蒙互助條約事抗議之文，業於十日各報公布，其全文最要之一段，爲『關於與中華民國各自治區域締結協定之形式權利問題，此可回顧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蘇聯政府與東三省政府在瀋陽所訂協定、該約並未引起中華民國任何抗議，甚至中國政府，且已承認上述瀋陽協定，與北京協定，俱有同等効力，』揣其用意，蓋謂東三省者固亦兩當事國所認爲中國之領土，但當時俄人與東三省政府締結所謂奉俄協定，其時北京政府固未抗議，而後來莫德惠於東鐵戰役以後，赴莫斯科會議之際，莫使於致加拉罕公文中，屢以中俄奉俄協定，相提並論，是俄人今日雖與外蒙政府，締結協定，而仍不礙其承認外蒙係中國領土之例證，此言可謂極外交上掩護之能事，但吾人有返質諸俄人者數點，茲述如下。

(一)民國十三年東三省地方政府，雖與蘇俄締結所謂奉俄協定，但仍以中華民國地方長官之資格，爲該協定之當事人，今以俄蒙互助條約，則赫然以蘇聯政府與『蒙古人民共和國』並列，俄人毋謂外蒙之稱『蒙古人民共和國』係外蒙之事，非俄人所與聞，須知俄蒙如果不生關係，尙可以無論其稱自治政府與否，抑稱人民共和國與否，謂與俄國無關，今則雙方訂約，明認其以『蒙古人民共和國』爲該協定之對造，俄人既承認於中華民國之外，別有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而同時尙欲自諉於仍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卽係中華民國領土之一部份，試問國家有各別之人格，與個人無殊，強指甲卽是乙，乙卽是甲，如非失常之人，當不出此，果如蘇俄今日之辯解，則國聯亦儘可議決承認僞滿，而謂與中國領土主權無損矣，根據上列情形，故吾人認爲奉俄協定，與俄蒙協定，有絕大之不同點，萬難牽強比附者也。

(二)奉俄協定議訂之由來，全因其時曹錕秉政，奉張不願受其支配，而事實上東三省與俄人接觸之事甚多，尤以東鐵全在奉方，不容不有章程議訂，以資遵守，故中俄協定，締結於民國十三年五月，而奉俄協定，締結於民國十三年九月，其中文字，雖偶有一二之差別，而實質則完全相同，質言之，奉俄協定，實係翻板之中俄協定，或抄本之中俄協定耳，今日之俄蒙協定，完全爲外蒙方面，與俄人私擅締結，與奉俄協定之根據中俄協定，而依樣葫蘆者，性質絕異，此中區別，俄人詎有不知，謂非損害中國主權，其誰信之，況在未追認奉俄協定以前，我方曾迭向加拉罕及莫斯科俄政府嚴重抗議，安得謂中國並未抗議乎。

蘇俄政府，此次復文，有所謂『與中華民國各自治區域締結協定』字樣，須知中華民國爲單一國，既非聯邦政體，亦無如英倫之所謂自治殖民地，故根本立論，地方政府，並無與外國締結協定之權，觀於金樹仁一案，卽其明確之例證，況就英國自治殖民地而論，亦祇商業事項，有與外國締約之權，至於關係政治軍事之條約，則皆由其中央外交官主之，蘇俄今日固爲聯邦組織，試問蘇俄能任某一外國，與其聯邦政府，締結攻守同盟協定乎，此尤至顯明不容諉賴之例證也。

總之吾國所期望於他國者，爲勿分割吾之土地，勿摧殘吾之主權，強弱雖殊，而是非不容混淆，條約不容抹煞，如是而已。(夢蕉)

(錄四月十一日上海新聞報)



國風社選

為叔通題江弢叔行書卷子　拔可

伏敔翃能書野老未知愛戲言千載後價不兼金貸叔通今得此藝苑共稱快蒼苔破鳥迹米蔡辨流派一空寒乞相薄有狂奴態此君落人間實與世相背祇餘文字巧弗受天所械江書不如詩評剖本非隘誰知臨池手畫乃亦三昧龍湫入吾眼風雨意猶在若論到聖處直與彥冲配多能期不朽豈厭一而再表微後死事勿病太瑣碎

贈墨巢丈　病樹

墨巢老居士六十未成叟連林見後凋松柏異所受稱詩世論惜向來活國手一宰山水縣傲吏播人口換世隱書棚善本不脛走有如穆伯長剞劂到韓柳吟哦簿書間微尚喻誰某象物尠遁形選詞如擇友不犯曹洞位深入西江牖人叢無已曉謬許吾多負似憐不見容誘掖寬責咎胥私年家子此意已不朽萬里鷗未馴回首丈人厚愧乏佳句新因風侑巵酒

偕蔭亭登翠螺山望采石磯　迪庵

山趺巨壯巔修纖翠螺名實能相兼南葉落遲及冬始染霜絢爛成吳縑眼底巉巖猶壁壘迴波作浪勢無已山川人物兩悠悠太息無言望江水

乙亥小除日茶社呈同座諸公　子言

瞥眼年光又一新歲除斜日似奔輪易牙嘗味嗤孤注（余下牙全脫上存數枚）鑿齒成書號半人（余成皖雅右臂旋嚴）藥石拜嘉惟七發管城垂惡儼周親（余近以左手書）得依同羽春風座檢點茶槍不厭貧

除夕祭詩　公渚

枯木心因入世危奇懷却付一囊詩蕭寥斯事終何益頹放於時百不宜獨酌更悲成獨醒相哀未必定相知紛紛冷眼苓通帝一夢黃農是所期

貞晦校敬鄉樓叢書四輯成賦贈 翼謀

無益何妨遺有涯多君削札遂盈車漫將經制傳南渡正恐流人踵永嘉桑海慣更文不滅衣冠下拜夢堪詒盍山積雪輝縑袠過我還期醉酒家

再疊和纕蘅東山詩 子威

鍾阜匡廬境廓寥清遊每共冒如皋秋來寺憶雞鳴古詩愛僧吟馬骨高(宋九僧詩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舉目亂山愁日暝戀頭破帽敵風號使君小試屠龍手匣底騰驤劍氣豪

予客吳下二十三年矣今始還南昌度除夕因感成篇 伯臧

廿年湖海繫征驂異縣逢辰我獨諳漢臘空存風已遠吳糟久戀味能甘倦飛暫似還林鳥老至猶爲食字蟫今夕鄉園重餞歲酒邊兒女話江南

賦退贈纕蘅民政使 尊吾

當代詞宗陳石遺許君文武足兼資(君之官黔中時石遺老人贈詩有兼資文武左右手之句)爲霖早已蘇黔瘠揮麈猶堪走赤眉會挽

天河看洗甲偶逢晴雪快成詩(見示嚴晏客晴元日大雪二律正軍書勞午時作也)部民豔述安邊績繡像家家競買絲

仲翔再答和並示曹纕蘅先生重九登高之作 半粟

次韻再酬兼示曹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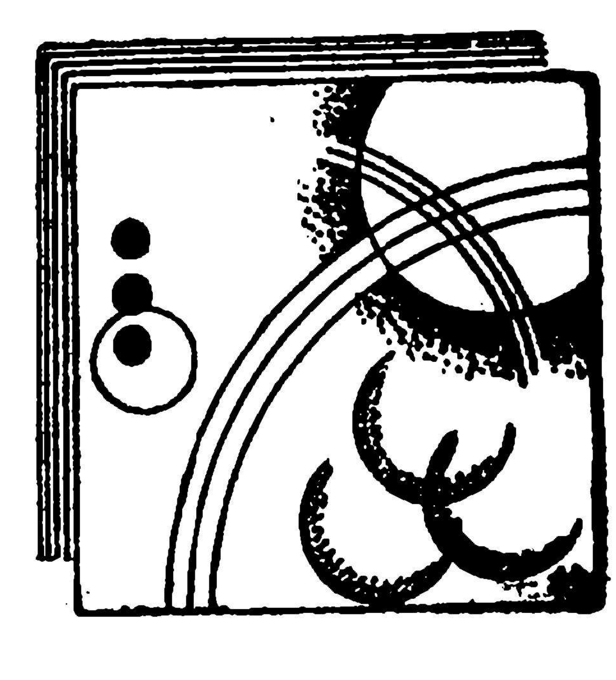
四海安危一髮懸匡扶端賴濟時賢會看出岫成霖雨終勝還山抱舊編憂樂關心觴詠外謳歌側耳瘴雲邊北門別有興亡感痛飲相期長白巔

鵲踏枝(半塘老人謂馮正中鵲踏枝十四闋鬱伊惝怳義兼比興次和十闋載在彊翁集中予轉徙嶺南情懷寞落感音而作更和八章念遠傷時不自知其言之掩抑零亂也) 榆生

斜掠雲鬟凝睇久宜面妝成綽約仍依舊病起情懷如中酒帶圍省得新來瘦 折盡青青堤畔柳夢結多生未分今生有懸淚風前沾翠袖忍寒留約黃昏後

肯向人前嗟命薄香燼燈昏鴛枕拚孤卻雨過荒庭花自落愁來憶得年時約 困掩犀帷甘寂寞料理醇醪花底勸斟酌乍聽笙歌鄰院作怎生賺取閒哀樂

撲鍛鮫珠燈下墜碧海青天夜夜愁難寐彈折素弦推案起月明鑒取心如水 金井梧桐閒絡緯枉自多情閶闔看深閉誰與目成還兩地尋思抵得拚顦顇



凌霄一士 隨筆

章炳麟精擘文學，所作類瓌可喜，議論則獨據所見，不襲常談。「太炎文錄」卷二有「與人論文書，」（蓋清末所作）於文之雅俗，謂：

……徒論辭氣，大上則雅，其次猶貴俗耳。俗者，謂土地所生習，（地官大司徒注。）婚姻喪紀舊所行也，（天官大宰注。）非猥鄙之謂。孫卿云：有雅儒者，有俗儒者。李斯云隨俗雅化。夫以俗爲緩曰，雅乃繼起以施章采，故文質不相畔。世有辭言襲常，而不善故訓，不綦文理，不致隆高者，然亦自有友紀，窕僈側媚之辭薄之則必在繩之之外矣。是能俗者也。……並世所見，王闓運能盡雅；其次，吳汝綸以下，有桐城馬其昶，爲能盡俗。（蕭穆猶未能盡俗，）下流所仰，乃在嚴復林紓之徒。復辭氣雖飭，氣體比于制舉，若將所謂曳行作姿者也。紓視復又彌下，辭無涓選，精采雜汙，而更浸潤唐人小說之風。夫欲物其體勢，視若蔽塵，笑若齟齒，行若曲肩，自以爲妍，而祇益其醜也。與蒲松齡相次，自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眞司馬遷班固之言。若然者既不能雅，又不能俗，則復不得比于吳蜀六士矣。

俗亞於雅，能俗亦足稱，蓋推重王闓運之文，而於吳汝綸馬其昶亦在許可之列，惟不滿嚴復，更深病林紓耳。（所謂吳蜀六士，指歐陽曾王三蘇，章氏譏其「志不師古，乃自以當時決科獻書之文爲體」，並謂：『僕重汪中，未嘗薄姚鼐張惠言。姚張所法，上不過唐宋，然視吳蜀六士爲謹。（夸言稍少，此近代文所長，若惲敬之恣，龔自珍之儇，則不可同論』）馬氏得章此評，蓋見視不薄。沃丘仲子（費行簡）「當代名人小傳」傳馬氏稱其文「雅而不雄，」所謂雅者，殆卽言其不鄙猥，與章氏用語不同，而意

有可通。孫思昉君，受業章門，藏有章氏復馬氏書稿一篇，（約在民國十年後。）甚足覽觀，借鈔如下：

通伯先生左右：闊別十餘歲，人事大變，以文章經術相過者少矣。得手書並大著數種，眞所謂足音跫然者也。平日觀先生文字，亦謂世人所能爲，比觀文士手筆，求愜心者千百不得一，返觀尊作，眞如孤桐絕弦，其聲在塵境之表矣。尊意欲以三經導俗，謂孝經爲聖人弭亂之原，鄙見正復同此，獨世情媮窳，非高節琦行之士出爲表儀，懼不足以振起。宋世儒學，倡之者實在高平；高平所持，祗在以氣節厲俗耳。此如人病痿痹，非鍼引陽氣，必不能起，其餘猶後也。戴記儒行一篇，昔與大學並重，所稱不盡中行，大率狂狷之才，斐然成章者也。後代儒者，視爲豪氣不除，或有所訾議矣。不知豪氣之與善柔，相爲屈伸，豪氣除則善柔自至，欲其振起，豈可得耶？自魯連以逮漢之王烈田疇，于十五儒者財得一端，今視之卽邈乎不可及。宋明諸賢，行誼比于東漢，猶未也。二程嘗稱子路亦是百世師，後儒視此返漠如焉。故鄙意儒行一篇，特宜甄表，然後可以起痿痹，振罷輭，未識尊旨何如也。哲嗣所寄一聯，就紙裁字，結體過長，反少意趣，更爲書立軸一紙，雖少草率，意趣似過之。今幷寄兩件，幸卽督存。桐城山水清奇，弦歈未艾，耆宿之士，視吾寓湫居市井，終日與販夫爲伍者，哀樂之情，當大殊矣。瞻念清芬，寥寰濡足。書復，不盡所懷。章炳麟白。

當章氏在北京爲袁世凱所拘留時，侘傺甚，馬氏時往存慰，意極拳拳，曾以章氏文章學問，自足千古，勸其專致力於斯，不必再談政治，以取時咎。章氏猶以經綸自許，於其言未甚以爲然，而頗感其肫誠云。

章氏謂「王闓運能盡雅」固甚重之，而「與鄧實書」（亦清末所作，並收入「文錄」卷二。）有云：「近世文士，王壬秋可謂遊於其藩，猶多掩襲聲華，未能獨往。康長素時有善言，而稍譎奇自恣。僕亦不欲與二賢參儷。」是於王文亦尚有未盡滿意處。又聞章氏後與人書，有「王闓運文學湛深，近世鮮有其儔，卽僕亦以爲第二人也」之語。言非一時，亦可參閱。至王之說經，章氏謂爲「華詞破道，」蓋僅許爲文士而不推爲經生云。康有爲之文，頗以豪傑闊疏爲累，而才肆神王，特饒霸氣，亦屬自成一家。章氏於其政論，力非之，而文章則曾與王氏相提並

論焉。

陳三立評馬氏「抱潤軒文集」云：「曾張而後，吳先生之文至矣，然過求壯觀，稍涉矜氣。作者之不逮吳先生，而淡簡天素，或反掩吳先生者，以此也。環堵私言，敢質諸天下後世。」論甚中肯。吳汝綸之文，得力於曾國藩之啟迪者爲多，而其「稍涉矜氣」蓋亦由學曾所致，張裕釗亦不免焉。曾文之雄偉處，以氣力大，張吳氣力遜之，有意恢張，遂形矜氣矣。馬不逮吳，而此病卻罕。

康氏癸亥（民國十二年）祭清德宗文，甚沈痛。以「皇天后土，實鑒忠耿之誠。名山大川，助賚悽愴之氣」作結，悲壯稱題，而套自李廌悼蘇軾文「皇天后土，知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之語，頗嫌生吞活剝。

章氏爲思昉大父撰「濬縣孫處士墓表」亦異庸手，并錄於次：

濬縣孫處士諱曉山，字振清，少果敢，稍長，長六尺，盼睞有威。年十六就學，縕袍蔬食不厭。漸習騎射輒工，補縣學武生。旋去爲商。爲人精明慷慨，善識發斂。兄弟分產，取其薄，所居瀕衞河，北賈天津，水行二千里，以賤易貴，輒操其盈虛。嘗曰：貨殖無他道，如兒童舉紙鳶，持之牢，縱之遠耳。然每一事，處士爲之輒獲利，他人百計效放，終不逮也。從事二十年，有田二千畝，屋宇相連半街巷，旋罷去。振人之阨，雖千金無所惜。族黨藉其力得長養子孫者，以十數。處事儆敏，無巨細皆就班，鄉里倚以爲重。自有大度，橫逆不校也。嘗有醉人詈於門，閤戶不與辨，子弟恥之，處士曰：曲在我，詈當受之；曲在彼，何傷？其遠如此。晚歲蒔花縱酒，常牽狗行里陌間，乍見不知爲千金翁也。清宣統元年，年五十六卒。其孫至誠，爲次行事，曰：鄉里所稱，未足盡吾祖；雖然，如范蠡不遭句踐，亦以賈人老耳。既而請表其隧。余曰人貴有補於世，何必仕宦。濬於七國，魏地也。白圭在魏未嘗仕，自謂治生若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至今莫能易其道。若處士者，其有白圭之風者歟。至誠所述，文質略具，故爲刪略，立於墓，使濬人觀焉。

吳述伯君來函

——關於方以智學歷及通雅概要——

（上略）近在桐城圖書館披閱　貴報第十二卷第三十五期……等冊，見有撰文數則：一爲古今書籍類別之變遷，一爲類書始於皇覽，一爲連珠始於韓子，此三文完全抄寫方以智通雅，（卷之三釋詁）斬頭截尾，據爲已有，（古今書籍類別之變遷，通雅作七略七志七錄相因，荀勗始爲四部，而後因之）爲保全貴報清譽起見，謹提出更正，並將方以智個人學歷及通雅概要略加考證，繕寫奉陳……

方以智，字密之，號曼公，安徽桐城縣人，孔炤長子也，生明萬歷三十九年（公元一六一一年）治易經，由縣學生中崇禎十三年進士，（公元一六四〇年）授翰林院簡討，少時才氣英發，爲復社領袖，以文章氣節鳴於時，與如臯冒辟疆，宜興陳定生，貞慧，商邱侯朝宗，方域，所稱四公子者也，孔炤巡撫湖廣，爲楊嗣昌劾，逮下獄，以智省視西庫，懷血疏訟冤，膝行號泣者兩年，上爲心動，孔炤得減死，會李自成陷都城，以智被執，受毒刑，至兩髁骨見，氣絕復甦，終不汚，後脫身回南，值馬阮柄國，又流離嶺表，變姓名賣藥市中，及桂王稱號肇慶，召拜禮部侍郎東閣大學士，旋復稱疾不起，惟與弟子講業論道，不及世事，其先世，上自曾祖學漸，祖大鎮，父孔炤，下逮子中德，中通，中履，孫正琔，曾孫張登，凡七代俱以理學名家，以智乃集其大成，凡天人禮樂律數，名物，律歷，醫藥，聲音文字，書畫琴劍技勇，靡不淹洽，既隱於禪，名曰宏智，居浮山稱愚者，在天界爲無可，入匡廬爲五老，在壽昌爲墨立，爲藥地，又合浮山匡廬而號曰浮廬，清康熙十年（公元一六七一年）十月，赴吉安謁文信國墓，卒於萬安途次，享年六十有一，學者稱文忠先生，著通雅，物理小識，周易圖象幾表，易餘，易經，藥地炮莊，諸子燔痏，古今詩風，正韻箋，補醫學會通，刪補本草，浮山此藏軒前後集。

通雅五十二卷，其目錄爲音義雜論，讀書類略，小學大略，詩說，文章薪火，疑始，釋詁，天文，地輿，身體，稱謂，姓名，官制，事制，禮儀，樂曲，樂舞，器用，衣服，宮室，飲食，算數，植物，動物，金石，諺原，切韻聲原，脈考，古方解，成於崇禎十六年（公元一六四三年）考證名物象數訓詁音聲，俱有本原，且多獨得之見，其一爲補爾雅之不逮，分例合訓，悉以古今之宜爲準，常所稱用，不煩疑辨者，不載，其二爲此書必引出何書，舊何訓，何人辨之？今辨其所辨，或折衷誰是，或存疑俟考，其三爲此書每則上標一語，做爾雅之遺，使觀者望而知之，其四爲此書主於折衷音義，其無辨難者，或爲語不經見，又所忽略，或舊名紛糾，爲刪表其要，以便省覽，其五爲經傳字義連用者，此則引之以爲原本，至於解經大指大經大制，此不及也，別載經學編中，其六爲辨證以經史爲本，旁及諸子百家志書小說，雖可盡信，然引之以相參，自可證發（見通雅凡例）觀此，不惟可知全部要旨，而亦可知全部價值，誰謂科學爲西人所僅有乎？

通雅，物理小識二書，四庫全書均著錄，其提要有曰：『明之中葉，以博洽著者稱楊慎，而陳耀文起而與爭，然慎好僞說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勝，次則焦竑亦喜考證，而習與李贄游，動輒牽綴佛書，傷於蕪雜，然以智崛起崇禎中，考據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既開，國初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掃懸揣之空談……』現代梁啟超則謂『顧閻是否受密之影響，尚難證明，要之密之學風，確與明季之空疏武斷相反，而爲清代考證學之先河，則無可疑。』（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如右所述，通雅良非無因而作，尤非無益而作，實爲吾國學人不可不讀之書，……今特表而出之，以見桐城學派之淵源，而未可以輕侮也。（下略）

二五，三，廿七，于桐城。

文藝

偎依

陳藍

地面上蒸騰着草木雨後散發的濕氣，潮熱得像要將人溶化在裏面。田野和草坪浸浴在夏天暮色裏閃着深淺不同的鮮綠，浮泳過大片綠草地是一條銀亮的小溪流，一椽古老的矮草屋，恰巧遙遙的被環困在牠蛇樣的腰身裏。屋前守望着一株老槐樹，枝葉繁茂像柄綠油傘，在柴門前散佈上斑斑點點的濃蔭。有幾隻覓食的雞，搖擺着頭上的紅肉冠子，在門近旁咕咕的叫着。

靠着牆根，一個小姑娘兀自站着。臉孔圓圓尖瘦的下頦，面皮枯黃。形狀和顏色都像秋日一片楊樹葉。樹蔭落在她身上，憔悴的小臉及泥髒的藍格布衫，都鋪染上一層暗影。她低着頭，乾瘦的小手，撩動着衣裳底襟，用心包裹着一段短粗的樹枝。兩片精巧的嘴唇開闔着，吐着撫愛的柔聲：

——小寶寶！給你穿上衣裳啦，不要鬧啊！陪我等爺爺！

擲拍了一陣，那木枝囡囡她似乎有點厭倦了，將牠扔在脚邊草裏。一對微黃伶俐的眼珠，小遊艇似的在眼白上泛轉，一面嘴裏唸着：爺爺怎的還不回來呢？蜿蜒着身子朝樹林的小路上望去。

一羣山老鴉，拍打着黑翅膀，點污藍天，從她頭上飛過去了。

那片樹林子裏，徘徊着藕灰的暮色。鋪着綠絨的草地，已彷彿爲薄墨潑過，有點發暗了。地上鮮明的，只有白色野花綴成的小銀點，炫耀的向褐色的晚雲閃爍。

路是寂靜得到了入睡的程度。遠處井邊的轆轤聲，在濛着濕霧似的灰暗空氣中透過來低啞的做了這條路睡酣的鼻息聲。

兩排大樹夾立的窄道上，移動着一個人影子，漸漸的走近了。那是一個老人，嘴邊堆着白棉花似的鬍子，捲邊荷葉簷的草帽下，是一張多紋路的核桃皮臉。背上揹着一條小口袋，彎着腰緩步走來。

小姑娘看清了來人的像貌，便舞着兩隻手臂跑上去，赤裸的脚在泥地上連聲出一串輕拍聲。

——爺爺你怎麼天這麼晚才回來呢？

這句話她像預備好久了，一路重複喊嚷着，直到跑到老人跟前。一頭撲撞在那老人汗濕的衣裳上。

她仰着臉，眼睛直盯着那慈祥帶笑的面孔。等待的焦急和這晌的高興使她長睫毛下閃着淚光了。

——叫！繡繡！你等我好半天了嗎？

老人抽出一隻提着口袋的手，握住她抓在自己身上的小手，笑看着她，拉着她踏過草地上稀疏的陽光。夕陽穿過枝葉間隙，鵝黃色的光照在他們

背上。一些粉紅的楊樹苗花，爲他們的脚在莖上踏過，都歪轉了頭。

小姑娘邁着步子，時時側過頭，眼睛滴溜溜的帶點好奇的神氣看着爺爺肩上的袋子。

——今天爺爺又拾着海蓄子了嗎？…

她手指頭噙在嘴邊，自欺的咀嚼着想像中的好味道。

——呵！今天，沒拾着，…那個得碰勁兒啦！

老人吃力的掀着白鬍子，聲音是抖動不安的。他低頭瞅了瞅那張焦黃的小面孔。帶點抱歉的神氣，艱難的擠出一點笑容。

——繡繡！…趕明兒…我準…。

他說了半截，又吞進去了。隨着一陣咳嗽，吐出一聲歎息。

——爺爺！你是說趕明兒準拾着那個了嗎？

——嗯…那…。，喔繡繡，我問你，今兒一天爺爺沒在家你悶得慌不？沒找小紅她們玩去嗎？

——爺爺！你說趕明兒怎麼招？

——我說：趕明兒…。啊！繡繡！咱快點兒走吧，爺爺累了，爺爺得趕快上炕歇歇了。

老人有意的躲避着說起明天。只將掌心裏軟軟的小手握得更緊一點，匆忙的掠過身邊成排的白楊。

聽話的小姑娘不再接着問了，但被拉扯着走兩步，便歪過腦瓜，偷偷的斜眼打量一下那鼻頭高聳顴幫凹陷一個大坑的側面：——這今兒有點古怪的爺爺。

他們推開了兩扇門，窗戶小的屋子，浸在黑蕩蕩的夜色裏。老人拿下肩頭的袋子，走到門後，摸到一根麻桿兒，點着了，放在鍋台上做燈盞。

半寸來高的金紅火苗兒，在細細的麻桿兒頭上跳舞着靈活的身子。小屋子變得光影朦朧如夢中境界。

微弱的光模閃出來時，模糊的揭露出泥片牆上霉濕的印痕。缺口的大水缸，畏縮地藏在屋犄角的大瓦罐，都隱約露出身影來。

小姑娘按照習慣，熟練的把那口袋倒提起向光滑的炕席上傾倒，用小手撥弄着倒出一大堆土和麥穗：

——爺爺！今兒土比往常多啦，麥粒兒還不够半碗！

——繡繡！今兒拾麥子的人太多啦，我趕快拾才弄了這麼一點兒。我手眼都不中用啦，見了個穗子就快抓，土坷垃夾在裏頭也不知道…。

老人歪倒在炕上，一隻手支着頭，眼睛微睜着，看着孫女兒。一日的疲倦使他呼呼的發着喘，他手輕揉着胸膛。

小姑娘將麥穗收在一個藍花的粗瓷碗裏。

麻桿兒恰巧燃到盡頭。火燄消失了，只最後一截兒帶着透明的紅色。

——繡繡！不要摸黑洗麥子啦，咱早晨吃過飯了，這把麥子留着。來！叫爺爺親親。趕明兒…（他聲音突然低下去了，在暗中，用手抹了一下眼角邊的淚珠。）

小姑娘像一隻小貓似的爬躍上了炕，撒嬌的搖動着身子，叫爺爺抱。窗外，月亮在暗藍的天上遊蕩，穿過窗子，抹過半牆。畫出有長鬚跟飛着小辮的淡黑影子。

小姑娘鑽挨到老人的懷裏，用辮梢掃着老人的肩，眼睛看着月亮裏的桂樹和兎子。

——爺爺！你不是說過麥秋月亮圓了的時候，爸爸就回來了嗎？

——嗯，他…，我想他這時候正在半路上了，快到家了。

——爸爸怎麼不在家裏陪爺爺跟繡繡呢？——幹什麼要出去呢？

——呵…，——老人仰起被日光冲洗的臉，用枯瘦的手背輕拭了兩下眼睛。

——繡繡！那個等會兒告訴你，你爺爺先給你說個故事好不好？…你總着。

老人的手輕拍着小姑娘的肩膀，眼睛向窗外看着天藍得像匹布，屋子都懼怕月光閉上眼了。天上怪寂寞的僅一大輪月亮閃着黃輝，過去的事情，像火花，在他心裏燃亮。

——穢穢！那是十年前的一個麥秋。……麥子都上了打麥場，李財主家的場上頂熱鬧。栗子色的肥馬，拖着軋麥的石軸跑得飛快，遠看像一股股的紫烟。麥子垛樣像大饅頭，看起來像足有咱屋後的山高。麥桿一捆捆的，多的就數不過來啦。這村裏有個廿來歲的小夥子，他種的那塊鹹場地沒收成，打的一把麥子都繳了租。他這天從這場邊兒上走過，想弄捆麥桿到家，叫他媳婦兒編點草帽辮，等集上換兩個錢。穢穢！你想一捆麥桿又值幾個老錢呢，偏偏這家財主就這麼霸道：……他們有一個長工，我還記得這個壞蛋的名字叫孟五大頭。他爲討主人的好兒，把那個小夥子坐坐實實的用趕馬的鞭子抽了一頓。他的少東家更混賬，說非得給個厲害不可，把這小夥子綁起來，牽着滿街走，還敲着大鑼叫人看。年青的，誰沒個火性，當天黑下，這小夥子便拿了把斧頭要給那些壞東西一點苦子吃，一進那大門口，就被他們知道了，虧他跑得快，沒叫那些狗東西捉住。他知道這地方獃不了。他就跑了，……在那天晚上。我還記得，那天月亮也這麼大呢！穢穢！……

老人低下了頭，看着孫女兒身上一層銀亮的日光。將一嘴長鬍子覆在她的面頰上，印了一個深長的吻。小姑娘看見祖父的眼睛特別亮，像有水珠。

——爺爺，說完了嗎？

——還沒有呢，

老人又艱澀的吐出斷續的字，聲音更低啞了。

——這小夥子的妻子，年青青的，家裏又窮得慌，守不住這份活寡，半年多以後，就另嫁了人。扔下一個小娃娃，還不到一生日，瘦瘦的像四小貓。他爺爺天天向人，央告點白麵打點漿糊朝她嘴裏抹抹……。

老人將懷裏的孩子摟得更緊一點，小姑娘覺得祖父的身子發着顫，她直起平躺在祖父懷裏的身子：

——爺爺！那小孩兒還活着了嗎？

——總算長大了，和你的歲數差不多哩，和你一樣的乖，愛人兒。

——爺爺！爺爺！你待我眞好！你太疼我了。那個小孩兒就是我吧……？就是我！……我老和爺爺在一塊兒，親爺爺，疼爺爺。

小姑娘用手摸着那一大把柔軟的鬍子，用力瞅着爺爺那張看不太清楚的老臉。

——穢穢！你愛老和爺爺在一塊兒……，爺爺也正捨不得你呢……。可是啦。……穢穢！我問你，你願意跟着爺爺餓死呢？還是願意一月拿兩吊錢回家給爺爺？……過了麥秋，拾不着麥子，咱就沒有東西吃了。

老人用粗糙糙的手指捻動着穢穢的小辮子。

——我疼爺爺，我願意掙錢給爺爺，我大了，就給人家做活兒……

——啊乖孩子！……你聽我說啦，今兒早晨，我聽說城裏一家姓王的財主家有個五歲的小姐，找個小姑娘哄她玩，一月兩吊錢，……趕明兒……我們進城……。

老人藏了許久的話，說出來了。他低轉過頭，不敢朝小孩子望。小姑娘玩弄着爺爺衣釦的手，突然靜止了。

——爺爺！你要叫我去嗎？我不，我不去呀！杏子不是哄人家小少爺玩嗎？那天她和我說，小少爺要她裝馬騎，她沒裝好，就用皮靴子踹她哩！爺爺！我總跟你在一塊兒……，我……。

她用力將頭朝老人臂腕下鑽，小肩頭抖動得很厲害，抽噎着。用兩手扳着老人乖着白鬚的尖下巴。

——呵乖乖！不叫你去，我和你說說玩玩的，我可捨不得我的穢穢呀！誰

叫我的寶寶去叫老馬猴咬誰。

牆角上有悉悉索索的老鼠爬動聲，山中廟裏的鐘聲帶着疲倦的激動，流入夜的沈默裏。

…………

糯糯的身子像刺疼了一下，突然喊：

——爺爺趕明兒不要帶我進城……！

——進城……我說進城是要帶你看……看……外國雞去……

——什麼叫外國雞呢？

——下巴總變色的，一會兒紅了，一會兒藍了。

月亮正對了窗口照着她看見老人幾十年風塵染褐的臉變了色，成爲蒼灰了。小姑娘在那細長手掌柔和的輕拍下睡着了。輕微均勻的鼻息聲，調勻了屋子的沈靜，她正夢着夢裏有下巴變顏色的鳥。

林子裏有梟鳥鳴，村人嚇狼的響亮大鑼聲，流漾過月光下銀白的空氣。

老人的眼睛望着天上的月亮，他想到明天這時候這小屋子的寂寞，將身子更貼近了睡着的孩子。他轉眼看見牆上月光畫出的兩個黑大的影子也緊偎在一起。

齊天樂（柳三）

彭家述

清明時節銀潢實、難尋燕飛成剪、濯濯千恭、依依顧悅、空憶風流眉眼、附堤漢苑、怕軟絮飄零、嫩條分散、步態珊珊、免教寒弄裊絲顫、 逸騎曾說氣概、想黃金萬縷、波浪長限、緊著開原、牽來特哈、保障河山非晚、名高患淺、算北館甘棠、作邏裝伴、劃地東風、一枝枝綠遠。

善人

程兆翔

太陽成爲九十角度的斜斜西轉。白靜的，死一樣的光充滿街心。

雖則四月天，中午稍過却已經非常的有熱力了，白的光從黃泥的街上返映出來但覺得刺眼，而且暈人。狗，无聊的把鼻子吻在地上。拖着尾巴從涼棚裏過，牠彷彿覺出這悠長的日子太單調了，無意的吠起兩聲，便竄入橋下去了。這驚起了老三茶攤上啜茶的閒漢子，矇朧地抬起頭來，「×你娘的，看見狐崧！」罵着，便起身去絞手巾，打哈欠，吹烟。餘下的，什麼也都岑寂，什麼都有睡意。聽到街頭老連樹上那新哺出的小烏鴉叫，就也非常增添睡意的。

這時瑞記肉舖老闆坐在肉台邊的高凳上，心裏正含含糊糊的想起些什麼，一面用手把自己頭皮輕輕地搔搔。背脊着實發酥發困了，有點暴躁，看看街，又看看可以望見一部份的那老連樹上三個大烏鴉窠。什麼都抓不到自己所要想着的事來了的。稍過一回，心裏又把剛才的念頭找到，續續的想了下去……

是的，這時不過午刻辰光，還早。老明說至少得等晌晚時分才給回音。不過成不成，這倒有點……且不管，總不外要多添一點。錢在我手裏。好在老明的手段又很挺括。……至於那蠢貨，目今雖烏得沒了數，但事體一成功就不會凝手，看她怎麼樣，我不成永遠這樣麼！……

一直想下去到頂得意的時候，便用手指在那肉桌上結實的敲了一下。

肉桌上刀路縱橫。那裏面嵌着最愚蠢最無抵抗的動物的血和因着天氣而有點潞解的脂肪。每天由那店伙烏狗用粗布去抹擦，用薄鐵片子去括牠。括，儘狠氣的括。

瑞良伯的眼睛從遠處三個鴉窠上收回來，慢慢的移着，望到靠近掛着一副沒賣出去的猪肝的柱上去。五寸見方的黃紙上不大端正的寫着幾個字：

本店施送行軍開關散急救痧藥水——下面小一點幾個字——兼送祕製七十二種治眼藥水。

咕！頭兒一縮，不由得望着那幾個字笑將起來。每次望到牠時總想笑，就像心腔邊有隻小手給輕輕的搔着似的。那時，他那左頰上的大拇指那麼大的一個小肉瘤一定會微微的抖一抖，那結實似皮球的臉面便臨時添上幾道皺紋。

「單這點也就够了。單這點……」他輕輕的唸着。重新再打行軍散的行字第一個看起，彷彿一朵朵花似的覺得牠們輝煌起來。

「嗚，嗚——嗚——……」一種從喇叭或什麼侵扎出來的聲音，打着耳膜。

瑞良伯吃一驚的回過頭去。不由的倒抽了一口涼氣。

「媽的，你看你這胚子，够做我兒子麼，鬼要你！你命裏註定五十才有兒子……再三年。吼！你是什麼！」朝地下吐了口唾沫，懶懶的站了起來。

十六歲的店伙烏狗——應當說是瑞良伯的義兒——一團沒有骨頭的肥肉似的躺在靠壁的錢櫃上面。張開了嘴，手拚命的捫着胸口，彷彿就這麼着才發出驚人的鼾鳴來似的，汗珠拉，拉，拉，從額角淌下。

烏狗是七年前的從別處流浪來鎖的孩子。瑞良伯那時剛剛得手把丈

父的店舖受盤下來因爲自己女人沒生過孩子，女人也要孩子，便收容了他在家裏。瑞良伯自從入贅了慶老頭子家做爲女壻，兩年後便得了這一筆財產和店舖，本來自己是店伙，如今爲老闆，一半已經滿意。爲什麼只有一半滿意呢，那就是說，缺少一個從自己骨血裏培養出來的後代。人家駡：「你瑞良所以斷了你後代的，因爲老慶是姓李，你是姓田呵！」不止一次了，聽得幾乎冒火。還有，在他的精神上，常常發現一種缺陷，「你瑞良是什麼！」鎭上的壞人常喝了點子黃湯故意使得他難堪的在背後指指點點駡着，「同我一樣的光蛋，發了財就忘了自家的面相麽狗！」

這批狗，當初簡直沒有什麽方法來應付。老慶死後剛改爲瑞記肉舖時，他們常常來賒欠，無緣無故來搗亂。不，以後他可慢慢的打算起來，慶老頭子有一千多塊現洋存在昌厚當裏，拿這批錢的利息辦了點舊衣，到四月過便托人到城裏買點夏令藥品。這本錢究竟破費得有限，並且壞人們再在每季裏打發一吊錢，看看居然外面的壞話會漸漸的低下去了，—聽第二年再幹。好在壞人們一有酒吃便會調轉了舌頭。好話來了：

「喂，你瑞良伯會天保佑，你善心誰不知道，惡有惡報，善有……」

於是便得意的了不得，幸而鎭上壞人數目不多，以後每季打發的錢改爲兩吊。

今年貼着的施捨藥水和眼藥的黃紙條是第五年了。眼藥是北京來的，加上了「祕製」自然又可見名貴點。

他把夾襖子袖子理了理，頂了烏狗兩眼，便小心的使自己脚步文相一點，踱出店堂去。

轉過那潮濕的，蠟味的店堂，轉過那也爛染上了豬油味的招牌——一個陰影在他眼前一閃，心往下一落，就輕輕的喊出來：

「倒楣瘟貨！」

「你又到哪兒去？」女人陡然覺得了什麼似的閃着兩個青陷的眼睛子。

「你管我。你知道我到哪兒去！」

想起這女人的蠢愚，恨不得一拳，爲什麼老闆不早點收拾你去，也好讓自己淸淸爽爽的趁自己的心去幹事。這女人她會糾纏，無理的阻擋男人所要幹的事件。瑞良伯打發舊衣或錢財，她就阻止，甚至哭泣。痧藥水只許讓人家拿碗來要幾滴。瑞良伯駡你這破×怎麽不生育時，她就告訴別人他自己不生眼睛，爲什麽不在睡上她時先看看淸！她比瑞良伯小一年，有兎子似的一對小眼睛。鎭靜的時候，會一眼不離的看着丈夫。頭上的髮一半脫落了。脫落的地方好比溶半了的黃蠟漆，連汗毛眼都找不出來一個的。

「老明不是來找過你多次麽，你當我不知道。他們都說你想買那寡婦，你雷劈的！」幽鱉似的綠着眼用瘦小的指頭指着瑞良伯。

「胡說！」

「什麽胡說，你壞心眼兒的早巳有那意思了，你說要討個小的！你是不是到老明家去？」

蠢貨！心裏駡。他又要冒上火來，沒給他回答。他用中食兩指輕輕抹去瘤邊的汗水。本來眞的預備到老明那兒去的，暫時只好轉變了方向，到店堂後門口去。

後門口是個荒蕪的菜園，有籬落，開殘的菜花到處散佈。敗壞的草屋裏住着的是成九老頭。這老頭子自從去年起發了喘病，常年躺牀。有兒子在山

西當兵，已將近八年來沒有消息了。自然已靠得住不會回來。他往常靠地上出產過活。菜園地一共抵當瑞良伯五倍屋面大。

太陽悽白地照着菜園地。有蜜蜂癡癡的在半人高的菜花上飛來飛去。遠處有乳鴉爭食的啼聲。此外便一片悽涼。

看到草屋，瑞良伯可又想起了什麼，突然回身，本來想跑去問女人，不料女人就在背後，便撞個滿懷。

「今天烏狗可忘記送飯過去麼？」鼓着布血的小眼球。

「不曉得。沒有吧。」女人冷冷地。她並不注意這點。她仍惦記到這殺胚為什麼一定要那寡婦呢。

「我平常怎樣叮囑你的！」咆哮出來，「那事情不會破費你什麼，一天兩頓飯！——你心到那裏去了，給狗偷吃了？」

他很快的跑到店堂裏，「劈！劈！劈！」幾下嘴巴把烏狗打醒。烏狗收攔着吊出來的口水，「我我我，好的？」頭上汗似潑了水。

「快送兩碗飯來！狗！」

一回身便奔向菜園去。

說起來自己倒有半個月沒去看成九老頭了，原因是為着鎮上的人近來發生了點謠言，以為送粥送飯自然又不懷好意，一定對那個孤老看中了什麼嘍，況且成九老頭的兒子聽說確已在某次戰事裏陣亡。這幾年裏老頭子常想把這方菜地變賣給人，但沒買主，有時瑞良伯就五塊十塊借點給他，由鎮上的人做了中，借票跟田房文契一道放着。看相他也活不過夏了，多半也只有往閻家去是結局。不過那菜園地呢，自然鎮上長手長脚的又多，所以他每次借錢給他時必定要請中劃押，一面為免得將來發生問題。

他走過那生硬的長滿了野草的畦地，一面向四下望着，哦，不錯不錯，暗下點着頭。這些地皮照市價就值百五十塊錢，借過去已經有三十多，如果他一硬下來再算他費用五十，一共八十不算貴不貴！

「九公九公？」

來到茅屋跟前輕輕推了一下門，門原是虛掩的，一推就進去了。放進了陽光，看清一切。

老頭子躺在牀上只露出一個霉爛了的南瓜似的頭。綠的地，顯然少有人踏着的緣故了。牆上的磚拆下來做了竈，却沒鍋。

「九公，九公，」瑞良伯很疑心，看看他眼睛閉着。叫了兩聲不應。於是再叫着：

「九公——九公，哦，是我吓，是我。」

那南瓜頭發出黃烏烏的光來。過了半天才無力地睜開眼皮，瞳孔盯着標子。之後，喉間咕嚕響了響，重又閉起眼睛。

「九公你餓吧？」瑞良伯也頗有點惻然，小聲的喊着，站前點撫着他的頭。

他想用點什麼話安慰安慰他，但說什麼呢，錢不必跟他說起。身後棺木一切我來，自然還讓出一角地做他的葬地，這樣大概總……

女人給泡了點鍋巴來，哆嗦起本來發尖的嘴。

「飯沒了，就這點。」推在男人手裏。

「你高興麼！」瑞良伯突然的站起：「你看這他能夠吃麼？」

女人悚然的縮着手，怔望着。

看看碗裏黑鍋巴想來也無法吃得下去。好比一碗粥或飯，女人真不明

白他的意思。不說少煮了飯，便說太匆忙忘了，那顯然猶之鎮上壞人們的破壞一樣，說瑞良伯的好待成九是假心意，骨子裏包藏另一種念頭。

「瘟×，什麼心腸，我叫你送這個來麼！」一揮手，把碗擲向女人頭上去。

女人躲已來不及，不知所措，碗滾到地上，飯屑和水成爲雨在兩頰淌下。

當他把碗擲出去時，心裏已經非常的懊悔了。然而已擲了出去，急遽的一看，天保佑幸而沒摔碎腦！成九老頭倒吃一驚，翻開眼，嘴魚喝水似的動着。

「感……老闆我……我，……」蒼蠅似的聲音。

瑞良伯心就顯得什麼似的，又高興，又憤怒。他知道老頭子已着實的信任他。不管怎樣，地皮總不會發生問題。但是今天這頓飯可……

「好伯好伯，老明公公來。」烏狗氣急敗壞的走來。

一聽見說老明公，耳朵就嗡的響着，眼裏有了光。應當說是這個人有點健忘的毛病，拉起腿來走了，女人也沒管，連對老頭子應當說些什麼都忘了。

女人也響亮地聽見「老明」便顧不得一切，一面將藍布裙抹了臉，迅速地提出來。

「往哪兒去，往哪兒去？」

瑞良伯沒管，跨大步子在菜畦間走。

「死人不要臉的，你你！……」蹬蹬蹬，四寸多一點的小脚，在後面追。

瑞良伯一想不妙，有這蠢貨追着，給老明看了也不像。况且有她在旁邊，談話決不是辦法。於是走到店屋後門口時，厭慢了步子，一邊在打算怎樣才好出脫那蠢貨。

他走進店堂時，女人已踏脚跟了來，遇了鬼似的哭，並且喊，彷彿就已被遺棄了似的牽扭了瑞良伯的臂。

「瞧你這殺胚子，你不要我，你！」

老明納罕地站起來摸着自己短鬍。

「嫂子做什麼，……你自已想想，你自己。」

女人帶嘴罵老明，頭不要命地碰着丈夫的腰，哭。

「你不聽？」實在冒火了，把女人背裏衣服一掀，女人似小孩，兩脚離了地。

他什麼也不能忍耐的。他忘了自己是個把火氣壓制了的人。看看她，不值得打一拳。實在也太可憐，尤其阻擋着自己的事。他突的把右手舉了起來，那充滿了力和血的拳，在空中晃蕩。

但立刻，他又慢慢的鬆弛的放了下去，因爲這一來也許一切就全毀了。而且鎮上的人免不了說倒底是還帶點殺猪人的暴行！於是把那陣火氣抑制下去，說出了這樣話來：

「瘟貨你値得我打？你能管我麼！看着你可憐，否則我眞個一拳，打穿你！」

貞淑的妻

黃山司治原作
陳揆英譯

黃山司治，明治三十二年生，曾入鄉村小學，卒業後爲村中消費組合社雇員，深受賀川豐彥及河上肇的「社會問題研究」創刊的影響。大正九年赴大阪，希望爲印刷工，訪大阪時事新報社主幹藤浪健二氏後被擢爲記者。二十八歲和悅子結婚，常爲米鹽所苦。初期作品有小說集「同志愛」「暴露讀本」刊行，最近代表作爲「波」「記念碑」「戰旗」等。

東作失業後，每天無精打彩地過日子。以前他就是沒甚麼事情也喜歡到外面跑跑，近來他沒點神氣，像多麼疲倦的樣子，只是在家裏躺在床上。他自從去年三月被公司解雇以來，要找職業，可是無論那裏都不容易找到，眼前所有，僅僅這一點的積蓄。

「不久就要餓死了吧？」

他一想起就完全沉鬱在憂傷的情感裏面。他覺得與其亂七八糟依戀這世間，倒不如死了好呢，他發脾氣對妻子說：

「我現在對於所謂生存毫無希望。早晚我們這中間階級要趨於滅亡的路。邦子！怎樣？我們夫婦殉情好吧？好不？」

「不好看，好好的吧！中井君那裏還有四個孩子呢，不是已經失業兩年了嗎，家裏雖然苦，到底是夫婦啊！」

「不是這樣說，若是有了孩子，縱非痛若，可是對於人生意味上，會抱有一種希望的情緒喲。這社會那裏都沒有令我費心機的地方，我無法排除這恐怖和失望。」

「沒有孩子，對你不住呢！」

東作沒有神氣和他妻子說這些閒話了。受不得的樣子，呵——打了個哈欠。

「信。」郵差的聲音，同時外戶開了又閉，東作吃了一驚。這世間他沒有什麼相好的親友，就是偶然來一封信，他的心情也極其慌張，去拾起地上那封信一看，原來是封完全忘記了姓名的女人的書信。

「東作君：分別以來已過了七年間的日月。自看見你的居址，不知經過你家門口幾多次了。因爲有千言萬語要和你說，務須面會一次。十三日午後一時在日比谷公園音樂堂南側的椅子，坐着看紅色書皮的書待你來。

初子」

「初子？初子？那個？」

東作的眼睛忽然生動了，因此他那失業的不安和苦痛不知丟掉那兒去了。

「記不起，七年前！哦，是的，那處見過的女子，不錯！呀！呀！說十三，是今天。這樣不行。」

他把信隱藏在衣袋裏，忽忽忙忙地，

「邦子，快來！拿洋服給我！」

「呀！忽然要去那兒？」

「快點給我，已經十二點了吧？」

「剛才打了十二點喲。」

「想起一樁事，通通忘記了！——一點鐘以前要去的。」

他急急地換了西裝出去，當着禮拜天，路上很多人，稜稜擁擠着，好容易到了所指示的地方，午後一時，過了二十分了。

因爲有某某影戲的女優在音樂堂實習，「南側的椅子」在那兒？一切的椅子都坐滿人了。

「哦！哦！這？」

他從衣袋裏拿出信來「南側的椅子」對的，「十三日」的確地，他用血般的眼睛從混雜的羣集中找尋拿紅書本的女子。

「女，女，女……女，女——」

椅子上坐着種種色色的女人，却未有看紅書本的女子。他過了一時間，噯呀二時間，三時間在這洶湧的人羣中，總得要找尋出那記不起的七年前的戀人。他身上感着強烈的熱情，神充氣足地在搜索，但是——到日色西沉，實演完了，人散淨了，椅子也漸漸分明地現露出來。

在黃昏陰影中的一個椅子上，友人中井閉口無言，筋疲力盡般坐在那兒。

東作一看見，他今天一天的情熱所陷落於慘澹和失望的神氣回復過來了。

「喂，中井君。」

「呀！呀！」

中井呆然對住東作，然而他認真一看嚇了一跳，就說：

「好！今天你到這兒來！來喝杯去。」

中井拍着東作的肩問：作什麼來？多吃力樣！東作也很愉快，攜着中井的肩大聲說：

「我從正午就到這裏來了！」

「我也是的。」

大家笑着出了公園。

× × × × ×

二人在銀座的食物店食得飽飽醉醉地向着大路走出來：東作說要回家了，但中井還要拉住他，這一次進到一間怪模怪樣的咖啡店。

在這裏中井把東作當作同志般的態度。

「到底，這樣看起來，我還是你的失業的前輩呢！哼，甚麼？全國五十萬失業中的一份子哪！不要說，同輩多着哩，噯，失敬，你也是同伴喲，同志喲，哼！失業者的數目再續續增加則天下就在這邊的掌握中了。哼，資本家對於失業的增加，不是自己刺自己的心胸嗎？是的，失業的數目愈增加則社會的空氣愈惡化：×××××來了。」

「這種事，任由你怎樣的作威作勢也不會成功的啊！」

塗着雪白的香粉，梳成美國某某電影明星的髻型的下女，從旁邊插嘴說。

「甚麼？」

中井現在又對着下女嘮叨了。他一想起，忽然從袋裏摸索出一封信來。

「哪！哪！你看這個！我是個失業者，雖然還有女人戀慕我呢！這情書你看！」

他向着下女面前亂說，可是東作還比下女注意，猛然拉住下女的手把那封信搶過來。

「中井君：分別以來已過了七年間的日月。自看見你的居址，不知經過你家門口幾多次了。因為有千言萬語要和你說，務須面會一次，十三日午後一時在日比谷公園音樂堂南側的椅子坐着看紅色書皮的書待你來。　初子」

同時東作的酒醉也清醒了，快快地從衣袋裏把今朝收到的信抽出來和中井對證。

「你，你，你看，我的信和你的信同樣的，完全相同，沒有一字不同！」

× × × × ×

二人遭受着同樣的慘酷，怎樣出那咖啡店？

「你的信，確是我妻的筆跡喲！」

「你所接的，可是我家那個的字跡呢！」

「她們互合說好，互把丈夫作野合的愚弄。咳！」

「實際，妻子的存在是反階級的喲。資本主義制度的操縱把失業的教訓贈給我們，然而，然妻子究竟在個人的問題中解消了我們的苦惱，偶偶然，就是偶然你妻和我妻要把我們的元氣增加，並不算欺騙，只不過那封信哄弄，是催眠藥，是麻醉劑。一點階級意識也沒有。假使我們沒有妻子的話——進入××想作財主喲。」失業了兩年的中井了解「階級意識」了。可是東作對於所謂勞動和資本還未有什麼意味，他認為中井是傻子。想起今天半天和中井被妻子所哄弄，十分氣怒。

一時間後在銀座的橫街內互相搭着肩膊，兩人的醉姿更利害了，大聲怒鳴地歌唱——

「夏的出遊，

絞纏！發見後！

妻君啊。

朋輩面顏的恥羞！」

一九三六年三月抄譯於東京。

原文献残缺